

李伯通先生著
蔣泰華先生評

清朝全史演義

蟄道人署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出版

價目
精裝三冊·定價八九
半裝十二冊·定價六元

版
精
圖
批
評
義
演
史
全
朝
清
印
必
究

編著者	江都李伯通
批評者	江都蔣泰華
校訂者	曲阿賀羣上
出版者	民強書局
印刷者	民強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東	永漢北路	長沙	南陽街
北京	楊梅竹斜街	江西	府學前
漢口	半邊街	開封	書店街

廣益書局

繡像評註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上編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大轉法輪諸佛出世 | 偶吞仙果三女游河 |
| 第二回 | 長白山覺羅氏發迹 | 寧古塔吉祥佛化身 |
| 第三回 | 尼堪外蘭興兵搆釁 | 阿泰京章失地喪師 |
| 第四回 | 李成梁始開兵釁 | 張國彥重料敵情 |
| 第五回 | 萬歷媽媽縱會歸國 | 皇帝伯伯遺將巡邊 |
| 第六回 | 海西衛一女雙聘 | 薩爾濟六路進兵 |
| 第七回 | 大計畫乘勝賺朝鮮 | 惡姻緣反兵破葉赫 |
| 第八回 | 定盛京重用范文程 | 取遼陽兼賺熊廷弼 |

卷二

第九回 太祖崩駕天聰卽位

朝鮮失國林丹喪師

第十回 殺大將袁崇煥遭讒

出邊城洪承疇失利

第十一回 大玉妃策賺降帥

二瘋子怒犯御營

第十二回 曹變蛟再驚御蹕

揚古利蔑視韓奴

第十三回 全羅一道力抗清兵

關南三虎偷獻明地

第十四回 明廷清廷議和反汗

豫邸肅邸分道出師

第十五回 入鴈門肅親王立功

破襄陽李自成僭號

第十六回 射闕日神箭手命中

攝御魂吉祥佛歸天

第十七回 太原府羅汝才被殺

保定城李建泰出降

第十八回 李闖王彰儀門得手

崇禎帝壽皇亭殉身

第十九回 薄福命坐跌九龍床

生力軍戰勝一片石

卷三

- | | | |
|-------|----------|----------|
| 第二十回 | 定北京多爾袞攝政 | 建南都朱由崧謁陵 |
| 第二十一回 | 史可法開府揚州路 | 阿濟格敗賊汾河灣 |
| 第二十二回 | 鄭森材京營總戎政 | 左羅石使館哭皇靈 |
| 第二十三回 | 真慈娘認做王之明 | 莽高傑受騙許定國 |
| 第二十四回 | 鶴鎮交綏多鐸小挫 | 金陵著手由崇成禽 |
| 第二十五回 | 破軍星落魄九宮山 | 黑煞神竄迹四川路 |
| 第二十六回 | 勦獻賊逼上斷頭臺 | 擁明藩反抗雉髮令 |
| 第二十七回 | 蘇省浙省諸路起兵 | 唐王魯王同時監國 |
| 第二十八回 | 劉三季再醮歸豫邸 | 陳洪範強詞劫潞王 |
| 第二十九回 | 領雄兵分路破閩浙 | 撤殘局一氣捲煙雲 |
| 第三十回 | 對生相哭誦御祭文 | 立宗藩議設新政府 |

第三十一回 永歷建國頗順人心

紹武稱尊略同兒戲

卷四

第三十二回 邵夫人臨陣試寶刀

洪經略撤兵承玉旨

第三十三回 龍鳳呈祥太后下嫁

鴛鴦驚夢小宛失蹤

第三十四回 失真魂多爾袞墮馬

易主帥鄭親王督兵

第三十五回 何騰蛟湘潭死節

李成棟肇慶迎變

第三十六回 葬魚腹溺死金聲丸

陷象陣戰亡孔有德

第三十七回 奉御旨梁化風撤兵

哭孝陵鄭成功誓志

第三十八回 忿批頰同敵罵舊僕

怒擲冠毓貞打奸徒

第三十九回 愛星阿被困枯籐峽

李定國設伏磨盤山

第四十回 永歷主竄身緬甸國

順治帝祝髮五臺山

第四十一回 以聖繼聖玄燁嗣位

因禍得禍慈娘入京

第四十二回

誅鞏相布庫小用武

撤吳藩雲南大起兵

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計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談

第四十五回

勒爾錦兵敗失湘鄂

楊來嘉勢急援荆襄

第四十六回

沙額駙力平察哈爾

圖丞相督戰虎山墩

第四十七回

孫延齡桂林失勢

吳三桂衡州建都

第四十八回

克武昌岳洛再點將

破廣州賚塔大宜淫

第四十九回

姚公子兵下福州城

吳皇帝喪歸完天府

第五十回

出四川趙良棟立功

失雲南吳世璠自縊

第五十一回

破滇城毓榮得豔婦

渡漕水姚儀久寶刀

第五十二回

勇監理盤腸決戰

奸明珠著手藏嬌

卷一

第五十三回

紀南巡康熙帝攬勝

述北征俄羅斯請和

第五十四回

征準部三帥并出

聯活佛兩路夾攻

第五十五回

破駝城大敗葛爾丹

失龍種潛入少林寺

第五十六回

兄弟參商宮門喋血

春秋鼎盛記馭上賓

第五十七回

岳鍾琪往平和碩部

年羹堯前替大將軍

第五十八回

圈禁高牆豬狗兄弟

殺平西藏魚肉回僧

第五十九回

岳鍾琪破和碩三路兵馬

曾蒲潭數清廷十大罪名

第六十回

陳秦敗兵和通泊

策零破賊杭愛山

第六十一回

血海尋仇俠娘鬻技

宮禁大索世祖暴崩

第六十二回

賜寶刀追念遏必隆

御瀛臺嚴訊張廣泗

卷三

第六十三回

岳鍾琪獨說莎羅奔

達瓦齊窮投霍吉斯

第六十四回

幌子僧迎駕談禪理

渾台吉越境出天花

第六十五回

廢帝后廣結鸞燕侶

校文字大起瓜蔓抄

第六十六回

救兆惠兵破和桌木

獲香犯駕幸魚臺宮

第六十七回

定金川海蘭察威震敵軍

征緬甸楊應琚痰迷心竅

第六十八回

阿文成師次老官屯

福康安兵敗危泊爾

第六十九回

平臺灣柴大紀無罪受刑

征安南孫士毅轉勝爲敗

第七十回

和相國遇事專權

嘉親王經年蓄憤

第七十一回

行內禪新主初卽位

平國亂南路大起兵

第七十二回

齊王氏排列八卦陣

楊遇春揮動七星旗

卷四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朱射斗遇十面伏兵 | 王三槐揭官場黑幕 |
| 第七十四回 | 白蓮教平又生邊禍 | 安南亂靖再定海疆 |
| 第七十五回 | 落將星李長庚殉難 | 捕賊首強克捷奏功 |
| 第七十六回 | 隆宗門林清急縱火 | 道口鎮楊芳大慶兵 |
| 第七十七回 | 述祖德難忘嘉慶帝 | 叙時局轉入道光朝 |
| 第七十八回 | 定天山活捉張格爾 | 平喀城驚走玉普素 |
| 第七十九回 | 新田縣趙金龍起事 | 武岡州藍正樽稱兵 |
| 第八十回 | 羅思舉大破八排峒 | 林則徐嚴禁鴉片土 |
| 第八十一回 | 余步雲失利招寶山 | 陳化成力戰吳淞口 |
| 第八十二回 | 五口通商南京訂約 | 六龍失馭金田起兵 |

下編

卷一

第八十三回 咸豐帝卽位選妃

太平軍飛檄排滿

第八十四回 江忠源調和兩軍

洪大全入陷重地

第八十五回 破桂林石達開得志

失永安烏蘭泰亡身

第八十六回 裴衣渡一斃馮雲山

天心閣再殞肅朝貴

第八十七回 鬼哭神嚎中原失勢

龍蟠虎踞天國建都

第八十八回 北伐天兵略分三路

南征羽檄不下萬言

第八十九回 塔齊布陣斬曾天養

鮑春霖擊走石達開

第九十回 曾國藩三次遇險

陳玉成一戰橫行

第九十一回 馮官屯獲天國二帥

圓明園賞御苑四春

第九十二回 捻髮合勢三河慶兵

洪楊失歡天國內闕

第九十三回 左幕府專摺奏事

葉相國扶乩請神

卷一

第九十四回 四國軍攻破大沽口

三日火燒毀圓明園

第九十五回 熱河駕崩三奸謀國

北京政變兩宮垂簾

第九十六回 張國樑孤身陷戰陣

程學啓專斷殺降王

第九十七回 鐵公雞入川受困

豹子頭在浙突圍

第九十八回 苗需霖捆送陳成玉

曾國荃擢用李臣典

第九十九回 追洪福髮逆剷除

誅勝保捻禍蔓衍

第一百回 湘軍淮軍迭占勢力

東捻西捻挨次盪平

第一百零一回 丁寶楨迅誅安得海

左宗棠飛調郭松林

第一百零二回 劉錦棠大破金積堡

白彥虎遁出嘉峪關

第一百零三回 戴定回疆左侯奏凱

削平滇亂岑督建功

卷三

第一百零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傳受詔

第百零五回 爭繼嗣決立光緒帝

續宮闈怒斥懿貴妃

第百零六回 翻俄約冒小侯出使

爭皇儲吳侍御捐軀

第百零七回 蓄陰謀暗害慈安后

耗鉅款大建頤和園

第百零八回 平韓亂計捉大院君

失法和兵助安南國

第百零九回 戰馬江張佩綸逃走落鞞

幸醇邸李蓮英獻計鋸樹

第一百十回 成婚禮光緒帝親政

借外援齊天福起兵

第百十一回 仇洋教直魯有動機

爭朝鮮中日起戰事

第百十二回 東瀛逞雄黎宋腳踏海

南臺獨立劉永福慶兵

第百十三回 派李鴻章各國出游

用康有爲百日變法

卷四

第百十四回 慈禧后三次訓政

保皇會兩湖起兵

第百十五回 立皇儲大阿哥入宮

戕公使義和團肇禍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一一二

第一百十六回 八國聯軍瓦德西統帥

兩宮出走珍貴妃亡身

第一百十七回 幸西安當朝誅禍首

反京都老佛學時髦

第一百十八回 遇革黨五大臣出京

設公司老慶記當國

第一百十九回 捉匪徒激戰泰寧寺

獲軍火嚴辦二辰丸

第一百二十回 安慶省徐錫麟行刺

鎮南關黃克強進兵

第一百廿一回 子從母逝兩宮同日賓天

父代子權幼帝旁支繼統

第一百廿二回 汪精衛圖殺攝政王

黃克強謀襲廣東省

第一百廿三回 端午橋奉旨收鐵路

黎宋卿革命起民軍

第一百廿四回 袁氏出山宣統帝退位

張勳復辟段祺瑞興師

繡像
批評

清朝全史演義下編 卷四

第一百十四回 慈禧后三次訓政 保皇會兩湖起兵

講這良心問題是計是非不計利害的談到是非不會沒有良心若一念之轉由是非計到利害那通紅的良心也就漸漸的變過黑來袁世凱原係秀才出身原讀過四書五經那忠義兩字豈有不知而況光緒帝向他涕淚交流要他救護如沒有一點天良發現豈不是禽獸不如嗎不過經過保定火車一發望見直督的一座行轅世凱一顆熱心彷彿被涼水澆了一澆心想好奇怪呀登時心房便忒忒的跳個不止正在極力按捺的當兒突然有兩個軍官搶著上來行了一舉手禮齊說老師特地派我倆在此時候說是這班快車大人必到如到即請進署一談世凱此時已是身不由己把那是非問題都利害問題提出一路盤算不覺已至辦公房間榮祿笑著出迎說這次辛苦皇上召你入見有何妙計世凱聽妙計兩字正如一拳打入心窩知瞞不過忙的坐定身子歎一口氣將皇上召見的情形及付託的事件講個大概榮祿因問說你的意思何如皇上有沒有信物給你（問得頂真）世凱忙從有的有的隨手在懷中將一面小旗子掏出榮祿接過一瞧知道這旗子式樣很小效用很大得了

這旗當能調動天下的兵馬。國家不輕易給人的。其時擊在手裏。非常躊躇。世凱會意。因說這件物。事權存在老帥。這邊最好。我是孩兵。不動老帥。可趕進西苑告變。太后當有辦法。榮祿只才哈哈大笑。說此話不錯。你且回你的小站。嚙就見太后告變。當即分頭去訖。不在話下。單講光緒帝退朝之後。急急來到南書房。所有一班人物。如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皆由康有爲約到。在總理伺候。皇上一見有爲。便將召見袁世凱及世凱領旨去訖的話。講了個大概。有爲因說這事來回。須有十數小時。方可完結。陛下請暫回宮休息。臣等退至朝房。好靜候佳音。光緒帝點一點首。又叫寇連材趕派幾個小監出去。探探消息。然後入內。我要表明一句。這些小監中。是賢愚不等的。效忠皇上。同寇連材是一黨的。也有的別有傾向。受那李蓮英運動的。但是受過運動之人。略略得些消息。便往報達。英討好。今日乾清殿這套。做作這番密謀。早有幾個狗蛋偷偷的。到西苑送信。由蓮英報告。慈禧慈禧。又是一笑。又是一笑。說這些耗子。竟敢如此作怪。好歹袁世凱必要去見榮祿。榮祿得著消息。不會不來。嚙且抽兩口鴉片。提一提神。好辦大事。說罷。躺在床。那烟盤煙具。終日不離。原來慈禧由五十歲以後。鴉片便有微癮。六十以後。煙癮日大。一日如今一時一刻。竟非他不可。慈禧臥床抽烟。却好榮祿趕到。忙的丟下煙槍。來見榮祿。榮祿方以爲頭水新聞。被他搶個先手。誰知慈禧早已明白。

遇事於是一面敘述一面商酌辦法，慈禱不憚不倦的說：如今姓袁的已按兵不動。

驚小怪，只須寫個紙條兒，將那寶貝召來（稱皇帝做寶貝，鮮礙號聞所未聞）說著忙的。

道手諭，却不用著李蓮英轉派了崔長禮持諭徑至毓慶宮，其時皇上由南書房退後正在宮內。

珍兩妃討議朝政，原講瑾妃溫淑，珍妃有點英氣，當初保薦先生文廷式，並沒有其他作用，不過想皇上得著外臣輔助，放出些英銳的才情，後來聽講文先生與太監文海聯宗，意甚懊悔，如今一切變政的頑意兒，在珍妃眼光瞧來，已覺有些不妥，趨勢日益緊張，這兵圍西苑，幽拘慈禱的辦法，不免太覺離奇。皇上話沒講完，早是珍妃跪地叩頭說：臣妾願主子厲行新政，日夜焦勞，龍顏消瘦，已達極點，但辦事須得個步驟，須有個起落，就這保皇會的名義，已是不妥，一方面保皇，一方面必然抵制太后，主子想想，太后兩次訓政，二三十年無論京內京外的滿人漢人文官武秩，誰不受著太后的籠罩，單就這次厲行新政，儘管得著康梁的贊助，試問康梁以外，除却一班少年新進，隨聲附和那些六部九卿外，而督撫提鎮奉行新政者，才有幾人，以臣妾眼光看來，西苑那邊已密布心腹，做全手脚，宮內近侍何處沒有太后的眼綫，這一次召見袁世即派他幹這撥天的大事，料定姓袁的中途必要變卦，即不變卦，他那小站的兵隊一與虎神營接觸，必然礮火從事，爲成爲敗，尙未知誰屬，臣妾待罪十年，今見

大禍臨頭無可幸免恨不能飲鴆自殺到落得個乾乾淨淨呀說著放聲嘆哭跪地不起（寫珍妃明於料事）皇上見此情形不覺焦急萬狀這個當兒却好崔長禮牽著太后手諷過來皇上知事不妙欲要不去無如母命難違欲待竟去又恐東窗案發何詞以對心底是七上八下面色是霎時慘白轉是珍妃止住啼哭立起身來說皇上且去俗講虎毒尚不食兒假如太后詞色不對只有祈請訓政交出御璽罷了（見得到說得出一語播著鼓心不愧有才有識）光緒帝這才有了主張忙招呼寇連材備轎坐上趕至西苑來見慈禧慈禧見著皇上不由得一聲禱笑說（笑不一笑至於禱笑則笑態可怕誰個願見）嚕的皇上來了皇上只不開口慈禧說你那大寵臣大聖人康有爲現在那理他的膽子便有多大他的保皇會共有多少人他因保護你把我這寡婦要欺蔑到甚麼地步我究竟同你算母子不算母子你替我直講可憐光緒帝不開口此時慈禧忽然放聲大哭說好了好了好了鴉鳥食母獍獸食父如今一朝人主竟出了鴉鳥獍獸要反噬娘親了這時光緒帝跪地碰頭連稱不敢不

敢轉是李蓮英在旁勸解說老佛爺且請息怒止悲好在皇上所謀未成今日不談明日且召集大臣好理論這事慈禧也不下追以巾掩面且哭且笑的過後（哭中帶笑仍不脫笑字餘從來筆有變化）光緒帝見慈禧退後只才由內覽扶起趕著蹣跚回宮第一件下道云

速出京另想別法。第二件又把珍妃找來，從長計議。珍妃因說：「除得推位讓國，歸還大政，由母后君臨天下，却無別法。」俗講「打虎不成反爲虎咬」，如今這母后一定奮振雌威，只怕要演那廢立的把戲。皇上只好束手待斃罷了。皇上到此不免一陣傷心，撲著珍妃互相痛哭。此事擱過一邊，單表慈禧受著董英解勸，依計辦理，預備明日召集王公會議。正在分別遣監，却好剛毅、裕祿、懷塔布、許應駉、徐桐、端方、莊王已得著緊急風聲，一齊趕到西苑。榮祿是留苑未走，照例諸臣入見，必須由內監通報。此次事出非常，當由榮祿做了臨時招待，領著諸人一淘兒來見慈禧。慈禧出御仁壽殿，諸臣先是叩頭行禮，禮畢忽然軍機大臣剛毅、大嘆、大哭，口稱「老佛救命」，出奇出格。活畫剛毅，慈禧不解，忙問說：「現在皇上是要嚼的命，難道也要你們的命嗎？不然這宮廷內禁也沒有強盜劫殺，也沒有匪類架人擲票，別人不喊救命，獨有你喊救命，這就奇了。」剛毅來意本欲討好不料碰著太后大大的釘子，到弄得啞口無言。轉是榮祿講話漂亮，因替剛毅解釋說：「今日救命是求太后救一國之命，救朝臣之命，那康有爲的一黨尚然在京難保，不別有活動要了保皇黨的命，方足以救臣等的生命。」（榮祿口詞厲害）慈禧連連點頭說：「這卻不錯。」當派端王載瀟、莊王載勛帶領所部虎神營兵隊，在京捕捉黨人，甚麼康廣仁、了楊深秀了、譚嗣同了、林旭了、楊銳了、劉光第了，這六位君子由朝房退歸私宅，完全的被虎神營兵

搭住一起送入刑部天牢。獨有康有爲得到皇上密旨，叫他趕快出京。他本想給信六君子，惟恐飛機投火，生命難保，只好對不起黨人，并對不起嫡親個胞弟，一經溜出京城，趕著晚班快車，跳上就走。由京到津，竄上一隻飛鷹快輪，馬上開駛。這飛鷹的速度很大，機輪才發行不三五里，早有一艘巡洋鐵艦也就起碇開輪，追著上來。一在前駛，一在後追，所幸兩船距離越隔越遠，康有爲先行到得上海，溜入租界，受著洋人保險，只索罷休。此話擇過不談，單談慈禧住在西苑，一面是派端莊二王出捕康黨，一面又同榮祿等商議辦法。這時榮祿才將世凱交給的御用紅旗，呈與慈禧。慈禧瞧了一瞧，隨手擲一邊說：「嚙，且留在這裡做個謀逆證據，不過嚙想這寶貝能以子制母，獨不能以母制子嗎？啞！一定是削奪他的君權，降封王位，或公位，終身在高牆圈禁，其時許應騃因奏說如此大逆不道，昏聩糊塗，可降封做昏德公，莊王載勛也就發言說這時候要另立賢明，還請太后訓政。慈禧也不理會，緩緩說了聲：「嚙，自有辦法。」諸臣且退。時已不早，慈禧只留榮祿在苑布簾，一到次早五鼓，一班王公大臣早齊集西苑，光緒帝也奉召前來。慈禧仍御仁壽殿，擺出一種威嚴態度，一見皇上，便將一面小小紅旗擲下，怒說：「你給這旗與袁世凱爲著何來？我講你是梟鳥，獍獸，你是不是梟鳥獍獸？你那謀主康有爲現在那裡？你快快交出，可憐光緒帝只閉著雙眼一言不發，慈禧怒極忙呼叱幾名內監，先把皇上御

冠除了龍服，剝了惡，很好。像要將皇上按捺下來，不是抽他的皮鞭，就是打他的御棍。這個當兒，一個剛毅，一個懷塔布，一個端王載漪，一個莊王載勛，站在旁邊，好不得意。（疊無心肝）便是徐桐許應駁讀過幾句經書，知道那刑管不上大夫，何況一朝天子。然以太后盛怒之下，總不敢進些諫言。偏生這時來了個救星，你道是誰，便是昌壽格格。論昌壽格格，因恭王死後，在邸安居，却不常常入宮。此時因著京城內，鵲亂飛，探明皇上要兵圍西苑，探明西苑已得著警告，將有破天荒廢立的舉動。趕急之秋，忙的搶上一步，放聲大哭，哭著抱著慈禧的骸部，說：「母后息怒，皇上雖係失德，究竟君臨天下，已及十年，還該加恩賞給點體面。」慈禧聽到這理，也未便十分使性，袖子一拂，退入後宮，却好隆裕皇后并瑾珍兩妃，亦聞信趕到，慈禧因對著大家說：「你們通在這理，嚙說給你們聽，這個不孝逆子，膽敢如此胡爲，嚙是容他不得好在我立之自我廢之，除是圈禁高牆，沒有別的辦法。」珍妃聽講，要圈禁皇上，不由得跪地碰頭，說：「要請母后大大的開恩，從古至今，沒有皇上做著罪囚的辦法。」原講慈禧痛惡珍妃，今見珍妃出頭辨護，格外怒從心起，因潑口大罵說：「你這賤婦，嚙早知你同皇上通謀，一路神氣，你還了得，罵著罵著，便伸出手來，一左一右，給珍妃臉上兩掌。」（前次對孝哲后批頰，此次又對珍

妃批頰老太婆發起雌威煞是可怕。可憐一副粉頰頓起五道霞紋。好個昌壽格格。又跪地解勸。好個光緒帝。亦踉蹌跑來。記起昨日珍妃教導他一句話。是請求母后訓政。這時由前殿趕至也。顧不得御冠已除。龍服已卸。不成一個人。君模樣。惟有痛哭流涕。請願交還大政。諸位須知。慈禧鬧來鬧去。不過想做個金輪則天像。那武嬰第二。如今光緒帝既願退位。讓國還有甚麼話說。心願已遂。氣息自平。因招呼李蓮英向前面傳諭。叫王公大臣們一個不散。即刻午朝。好面議大政。諸臣得旨。自然是個個謹遵。趁這極短時間。慈禧又抽了幾口鴉片。提足精神。仍御前殿。因對衆人說明。皇上既然失德。照此胡行貽誤家國。是非暫行斥退。不可話未說畢。首由禮親王世續。慶親王奕劻。領班奏請。仍由太后訓政。慈禧也不推辭。便命軍機大臣徐桐。立時擬好上諭。却用光緒帝請求歸政的名義。呈由慈禧過目。隨即蓋好印。發發出。

諭曰。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競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爲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公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節。著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

這一道上諭是八月初二日發的，到初八日始行正式典禮。在這五六天工夫，慈禧還勾當兩起要件。第一係將光緒帝拘入瀛臺，這瀛臺地面是從前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高宗純皇帝決獄所在。諸位閱過我上中兩編演義的，還該記得一些。這時光緒帝住居這理與從前狀況大不相同。從前列祖列宗是在此決囚，此刻光緒帝是在此拘囚。皇帝做了罪犯，連亭榭殿閣也變成一派荒涼淒慘之象。叫人也講不出個道理來。那位賢淑有才的珍妃，從此是打落冷宮，不得與皇上見面，直到一死方休。

(順伏後文) 至於內監寇連材，却死得很慘。因著甚麼因爲連材平時同李蓮英不對，蓮英趁這個當兒要將連材帶去刑訊。連材如何服氣，末出西苑，早在裏面潑口大罵，將慈禧三四十年的醜歷史，甚麼偷戲子、軋姘、頭小安、小李不乾不淨和盤托出，罵得人人掩耳。個個咋舌。李蓮英是忍不下去，料想嚴行刑訊也沒口供。當招呼變儀衛一陣子金瓜月斧將連材活活打死，以滅其口。這是一件第二係處治保皇黨的六君子。原講康廣仁等係由端莊二王派虎神營在京捉獲，送入刑部天牢。其時軍機剛毅、寶兼刑部尚書，由他提出六人先問口供，然後搜求實據，不消交代。那同黨的來往密札，并光緒帝的親筆手諭，都著實不少，爲最楊銳處有兩本小冊子專記宮闈穢濁所載事實，有爲我這部小說已經採入的，還有未經抄入的，據說慈禧除姘戲子、拏太監、取樂開心外，還由崔長禮等在外。

勾串些流氓進宮關在裏面熱鬧非常。今日這個明日那個肥白的青年，不久便成黃瘦的病鬼病了。便死死了，便埋宮禁中，編做個新鮮名詞，稱爲藥渣子。這一千藥渣子，究竟西宮及頤和園裏共有多少？可惜那本小冊子上沒曾交代，不過從中交代一句當日宮禁，惟七格格、昌壽格格尚稱純潔，其餘如繆素筠、太太尙不能替他豎貞節牌坊（借寇連材口中及楊銳筆記兩方回應前書寫來毫不重複）。這種筆記由剛毅瞧了一遍，喜得津津有味，預備進呈，還虧榮祿知道，踢醒了他，說是咱們辦噲們的正經，不必淘氣，剛毅只才擲著不提，草草將案結過，奏明慈禧，沒有第二句話講，一起拂赴西市，斬訖報來，其餘在逃的黨衆，再行嚴密查拏，不在話下。光陰容易，一到八月初八日，那拉氏重行正式登壇，演唱那三次訓政，擎手好戲。這時孩兒班的領袖翁同龢早已斥退軍機，革去太傅及大學士職銜，發回原籍，交由常熟縣看管。那老母班的人物，無不揚眉吐氣，加官的加官，進爵的進爵，把個榮祿內升做大學士，派入軍機，另用裕祿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由裕祿又保薦毓賢做山東巡撫，將原任巡撫李秉衡改派巡閱長江水師，講這外臣調遷，本不算甚奇事，不過李秉衡的開缺，同毓賢的補缺，也有個原因（風起青萍之末，却生出絕大波瀾）。那秉衡做著山東臬司時，不是提倡連莊會，嘉獎義和團的嗎？後來升任巡撫，正值甲午中日海戰的當兒，他一面調集兵防，一面却知會義和團趕

來助戰（照應前書）不過那大師兄吳天成二師兄洪太歲因淺手不及一時團民械備不齊軍裝不整故未趕到後來戰事已定用他們不著他們却仍豎著扶清滅洋旗幟乘夥打劫把德州一座教堂毀了教士害了教民埋了引起德國交涉原講中國外交從前只有英俄美法四國後來才加上個日本彼歐洲德意志也算後起最新最大的強國彼能戰敗法人世界上有名的海軍以英國第一陸軍以德國第一德人因見中國海疆要埠被各國租借占領的不少也想得個機會沾一沾利益適值德州教案引起交涉德皇威廉忙派了兩艘鐵甲兵輪駛至山東海面由少將克林德來與李秉衡會話秉衡是一面嚴詞拒絕一面却具摺到京請訓朝廷因著中日戰事才完未便再開兵釁當即委曲求全與德互訂條約准以膠州灣租借德國立定九十九年期限德人只才退兵彼此互駐使臣此以呂海寰爲駐德公使彼即以克林德爲駐華公使此案結局宜乎山東方面對於連莊會義和團嚴加防範不令鴟張誰知姓李的樞氣非凡總覺得膠州條約政府太爲疲軟洋人太爲猖獗他先生竟擎起主張同藩司毓賢仍然獎勵團民任其仇教此時大師兄二師兄以外又添出三師兄姚必達四師兄李式地五師兄林永超所有山東一省無人不習神拳無人不耍大刀又無人不仇恨洋人而且抵制洋貨凡旅客有攜帶洋貨或穿著洋布衣服者都指爲洋奴輕則劫奪重則戕害生命報告官府官

府均真之不理。此種消息傳到駐京各國公使。自然紛紛出面來與當道交涉。恰恰裕祿新升做北洋大臣。他便聊施手術。將李秉衡改做巡閱長江水師將。毓賢保升做巡撫。這毓賢更是頑固不堪。對於義和團五個師兄。更是非常信仰。竟將吳天成洪太歲提案保奏。那李來中洪鸞夫婦倆名子也就上達天聽。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呢。這時慈禧三次垂簾。其用行政方鍼。是不論是非。但論新舊。是舊人雖目不識丁。如端王莊王剛毅懷塔布都是好的。是新人不問他胸有經濟才略。過人都擊著白眼看待。恨了。又煩惱了。又惱想著康有為。梁超兩個都是禍根。那保皇黨必仍有餘孽。於是下道諭旨。如有捉獲康有為者。賞銀十萬兩。捉獲梁超者。賞銀五萬兩。俗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上海一班流氓。聽到這個消息。便想發生財香。甚麼方言館裏。譯書館裏。各大報館裏。四下偵訪。誰知姓康姓梁的師生兩個。早已跑到廣東。到得廣東。便有前起的三合會（後改三點會）與中會以及哥老會的餘黨。趕來接洽。那孫文得信。也在香港守候。因何要在香港。便因該地屬英租界。官廳沒法干涉。所有畢松琥師中吉陸皓東楊飛鴻等。無不到位。不過彼此談論宗旨。却不甚合。孫文革命是抱定種族主義。康梁革命是抱定政治主義。就這政治主義而論。梁超是以維新為前提。康有為又是以保皇為前提。先生與學生。主張尙屬不能一致。至畢師陸楊四位。却偏於孫文方面。俱以為根本革命。非從

滿著手不可如此看來似乎保皇黨必歸失敗了。這却不然。因為滿清立國二百數十年。人民對於種族之見已相習相忘。如果驟然談到種族革命。尙嫌過早。而況光緒帝在位十年。人總覺得他不錯。卽如變法百日全國的文字學子。無不勉合時趨。甚麼世界地圖了。甚麼西洋歷史了。愛皮西底的字。居然識得若干時務策。也會做了學堂的辦法。雖不了解。也是別開生面的大好機會。所以一班半新不新。不新要新的人物。沒一個不信仰康梁。不瞞諸位講話在下也。向保皇會簽過名字的。還有一層。那被殺的六君子。皆係少年英俊。一時人望。從康有爲在京發起。當時上海由梁起超便組成保皇協會。長江一帶會員儘多。蘇皖贛鄂徧地皆有。書中單講湖南有位志士名叫唐才常。也是會中一員重要人物。他於京城政變。康梁出走以後。早接到同黨電息。當即招集會友。開個會議。議定先由散票入手。這票叫做富有票。是用一方白布。上寫會員名姓。加蓋會章。簡單些說。叫做票。布換一句話說。叫做黨證。請問這黨證是誰主名。我要交代一句。其中主腦實係是康有爲。一班會員實係是保皇黨。不過因保皇二字不雅。改稱富有。還有一種解釋。那保皇名義。是聯合學界的。富有名義。是聯合軍界的。所以當時軍界。如安徽的李和生。馬福益。江蘇的徐寶山。皆在其內。講到徐寶山。我又要破點工夫。敘他個小小歷史。這寶山原名懷禮。乳名叫做小虎子。原係鎮江人氏。少年無賴。甚麼犯法的事體。奸盜

邪淫無惡不作。初在鎮江犯案，被丹徒縣內捉去，打了一千大板，釘鐐收監。一年遇赦，又在揚州犯案，被江都縣內捉住。這次毛竹大板是喫够了，還有夾棍，還有麻花帶子，脚拐幾乎夾斷，徧體無有完膚。換一個人，誰也熬刑不過。他却抵死不肯招供，縣官無法，權且將他寄監。偏生同時淮安府山陽縣，有在一起盜案，由羣盜供出寶山，非提去對質不可。於是山陽縣向江都縣關提寶山。江都縣裏忙約提出人犯，派小隊押解。誰知行至半途，居然被徐寶山扭斷鐐銬，毆傷小隊，拔步逃脫。這一來便逃到驚梟裏，面做個頭腦。他本是青紅幫裏健將，所有徒子法孫，上千上萬，這一逃脫，正如龍歸大海，再難緝獲。聚梟販私，率衆拒捕，潑大的案子，日必數起。彷彿那海盜蔡牽、朱潰一般，惜沒個李長庚來勦滅他。他逍遙法外，忽然回應前書靈心四映。彼時劉坤一做著兩江總督，嚴限瓜洲鎮總兵吳家榜，必須將姓徐的拏獲辦罪。家榜沒法，找出揚州紳士卞緒昌來。這緒昌便是那浙閩總督卞寶第的兒子。卞寶第的歷史見前書。承著先人餘蔭，積有家財，門下有個門客金回子，却與寶山要好。也是青紅幫的要人。由彼前去招安，然後寶山叩見緒昌。緒昌因在吳家榜面前擔保家榜，又在劉坤一面前擔保，只才開釋前罪，改梟爲官，賞給寶山個都司編所部，爲虎字營諸位。莫小覷了虎字營，其中如徐寶山、馬玉山、張仁奎，也算得大大的將才。且莫小覷了徐寶山，他也能拉攏些士紳那揚州一班。

斗方名士。其麼方二解元。周二拔貢。吳小矮子。孔大鼻子。都同他哥哥姊姊。騙他的飯。喫賺他的錢。用後來寶山在民國史中也算得一駕魔王也。值得喫袁世凱一顆炸彈。豈不是光怪陸離人物嗎。那是後話。此時一方面入了保皇會的黨籍。與香港李雲彪。楊鴻鈞。聯絡一氣。做個南路策應。一方面又收了富有票的黨證。與湖南唐才常聯絡一氣。做個西路策應。這唐才常因散放票布。各方響應。認爲時機已熟。於是組織一個保皇政府。當派容閔爲外交總長。沈克緘爲內政總長。狄平爲財政總長。三個人學術經濟。都還不錯。當下決定辦法。以湖南湖北爲用兵根據地。由才常分地設官。即以寶賢公駐紮漢口。以慶賢公駐紮襄陽。以制賢公駐紮沙市。以集賢公駐紮荊州。以益賢公駐紮岳州。以招賢公駐紮長沙。六公皆在會要人外。而聯合李和生。馬福益。徐寶山。李雲彪。楊鴻鈞。軍隊還有鎮江稅務司英人梅森。指派兵輪。替該會購運大批軍火。內而六公銜接一氣。共聽才常指揮。這年記得是光緒二十五年七月。才常開始起義。將所部分做三軍。以駐紮湖北的爲中軍。駐紮安徽的爲前軍。駐紮湖南的爲後軍。軍事行動固然要嚴守秘密。不過人多類雜。這秘密兩字也嚴守不住。先是湖北新匪的票布。被官兵發見。拏獲一批黨人。後是安徽大通的票布。據說還有土匪在內。還有從前的張總憲一起餘捻在內。試問這些山林強寇。如何懂得革命。懂得保皇。所以一到大通。就事體敗露。被防營破。

獲。這。個。風。聲。傳。到。兩。湖。其。時。兩。湖。總。督。是。位。張。之。洞。湖。南。巡。撫。是。位。俞。廉。三。這。一。張。一。俞。雖。係。科。甲。出。身。到。也。辦。事。風。厲。單。講。張。之。洞。表。字。香。濤。係。直。隸。南。皮。縣。人。少。年。鼎。甲。在。清。流。黨。裏。很。出。風。頭。由。京。官。放。做。外。官。升。做。鄂。督。據。說。他。是。白。猿。轉。劫。爲。人。精。神。活。潑。日。夜。辦。公。不。肯。休。息。偶。然。疲。困。卽。伏。案。略。眠。眠。的。時。間。極。短。極。短。大。有。衣。不。解。帶。日。不。交。睫。的。脾。味。部。下。賞。識。個。張。彪。這。張。彪。原。係。之。洞。的。家。生。子。又。稱。丫。姑。爺。因。甚。稱。做。丫。姑。爺。便。是。之。洞。用。剩。下。來。的。丫。頭。賞。給。張。彪。爲。妻。雖。係。舊。貨。在。他。算。是。滋。味。新。嘗。格。外。的。力。圖。報。効。在。這。富。有。粟。雪。片。飛。飛。的。當。兒。張。彪。早。派。弁。四。下。偵。探。探。到。漢。口。鎮。一。月。鐵。匠。舖。子。竟。然。瞧。出。些。破。綻。這。破。綻。不。比。尋。常。當。下。張。彪。得。信。隨。卽。帶。領。三。百。名。兵。隊。將。該。舖。圍。得。水。洩。不。通。用。封。門。撲。捉。方。法。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甚。麼。黨。籍。票。布。印。信。關。防。無。不。從。小。小。舖。子。裏。搜。尋。出。來。原。來。這。鐵。匠。舖。子。外。面。雖。一。間。壞。屋。破。落。不。堪。從。舖。屋。進。去。過。了。院。落。內。裏。却。有。三。進。深。屋。誰。知。保。皇。會。的。總。機。關。完。全。建。設。在。此。所。有。該。會。一。部。份。重。要。人。物。亦。完。全。聚。集。在。此。天。網。恢。恢。那。個。三。際。總。司。令。的。唐。才。常。竟。落。在。陷。坑。不。得。走。脫。正。是。

氣。餒。擴。張。 蓬。蓬。勃。勃。 不。圖。須。臾。 機。關。破。獲。

評。曰。少。年。新。進。何。可。圖。功。稱。兵。逼。宮。如。何。大。事。而。乃。以。素。非。心。腹。之。人。遽。予。以。兵。柄。卽。使。袁。世。凱。

良心不變效忠朝廷爲成爲敗尙不可必何況其爲榮祿死黨耶光緒帝不智康有爲尤爲不智六君子皆一介書生何有經驗所謂一羣耗子出與狸貓作對烏得不敗

慈禧之覬覦大政欲重演垂簾一幕久矣甲午之年中日戰後已有挾而取代之意今則題目堂皇有詞可借彼珍妃可謂深知其隱者勸帝歸政省却麻煩從此舊店新開招牌三用女主之朝局定而滿清之大事去矣

康梁逃脫如果無一番動作未免使保皇會黯無色采所以於義和團未發生以前即叙起富有票事兩事比較覺拳匪之醜醜醜至二三十年之久票布散發生於轉瞬之間而後知蓄之久者其禍必大而烈一發將不可收拾發之驟者則聲勢虛張毫無實力故唐才常之隨起隨滅實由根不深蒂不固耳然而此後革命事業再接再厲未始非才常作之俑也詎得以肇亂未成而忽之

第一百十五回 立皇儲大阿哥入宮 戕公使義和團肇禍

大凡幹大事的須要有絕大的氣魄絕高的手段絕銳的眼光根據是要實在勢力是要團結行動是要秘密然後一發便發或者東響西應能豎個獨立旗幟如今唐才常內部未定外部未穩那湖北新

堤○安○徽○大○通○已○先○後○失○敗○試○問○漢○口○地○面○何○等○衝○要○一○個○小○小○鐵○匠○舖○子○便○做○著○保○皇○會○絕○大○機○關○豈
不○是○飛○蛾○投○火○自○取○滅○亡○嗎○兵○在○那○理○將○在○那○理○據○說○該○會○起○義○是○約○定○七○月○二○十○九○日○未○到○日○期○即
身○臨○重○地○他○不○尋○死○又○誰○個○尋○死○呢○唉○唉○這○時○被○張○標○破○機○關○內○藏○二○十○多○人○竟○有○才○常○在○內○一○個
個○是○翦○綁○過○江○到○得○武○昌○督○署○由○張○之○洞○坐○堂○嚴○訊○好○個○唐○才○常○報○出○姓○名○當○面○要○張○白○紙○提○起○筆○來
彷彿風馳兩驟寫了一大篇供詞自認爲保皇黨首領主張是推翻女主改革政治之洞瞧了一遍因
笑○說○好○個○英○雄○好○個○志○士○我○要○問○你○你○可○知○太○后○訓○政○出○於○皇○上○請○願○的○嗎○照○你○們○這○種○舉○動○名○爲○保
皇○實○則○陷○皇○上○於○不○孝○實○皇○上○於○死○地○了○才○常○登○時○把○眉○毛○剔○豎○眼○睛○楞○著○說○你○好○糊○塗○那○老○婆○子
抱○著○金○輪○則○天○主○義○不○至○潛○移○大○寶○國○破○家○亡○不○止○虧○你○報○顏○承○順○牝○朝○做○裙○帶○子○的○官○喫○裙○帶○子○的
飯○算○了○算○了○你○不○必○同○我○講○了○我○們○這○起○革○命○一○次○不○成○還○有○二○次○二○次○不○成○還○有○三○次○四○五○六○次○七
八○九○次○十○次○百○次○不○把○滿○清○政○府○推○翻○也○不○能○算○做○結○局○（氣吞雲夢神注後書）之洞不好再問已
經得了口供權且將一千人犯釘錄收禁同時湖南巡撫俞廉三又在瀏陽捉獲到才常的胞弟才中
甚○麼○外○交○內○政○財○政○三○長○資○賢○慶○賢○制○賢○集○賢○益○賢○招○賢○六○公○中○軍○前○軍○後○軍○司○令○以○及○其○他○要○人○有
在○鄂○擊○獲○的○有○在○湘○拿○獲○的○也○有○拿○獲○不○到○投○入○李○和○生○馬○福○益○徐○寶○山○各○營○的○我○有○一○句○疑○問○那○和

生福益寶山三人。既然接收票布。與該會勾通。何以不即查拿。要曉得在官的人員。都有話解釋。你說他通謀。他便講借此密探。以便告發。只這一句話。便洗清身子。至於李雲彪。楊鴻鈞。遠在香港。簡直推委。不知也得算歇。只可惜唐才常。才中等。鐵案已定。一經督撫奏明。同時做了刀頭之鬼。這富有票來勢洶洶。結果却不費吹灰之力。那張督愈撫。因這次辦理神速。均傳旨嘉獎。賞加宮傳宮保。聯銜不在話下。又結過一事。算是康梁餘波。單講慈禧。由三次訓政以後。提到一個新字。便如醋滴頭。腦酸入心。脾甚麼御史宋伯魯。給事中王照。早已革去官職。勒令回籍。對於阻撓新法的許應騷。文悌。均不次升遷。將應騷外放。做浙閩總督。文悌升做副都御史。這時剛毅。裕祿。懷塔布。及端王載漪。莊王載勛。禮王世續。一個個當時當道。拿出些頑固手段。守舊辦法。却好李鴻章已出使各國歸來。因慈禧厭惡新政。絕口不提外國致富致強的政策。單講那外國風景。如何好法。倫敦的都城。巴黎的都城。如何壯麗。如何繁華。紐約的洋樓。高至二三十層。屋頂尚有花園。慈禧因問說。你這偌大年紀。爬那千百級的樓梯。如何得來。鴻章奏說。不須人力。那洋樓總有升降機。機關一動。要到那層。便到那層。慈禧笑說。如此便省力多了。噲要問你。你久不回國。可知國內的細情嗎。鴻章奏說。臣閱外國報紙。由隨員繙譯。大概中國的政局。都知道的。現在康梁不去。都是禍根。甚麼保皇會。富有票。都是康梁造孽。慈禧笑說。對

呀對呀。如今嚙就派你去。做兩廣總督。兼南洋大臣。到得廣東。須要將康梁兩個捉獲。以除餘孽。鴻章未便推辭。只得謝恩。退下。不談鴻章去做學督。設法捉獲康梁。單講康梁兩人姓名。刻刻深印在慈禧腦筋。心。想。不。去。康。梁。這。一。次。革。命。二。次。革。命。革。到。何。時。得。了。回。宮。後。因。與。李。蓮。英。從。長。計。議。蓮。英。再。再。不。過。因。想。了。一。想。說。這。保。皇。會。的。名。義。是。保。的。皇。上。現。在。也。假。定。皇。上。不。在。或。廢。去。重。立。是。換。掉。一。皇。又。有。一。皇。該。黨。所。保。何。皇。當。然。名。義。取。銷。不。能。存。在。孩。子。想。得。一。法。可。光。明。正。大。的。廢。除。皇。帝。能。免。舉。國。驚。疑。〔此語出來。令人一唬三日。〕慈禧怔了一怔。說。這。個。法。子。嚙。想。了。一。年。不。得。不。料。你。霎。時。聞。竟。會。想。出。這。就。奇。了。快。講。快。講。蓮。英。忙。著。呀。呀。的。答。應。說。那。光。緒。初。年。不。是。有。個。御。史。吳。可。讀。服。毒。身。死。替。同。治。爺。爭。繼。嗎。〔翻空出奇。却根據第一百零六回。〕這。個。題。目。何。等。正。大。何。等。光。明。如。今。趁。這。個。當。兒。便。將。那。吳。可。讀。的。前。案。提。出。竟。說。是。光。緒。帝。失。德。不。能。承。繼。大。統。同。治。帝。無。後。又。不。能。皇。嗣。虛。懸。得。著。朝。議。贊。同。或。先。行。立。個。阿。哥。胡。亂。過。一。年。半。載。然。後。改。元。建。號。宣。布。中。外。豈。不。是。面。面。俱。到。嗎。慈。禧。笑。著。將。蓮。英。肩。頭。一。拍。說。瞧。不。起。你。這。鬼。靈。精。兒。到。很。有。點。主。見。這。計。畫。再。妙。不。過。次。早。即。將。王。公。大。臣。等。召。集。在。寧。壽。宮。會。議。先。將。那。吳。可。讀。的。遺。摺。檢。出。交。給。大。家。閱。過。然。後。說。明。自。己。的。主。張。大。家。各。各。沈。吟。早。是。剛。毅。趙。舒。翹。兩。個。出。班。講。這。趙。舒。翹。表。字。展。如。係。陝。西。長。安。人。氏。由。外。官。轉。入。

內官拍著剛毅馬屁，竟然超升至刑部尚書，腦筋腐舊不堪，一對大拉酥，迎合著慈禧意旨，忙跪地碰頭說：太后提及此事，是天下臣民之福，此事更不可緩。太后瞧準誰便立誰，誰有個不附議的嗎？慈禧故意發問說：現在皇室近支，莫過恭王醇王，那小醇王載灃，新經婚娶，尙未生育，老恭王的孫子溥濬，似乎可取，你們可細細斟酌。剛毅知道這個問題是試探各人口風的，因即奏說：不行，不行，那溥濬的叔叔載澍，也是著名維新黨伊父載潤，早經過世，本意廢昏立明，於事實求個妥善，這事如何能行，原來載澍同光緒帝感情很好，在那厲行新政期間，載澍很出些風頭，此時已革去世襲，圈禁在家，故剛毅決言不可。（補叙載澍此筆却不可少）慈禧明知恭王一支無可選擇，不過借此做個過渡，當即笑了一笑，因拿眼瞞著端王載漪，這時承恩公桂祥會意，當即奏說：臣瞧載灃的兒子溥儀，到很老實的諸位，這桂祥早不出來，遲不出來，直到此時方才挨著講，一兩句話不知他平日躲到那理要曉得這廢立問題，宮中必先有個授意，他是一位國舅，又是一位國丈，年紀將近七十，慈禧要阿兄這副老面子出來，露出一露相，果不其然，由桂祥提出溥儀，大家也使一口同聲的贊成溥儀，別人的心理，我且不談，我只談一談端王載灃，這時心底的蓮花是朵朵開放，立又不是跪，又不是正在躊躇，卻好慈禧喚著載灃問話，載灃慌的摘去帽子，跪地碰了幾個響頭，也不問疼是不疼，痛是不痛（活畫其人）

慈禱瞧著這顛狂樣子，因笑問說：「你那溥儁今年多大了？」載漪忙說：「現年一十四歲。」慈禱又說：「論十四歲的孩子，也不爲小，可教他讀書嗎？」載漪說：「讀的舊書，一切新書，臣是不許他讀的。」（對味得很）慈禱說：「這樣也好。」如今既立做阿哥，溥儁便派大學士徐桐做他的師傅。載漪當即謝恩退出，既出宮門，便有剛毅、趙舒翹、懷塔布三個趕來道賀。載漪是高興非凡，邀至私邸，彼此坐定。載漪忙說：「今日之事，都算託天僥倖，不過。溥們還要加緊一步，能趕著明年讓溥儁登了大寶，溥們好實行那扶清滅洋的主張。」三人忙滿拍胸膛說：「這事都在溥們說到這理。」那簇簇新鮮的大阿哥溥儁，早跳跑過來，身段長得粗肥，面目帶些兇狠，穿一件緞金藍袍，套上大紅馬褂，嘴裏嚷說：「溥們做了皇帝，一定要殺盡洋鬼子，替爸爸掙氣，戴漪只是嘻嘻的笑。」剛毅、趙舒翹、懷塔布齊說：「照呀，照呀，這才算是有作爲呢。」三人略坐即散，隔了幾日，便一遞一個在慈禱駕前，慫恿慈禱正中下懷，拿定主張，擬於明年實行廢立，改用年號，冊立大阿哥做皇帝，各事計議已定。京內惟孫家鼐不肯承認，這孫家鼐也是光緒帝的師傅，現在官居尚書，因這事出入重大，奏請慈禱收回成命。慈禱是將摺本擱過一邊，京外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却各有專摺，大致謂中國舉動關係中外，觀瞻驟然易主，改元必致國本動搖，現值人心浮動，大局不寧，還以慎重爲是。慈禱接到這兩起摺子，心中稍爲活動，不料在這個當兒，上海電

報局忽拍發個電報過來。電文敘述現開政府行將改元。廢帝重立新君。中外聞之。實深駭怪。究竟皇上有何失德。國家一定更易新君。有何作用（措詞厲害）。如果事情屬實。不但全國人民大動公憤。便是外洋各國亦無不議決出面干涉。事因關係國家命脈。爲存爲亡。只爭呼吸。臨電迫切。不知所云。這種電報到京。彷彿半天中轟下一個霹靂。慈禱最惡的是洋人。而又最怕的是洋人。提到洋人干涉。國民公憤不覺害怕起來。因將電文末尾署名一瞧。有中國人名子。有外國人名子。有華僑的名子。或兩字。或三字。或四五字。甚至還有六七字的。慈禱定一定神。因問左右。這上海電報局局長是誰。當由軍機處查明。該局局長係叫經元善。好個慈禱。得風便轉。當卽下了一道手諭。說明改元立君。朝廷實無此意。該電報局局長經元善。捕風捉影。輿謠惑衆。想係保皇黨餘孽（坐定罪名）。著卽鎖拿來京。以便交部嚴訊。議罪。這一道手諭。分明取銷原議。收回成命。不過要借經元善煞一煞氣。罷了。誰知姓經的發過此電。知道禍將及己。已逃至香港。與康梁結合。官廳如何鎖拿得來。哈哈。這一場潑天的政變。竟被一紙電文吹散得煙銷霧滅。也算是光緒帝的造化。但一方面造化。一方面便不造化。這時端王載漪。因兒子登極無望。惱恨非常。於是來同禮王。莊王。剛毅。趙舒翹。徐桐。啟秀。懷塔布。一班腐舊人物商議。總要得個促進方法才好。剛毅想了一想說。現在太后相信的是舊派。痛惡的是新派。那新

派從那裏來的是從康梁來的。康梁學的洋學說的洋話幹的洋務交結的洋人根本解決非滅盡洋鬼子不可。載漪忙說是呀。是呀。甚麼廣東之戰。天津之戰。安南之戰。福州之戰。咱們算是喫着西洋人的虧。大東溝之戰。威海衛之戰。咱們又算是喫着東洋人的虧。無論東洋西洋那洋鬼子的實力不過仗着槍彈火藥。嚙想山東的義和團大刀會一個個打起神拳來。那是槍彈不怕。火藥不怕的。爲今之計。最好用那輔清滅洋的旗號。那洋人滅盡便沒有新學。沒有新學。那康梁一班新黨便立足不得。河山依舊。政治依舊。那時大阿哥也可安。安穩穩做個太平天子。說著又把端王瞧了一瞧。把大拇指豎了一豎。因稱你這太上皇。真算是福氣大極了。一片胡言亂語。惹得人肚腸笑斷。載漪這時是心癢難撓。因又向剛毅說。咱們提倡神拳。不但在山東一帶。是凡黃河一帶。都要著手布置。如今直督已用著裕祿。他是嚙們的心腹。不成問題。至於山西巡撫。嚙想保薦毓賢。所有毓賢魯撫的遺缺。嚙想保薦啟秀。或文年。或懷塔布。大家看妥是不妥。剛趙二人齊說。妥極妥極。凡是京外督撫缺出。總要儘這三人先放。彼此計畫妥當。次日即將毓賢調晉。并啟秀等題補遺缺的摺子。奏呈慈禧。滿意。十拿九穩。誰知慈禧只准許一半。那毓賢調任山西。是沒有推敲的。至於魯撫一缺。却將啟秀。文年。懷塔布三個。一概抹煞。忽然想到個袁世凱。便特旨簡放出來。諸位這袁世凱却非腦筋腐舊之人。雖係黨於榮祿。

巴結進了老母班。但叫他迎合太后，依附榮祿，可叫他仇視洋人，提倡神拳，便殺掉他頭，也是做不到的。而且這姓袁的，也有帝王思想，種族意見，春秋復九世之仇，他想到遠祖袁崇煥受過滿清的陷害，對於一班韃子，皆係仇人，不過此刻是蓄志在心，權且以山東做個地盤，好漸漸發展勢力罷了。（再振一筆，總是預伏後書）不提世凱就任魯撫，也不提端王一黨提倡神拳，布置一切，單講李來中在洪家寨一混二十三年（接前百十一回）現年已五十開外，妻子洪鸞也四十左右，不過洪鸞雖則徐娘半老，卻還嬌豔異常，渾身穿紫，仍是紅衣紅褲，所生兩個女兒，一叫金花，一叫養花，無不習學神拳，得些邪術。我要請問義和團，是些甚麼邪術，原講大刀會紅槍會所供奉的是觀音大士，自從來中修改會式，卻在觀音之上添設一位玉皇大帝，他以為玉皇位分大，是觀音所用旗幟，改為紅旗白字，仍標明扶清滅洋，最要緊的是所習神符，卻用黃紙一張，以珠筆畫個人形，非神非鬼，非妖非仙，有頭無足，其面尖削，略具個眉眼，頂上加添四圈，算做四道圓光，心前有秘字一行，說明我為冷雲之佛，火神在我之前，太上老君在我之後，秘字以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左書請天神，天將右書請癘疫之神，日間團民出現，每人是一口鋼刀，一條紅布，約三尺來長，夜間却一人一碗紅燈，結隊游行，照耀得紅光滿地，記得右達開教給來中兩句偈語，有滿街紅燈，照那時方算苦，這十個字如今是應驗的了。

來中的妻子洪鸞和女兒金花賽花。有時高興起來也坐著花花轎子。擡東擡西彷彿迎娶新娘一般。不過做著轎籬罷了。那五位師兄各自爲團。須來中做個五路策應。不在話下。這日來中正在與渾家洪鸞教練團民。忽有個禿頭和尚跑來。請問這禿頭是誰。便是那京城雍和宮的喇嘛道行。請問這道行何以來找來中。便因爲紅燈照的大名。已爲慈禧知道。慈禧何以知道。是由毓賢調任進京。陛見在太后駕前。詳詳細細奏上一本。講這義和團扶清滅洋宗旨非常正當。團民的神拳如何槍子不入。礮彈不傷。這總是奴才親目所覩的。慈禧相信不過。當招呼李蓮英派人調查。蓮英想了一想。因央著師父道行前來。道行到得洪家寨。由來中先行引見。洪太歲洪彪洪毓。然後叫渾家洪鸞。并女兒金花賽花。齊出見禮。談一談密宗秘訣。講一講奇門遁甲的妙用。及神拳的實施。道行也是個慣家。不過彼此門路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操總一句都叫做旁門左道。邪術飛兵。當下來中所講的話。道行是沒有批駁。道行所講的話。來中是贊歎不止。一談三日。道行又在這個當兒。會過那大師兄吳天成。三師兄姚畢達。四師兄李式地。五師兄林永超。還有甚麼張誠李信。一班牛鬼蛇神。無不見面。道行調查實在忙的回京報告。又替該團加添些色彩。一口一句阿彌陀佛。老佛爺原來信佛。這一來算是佛法無邊。演成個無遮大會。這會由山東傳染到直隸。由直隸傳染到河南山西。起初一班團民是專燒教堂。專

劫教士專殺教民，後來因親及故，簡直成了白日打搶劫殺得一塌糊塗。駐京的各公使得到各方慘報一遞一遞的向北洋大臣直督裕祿交涉。裕祿不但置之不理，并謂此係出於人民公憤，朝廷不能制止，公使無法，又趕往總理衙門。這時外交總理已由剛毅趙舒翹竭力運動，特放了個不學無術的文年。這文年是格外袒護團民，因對公使團說：貴公使如嫌團民擾害，何不趕快回國，暫避風頭。此種義民滿嘴是扶清滅洋，國家如何干涉？當下德國公使克林德便將桌檯一拍說：然則這班亂民就是貴政府指使他們魚肉各國嗎？貴國既不顧邦交，不遵條約，那就莫怪……文年連連冷笑說：怪你甚麼？不過是又動干戈罷了。各公使見文年話頭來得強硬，知非用兵不可，忙的各回使館，各發急電到得本國，須知各國只怕中國無隙可乘，如得到用兵的機會，還有個落在人後的嗎？早是分派兵輪趕到沿江沿海，以備開戰。此話表過（權擇一邊）再講文年由各國公使去後，即將強硬交涉情形報告軍機。這時軍機首領是禮王世績，其次慶王奕劻，但能講話的，還算剛毅趙舒翹。還有一位榮祿，但榮祿腦筋較為清爽，他受過袁世凱的薰染，對於義和團很不贊成。凡事是不能合作，因這個緣故，那剛趙二人很很的在慈禧面前挑剔，甚至說榮祿如今喫了洋教，慈禧意不為動，却也不十分信任。榮祿唉唉論慈禧三次訓政，要算得榮仲華首功，同是老母班同樣，靠著太后作威作福，不過是學識

程。度。上。高。下。不。齊。甚。麼。禮。王。端。王。莊。王。剛。毅。趙。舒。翹。徐。桐。那。桐。啟。秀。文。年。懷。塔。布。裕。祿。毓。賢。簡。直。是。頑。固。性。成。不。堪。藥。救。誤。認。義。和。團。是。些。好。人。誤。把。扶。清。滅。洋。的。旗。幟。當。做。泰。山。之。靠。是。非。不。辨。皂。白。不。分。以。致。一。揚。糊。塗。險。象。在。即。至。於。榮。祿。世。凱。原。不。能。算。做。真。正。文。明。不。過。對。於。利。害。是。非。尚。能。理。會。所。以。世。凱。到。得。山。東。一。反。從。前。李。秉。衡。毓。賢。所。作。所。為。對。於。義。和。團。毫。不。客。氣。遇。著。燒。教。堂。戕。教。士。殺。教。民。的。案。子。無。不。按。律。懲。辦。沒。有。情。討。把。個。五。位。師。兄。及。李。來。中。等。擺。佈。得。沒。法。可。想。幾。次。派。人。入。京。報。告。端。王。迭。屬。剛。毅。趙。舒。翹。去。函。切。責。世。凱。只。是。不。理。一。者。仗。著。慈。禧。的。恩。眷。榮。祿。的。靠。背。斷。不。會。撤。任。去。職。二。者。又。深。知。禍。在。眉。睫。外。國。如。開。兵。釁。還。留。個。轉。圜。地。步。主。張。拿。定。不。放。寬。鬆。李。來。中。等。知。道。山。東。立。脚。不。住。趕。著。渡。過。黃。河。在。直。隸。天。津。發。展。勢。力。直。督。裕。祿。對。於。團。民。非。常。信。仰。見。著。五。位。師。兄。及。李。來。中。等。簡。直。以。佛。菩。薩。看。待。要。一。奉。十。常。將。自。家。綠。呢。大。轎。把。大。師。兄。擡。入。督。署。其。餘。的。也。騎。著。高。頭。大。馬。裕。祿。又。叫。部。下。衛。隊。也。學。習。些。神。拳。這。一。來。軍。民。人。等。更。是。無。法。無。天。不。上。幾。日。剛。毅。趙。舒。翹。傳。著。太。后。手。諭。竟。來。歡。迎。五。位。師。兄。及。來。中。夫。婦。此。時。義。和。團。是。高。楊。旗。幟。無。不。臉。色。飛。金。一。排。排。一。隊。隊。擁。入。京。城。慈。禧。却。改。駐。頤。和。園。召。見。那。召。見。的。當。兒。是。用。道。行。喇。嘛。招。待。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兩。個。人。再。高。興。不。過。因。請。慈。禧。當。殿。試。驗。神。拳。慈。禧。笑。了。一。笑。先。行。宣。召。五。位。師。兄。及。李。來。中。夫。婦。上。殿。慈。

禮畢。竟是個女流。對於洪鸞。却十分愛注。洪鸞雖係是山東佟婦。不曾見過。什面然舉止。尚覺大方。慈禧問到神拳。當即招呼十來個拳童。當殿演習。靶子是預備好的一邊。是念念有詞。一邊是開槍擊射。果然槍彈不入。沒有躲閃。慈禧瞧得親切。看得分明。大加獎賞。當招呼內監。擎出百十來錠銀鏢子。賞給拳童。并嘉獎五位師兄。及李來中夫婦。又恩賜許多緞匹。然後遣散不提。單提光緒帝從前年退政以後。困居瀛臺。那貼身太監寇蓮材。是死於非命。親愛的珍妃。是打落冷宮。不得會面。隨身只有小監二三十名服事。名爲服事。實則皇上說一句話。動一步脚。總要報告慈禧。新書是不許寓目。一日皇上瞧見水池。有兩隻翠鳥。因向小監索取彈弓。耍了一會。有人報知慈禧。慈禧卽把那獻弓小監活活打死。你怨皇上行動。尙得自由嗎。又有一日天氣嚴寒。慈禧著個內監。送到一襲狐裘。皇上穿了。內監是問長問短。皇上嫌他膩煩。發作幾句。又被慈禧召見。痛責一頓。上年新春。皇上入宮叩賀。慈禧賞湯團六枚。當問好是。不好。皇上自然說好。接著又賜六枚。誰知六枚之後。左個六枚。右個六枚。共計六六三十六枚。可憐皇上。那理喫得下去。只好吐入袖籠帶回。瀛臺後來皇上悶懨成病。時寒時熱。找著御醫診視。藥方無效。慈禧故爲張皇。特向江南找個名醫陳蓮舫來。雖開藥方。却不令服藥。因著皇上有病。不免同李蓮英計議。計議結果。竟翻起那吳可讀的成案。要替同治帝立後。及至冊立溥儀。又想改

元易位實行廢立事雖不成總見得慈禧對於光緒帝是厭惡不堪恨不得早死早好（誰知兒子要守老娘一起）直至拳民入京由慈禧實驗以後所有在宮小監無不偷習神拳皇上見了不勝駭異然知道是慈禧特許的又不便阻止這日慈禧想到皇上忽然召見皇上不敢怠慢忙著進宮禮畢賜坐慈禧因得意洋洋的說記得你在甲午那年同日本開仗其時海軍損失若干陸軍損失若干終歸一敗塗地如今好了有人能扶清滅洋替咱們打那洋鬼子了皇上忙問誰人有這個膽量慈禧笑說你不知道嗎便是端王莊王等召集的一班義和團這團民是槍子不怕礮彈不怕可見天下的事討好不費力費力不討好試問康有爲梁超兩個黨魁終日的研究新學有甚屁用教導你的主張是給左褲子你穿的你可喫了人的屎了諸位慈禧今日這套教訓是炫己之能有意的慳心挖膽使得光緒帝無可說嘴誰知光緒帝竟按捺不住猛可將頭一搖說這却不然兒臣恐怕這起拳民不足福國反足禍國（畢竟皇上不愚）話未講畢不由得慈禧獨笑一聲說你休做夢依著你不相信義和團獨相信保皇黨終久是喫屎不嫌臭了（不知誰喫誰的屎）皇上忙說保皇黨固靠不住義和團亦靠不住不過新學有點理解神話至難憑信請母后還要思考慈禧被光緒帝這一駁詰那能忍耐正待發作却好昌壽裕格瞧出苗頭趕著過來說皇上到底有點獸氣母后不必理他當將皇上推開

同慈禱入內抽了一回鴉片談了一回閑話然後無事記得這個當兒已是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京城內外的拳民是如潮如海只要見著個洋人不分皂白便是一刀砍死所有新式洋樓洋房都放火燒了接著又燒各國使館所有各國駐京公使無不得信溜走獨有德使克林德從容不迫坐著一頂轎子預備同總理衙門交涉請其照約保護誰知擡至半路碰見拳民安海竟拖他出轎一刀砍去腦袋諸位要曉得一國公使是代表君權的殺了公使不啻是凌辱外國君主你道這亂子鬧得大是大可笑端王莊王的心還以為殺了個把公使何足希罕到是榮祿急著入宮來見慈禱奏說這次殺了公使一定有問罪之師戰禍必不能免當得早為預備慈禱亦甚喫驚忙招呼端王莊王及剛毅趙舒翹一班軍機過來商量辦法端王莊王齊說咱們有這義和團不怕槍子礮彈任是少洋兵給他來一個殺一個管教他一個不得逃跑榮祿不待這起野話說完早跪地碰頭說以臣愚見還請太后以國家宗社為重那義和團雖屬忠勇究非訓練之師此外還調動些兵隊比如開仗用著拳民做個衝鋒大兵在後方有把握慈禱連說不錯不錯於是發出四道上諭急調甘軍董福祥陝軍馬玉崑長江巡閱李秉衡直隸提督聶士成各率所部前來分別駐紮天津及近畿要隘又飛電各省督撫派兵入衛廷諭去訖慈禱因對端莊二王及剛趙二臣說此次同洋人挑釁開戰全係你們的主張現在弄

得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你們第一須替嚙裏嘴。替嚙爭氣。莫被一班維新黨笑話。笑話定了。四人聽了。齊說。太后只管放心。這班義民。一定是靠得住的。慈禧點一點頭。就此退朝不提。朝臣散後。各辦各事。單講慈禧退入後宮。早瞧見大阿哥溥儀。頭上也繫著紅絹。身上是短衣找繫。胸口還佩上神符。帶領些小監。一色是拳童裝束。這種奇形怪狀。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下趁此交代。這大阿哥的劣根性。同他父親載漪。差仿不多。簡直是兩眼漆黑。一肚子草包。從小見著書本。便是頭疼聽講。那理敲起鑼鼓。演起戲齣。他是再高興不過。一嘴的哼歌舞唱。一肚子頑笑嬉皮。人小心不小。自從去年做了大阿哥。她便時常偷坐寶位。叫些小監們三呼萬歲。瞧見光緒帝的影子。便在後指說。這是嚙們中國的漢奸洋鬼子的徒弟。他個師傅。本派的大學士徐桐。那徐桐却管束他不住。有一日指罵皇上漢奸。恰恰被慈禧聽見。慈禧雖不以光緒帝爲然。然以溥儀小而犯上。不能不管。當叫太監拖來打他十下皮鞭。并立師傅徐桐到。位當面申斥一番。此老冤枉。然後又加派侍郎崇綺。做了師傅。這崇綺便是孝哲后的父親。却係狀元及第。例封承恩公。慈禧今日用著他。是有兩層意思。一者因其爲人純謹。由孝哲后殉夫而死。崇綺在人前人後。却無一句怨言。照應前書。并補叙崇綺。二者因他是個狀元學問必好。且大阿哥係入繼同治帝爲嗣。論名義上崇綺是溥儀的外祖。以外祖教導外孫。似

乎。沒。有。不。盡。心。不。收。效。的。誰。知。溥。儁。是。天。生。的。頑。皮。莫。說。徐。桐。崇。綺。兩。個。教。他。一。個。便。再。請。二。十。個。二。百。個。先。生。來。教。他。也。是。不。能。引。入。正。路。這。時。溥。儁。逃。出。書。房。在。宮。裏。裝。神。裝。鬼。引。著。一。班。小。監。跳。躍。却。被。慈。禧。撞。見。實。在。瞧。不。下。去。因。大。大。的。發。作。幾。句。誰。知。溥。儁。竟。還。起。嘴。來。說。是。外。面。洋。鬼。子。已。經。殺。來。嗜。們。還。讀。甚。麼。書。那。好。讀。書。的。不。過。做。漢。奸。做。洋。鬼。子。的。徒。弟。這。一。次。洋。鬼。子。殺。來。怕。不。先。擊。他。們。開。刀。嗎。慈。禧。聽。著。這。般。胡。言。亂。語。不。由。的。動。了。真。氣。一。聲。說。抓。左。右。早。趕。上。前。來。溥。儁。竟。不。顧。高。低。衝。起。神。拳。有。些。小。監。唬。得。跑。了。獨。有。崔。長。禮。立。在。駕。前。大。喝。一。聲。將。大。阿。哥。的。髮。辮。揪。住。叫。人。取。繩。子。捆。了。慈。禧。囑。個。打。字。早。是。把。溥。儁。按。翻。在。地。一。五。一。十。抽。了。數。十。皮。鞭。還。是。昌。壽。格。格。說。情。方。才。歇。手。正。是。

金。枝。玉。葉。

縛。做。餛。飩。

皮。鞭。抽。打。

渾。身。血。痕。

評。曰。唐。才。常。作。事。毫。無。一。些。把。握。憑。著。滿。散。票。布。便。以。為。天。下。志。士。都。做。了。自。家。心。腹。這。叫。做。少。不。更。事。一。個。鐵。匠。舖。且。設。在。漢。口。鬧。市。何。能。做。得。機。關。宜。乎。立。即。破。獲。至。於。全。局。失。敗。不。過。才。常。雖。失。敗。而。後。來。革。命。風。潮。日。盛。一。日。推。原。民。國。成。立。還。以。唐。才。常。為。最。先。發。起。將。欲。叙。庚。子。拳。匪。之。禍。特。先。以。冊。立。大。阿。哥。做。個。引。子。因。有。了。大。阿。哥。伊。父。端。王。載。漪。才。敢。妄。作。妄。為。一。班。頑。固。之。徒。才。提。倡。扶。清。滅。洋。做。載。漪。的。死。黨。然。推。原。禍。始。仍。由。慈。禧。仇。視。新。黨。寵。任。舊。

黨所致便一己之私圖貽中國滔天之禍試看女主當國如呂雉武曌那有一些是處

叙拳匪之亂必以李來中爲綫索者以與太平軍有連帶之關係也彼太平軍取精用弘故於既滅之後猶以三合會大刀會及三點會做個餘波此回叙義和團叙紅燈照皆尋出根據原原本本說得淋漓盡致至於入京試驗又借喇嘛道行搭了一脚如此穿插極有匠心

第一百十六回 八國聯軍瓦德西統帥 兩宮出走珍貴妃亡身

大阿哥被痛責一頓。雖經昌壽格格救護。停止鞭抽。然慈禧怒尙未息。當將端王載瀛傳至。痛斥他教子不嚴。載瀛口頭只是答應。眼水是淌流不止。把個兒子擡回將養。心中很是懷恨。且不管他。這個當兒外面風聲一日緊。一日緊。是那英。俄。德。法。美。日。意。奧。共是八國聯軍。帶領大小鐵甲兵輪不下三四十艘。八國也開個聯席會議。當推德將瓦德西做個統帥。因甚要推瓦德西。一者中國戕殺的是德公使。克林德。由德軍出來與兵問罪。名義上較爲正當。二者德國的軍威公認爲全球第一。所以這一次總攻擊。全由瓦德西指揮。諸位想想。上次甲午之戰。以中國海陸軍的全力。僅僅敵個日本。尙然大敗虧輸。此次八國聯軍。外人是揚威耀武而來。可算獅子搏球。用著全力。不待決戰。料定中國有輸無贏。而况聶士成。馬玉崑。董福祥。李秉衡。四路主帥。又不相統一。談到義和團。無非是些牛鬼蛇神。難道真能

以血肉之軀去抵擋礮彈。槍子嗎。起初交鋒。由大師兄吳天成。二師兄洪太歲。帶著一班拳民。爭先對敵。嘴裏念動真言。一個個手舞大刀。那刀環舞得沙郎郎亂響。無如碰著洋人一礮轟來。已是七橫八豎。及至再接再厲。無不血肉橫飛。尸腔疊疊。照這樣瞧來。那大刀會。全然是個紙老虎。被人戳破一錢不值了。我要交代一句。論這神拳。原有點小小法術。甚麼驅役五鬼。遣使六丁六甲。却也有。不過這種頑意兒。必須鍊氣鍊神。鍊心使得心念不雜。身體純潔。才能够水火刀兵。不加侵犯。試問一班頑童。一班惡少。如何會修鍊到這套工夫。饒到吳天成。洪太歲。是對於密宗秘授。很有研究。無如他倆從入京以後。破除五戒。酒色財氣。日漸沾染。根器墮落。祇憑幾句神呪。幾尊神符。如何有效。他倆瞧著符呪。不生効力。所部拳民。已是陣亡的不少。趕將扶清滅洋的紅旗一捲。一溜烟向陣後跑去。這時聶士成。李秉衡。馬玉崑。董福祥。知道義和團力不足恃。然又不能不上前抵敵。搶護津沽礮臺。畢竟訓練之師。異於烏合之衆。一陣被殺。才算是把洋人殺退。但是聯軍之退。不過因大隊未集。布寅未齊。一俟布寅齊全。由瓦德西又分著八路進攻。所施放的都是新式快礮。一礮一礮的對著津沽礮臺。直打礮臺上。也不歇手的還礮。畢竟舊礮不抵新礮。畢竟中國兵單。八國是通力合作。拚命攻打。不到一星期。可憐津沽礮臺。是被聯軍轟塌。聶士成是中彈亡身。李馬董三帥趕著退兵。算是兩起回兵。駐紮高碑店。

一起漢兵駐紮琉璃河。聯軍計畫是先攻高碑店。馬董二帥自然竭力死守。聯軍無法。隨又分兵去抄襲琉璃河。記得這批軍隊是日本矮鬼統帶。領隊的便是立見尙文。富岡三造。仗著甲午一戰。很有大大的經驗。於是放膽前進。及至琉璃河邊。忽然從樹林子裏挑出一盞紅燈。一聲胡哨。衝出一員女將。紅襖紅褲。跨著火炭色的紅馬。只見手指一揮。眨眼之間。由一盞紅燈。化出無千上萬的紅燈。燈光爛爛。照得滿天滿地。通紅立見富岡二氏知道。遇伏忙的招呼部衆。放了一齊排槍。誰知來的女將毫不懼怯。領了拳童直上。又誰知這班拳童雖然敵不住西洋人。却能敵住東洋人。登時沙郎郎舞起大刀。見了矮鬼沒頭沒腦的亂砍。矮鬼只管放槍。拳童只管耍刀。夾雜著燈光。撩亂耀得日軍眼花。登時陣腳大亂。那立見尙文竟被拳童砍去右臂。富岡三造同時也臂膊受傷。接著李秉衡得信也吹動大號。領兵殺至。算是日軍完全敗退。官軍大獲勝利。捷報到得京城。把那端莊二王及剛毅趙舒翹快活得心癢難撓。催著慈禧傳旨嘉獎。催著太監崔長禮。携了金銀緞匹。至琉璃河犒軍。諸位須知這一次勝利並非由義和團符法真靈。不過兵貴出奇制勝。那洪鸞的丈夫是個李來中。來中原是李秀成的姪子。秀成用兵頗有些神出鬼沒。被來中偷學得一二。所以會在琉璃河擇要布防。第一是一座樹林子。揀得好。第二是夜晚燈球預備得好。第三是洪鸞手下的拳童尙有些訓練。在下原交代過的前次。

在頤和園試驗。便是紅燈照起。拳童一邊放槍。一邊耍拳。引得老佛異常相信。賞給許多銀錠。一回應前書心細於髮。假如沒有那次實驗。慈禱筋雖舊。何至利用拳民。不過拳民中真能抵禦槍礮者少。濫竽充數者多。絲禱何得而知。卽端王莊王一班守舊的官僚。亦何得而知。但是琉璃河一仗。倥倥倥倥。誰知五位師兄也就臉色飛金。本來戰敗的。如今又加入戰團爭前敵。那第二次的聯軍抄襲琉璃河。却不用日人。又改用法人。俄人并帶有綠氣礮。請問甚麼叫做綠氣礮。便是火藥中含有毒質。一砲發來。烟燄中閃出綠光。敵人受著這股氣味。無不昏暈倒地。這種辦法。原爲各國軍事上所禁止。但遇不得已時。可以一試。如今琉璃河之戰。聯軍公認爲必不得已。遇見拳民。便開了一通綠氣砲。彼用紅燈。此用綠砲。真是紅綠相映成彩。甚麼冷雲之佛。甚麼火神。甚麼太上老君。甚麼天神。天將瘟疫之神。都被這綠氣衝上雲端。曉得屁滾尿流而去。照應神符神呪。嬉笑怒罵。科趣異常。當下符呪既然無靈。那班拳童也就失魂落魄。所幸五位師兄及李來中夫婦。一個不會著迷。逃跑到去。只可憐李秉衡。紫營不仕。一聲鼓噪。合營潰散。秉衡是制止不住。眼見俄人法人殺到面前。霎時被擒。只好取出手槍。自家對準心窩。一槍送命。這也算得個愚忠了。了却李秉衡。警報到得京城。這時慈禧坐朝。正勾決了五條人命。你道那五條人命。一是立山。二是聯沅。三是袁昶。四是許景澄。

五是徐用儀這五位先生都由端王莊王指做漢奸。在同日一齊丟命的。我要請問他們何以犯著漢奸嫌疑。原來立山許景澄袁昶在那拳民進京當兒。早是三人聯名具摺抗議力辨義和團萬不足恃。慈禧閱本大怒。當將三人申斥一頓。後來拳民安海戕殺德公使克林德。又由聯沅徐用儀繼續抗爭。說是國亡將在旦夕。慈禧聽了這話。更是勃然大怒。又將二人叉出朝門。這二人要算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同時的官職。却充做軍機章京。是凡諭旨詔書來往文電。必由軍機章京手下經過。合當有事。一日朝廷有道嚴諭。叫各省督撫驅逐洋人。是凡內地教堂一概焚毀。不許存在。兩人瞧這電諭。喫驚不小。這種電諭出去。利害攸關。適值立山許景澄亦在當局。不無面面相覷。巨耐袁昶的膽子忒大。因說這種電碼儘可更改。我們只將驅逐字樣改做保護字樣。焚毀字樣加上不許兩字。其餘有關筋節的給他個電碼不明也就過身了。各人因即贊成。這次電文發出。却救護教黨教士以及洋人的生命財產不少。那個立山又用了秘密手段。將在京洋人暗中保送出京。并接濟些食物。此種舉動無非顧全大局。彌禍萬一。誰知端王莊王等偵查厲害。那電局的底稿子是檢查得了。暗保洋人出京的舉動。是偵探來了。二王有這把鼻。不由分說。一面趕派虎神營將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五位捉拿。一面奏明慈禧。講這五個人擅改諭旨。私通外國的係漢奸。慈禧却也大動其氣。當即發交刑部嚴訊。

原交代刑部尚書是個趙舒翹。經他一番嚴訊，還不是魚肉善類嗎？這時榮祿得著消息，趕緊入見太后，跪地碰頭，替五人求情。慈禧也就意思活動，准其暫緩處決。誰知榮祿去後，端王莊王及剛趙二臣飛的進宮，一面報告聶士成、李秉衡兩軍先後失敗，一面請速誅五個漢奸，以安慰拳民。并說是這次拳民何等效忠，在琉璃河一戰，殺得那日本鬼子一個不留，不是漢奸在內鬆勁，那拳民還要殺上津沽，將原失礮臺趁勝奪回。如今因有五個漢奸，所以拳民個個灰心，不肯用命。拳民一不用命，恐聯軍殺至京城，無人抵敵，那就禍事不小。臣等也就不能負責了。慈禧受了這起包圍計，無所出，論他平日到也有些剛明果斷，不曾受人挾制，無如這時是心亂如麻，因說：「嚙也沒有辦法，你們要如何便如何辦理好了。」只這一句可憐，那五條生命已立時勾決。五人勾決以後，端王莊王又在京搜索些金銀緞匹，派人去犒賞拳民，誰知賞物才送出京城，那直隸總督裕祿已慌慌張張趕至，你道裕祿因何趕至？便因八國聯軍已到了保定，那總督衙門已被拳民燒毀。呀呀，這就奇了，因甚總督衙門不被聯軍燒毀，獨被拳民燒毀，難道拳民與裕祿爲仇嗎？原講拳民是些闖王、竊道、牛鬼、蛇神，從五位師兄起，誰人不安著一顆黑心，不過李來中是別有主張，來中主張是要將中國攪得一塌糊塗，好替死鬼叔子李秀成洩一洩忿氣，至於滿清的劫運及大局的起落，前由石達開顯明指示他，也不想甚麼再造天。

國恢復舊有。祇是趁夥打劫。所謂扶清。是一句話。滅洋。也是一句話。何者爲恩。何者爲仇。來中也不去。辨別如今。瞧著聶士成。死了李秉衡。死了那董福祥。馬玉崑。因高碑店控守不住。也就相率退兵。兩起回兵。旣退一班拳民。又如何不退。且退且一路搶劫。把個直督裕祿。弄得呼天不應。叫地無靈。彼見情勢已迫。只好遣人央求五個師兄。助一助力。誰知大師兄吳天成。二師兄洪太歲。躲得不來見面。那三師兄姚必達。四師兄李式地。五師兄林永超。又借著餉精缺乏問題。向裕祿要求若干。當下給銀五萬。還要十萬。湊足十萬。還要二十萬。裕祿牙縫裏迸出一個不字。三位尊神。便反起臉來。叫拳民動手。這一動手。是庫房搶了。衙門燒了。裕祿是哭笑不得。打穿後壁。從牆洞逃走。(以上補叙董馬退兵。補叙聯軍攻入保定。補叙拳民火燒督署。皆從裕祿人京方面說來。却是省筆。)走至京城。碰著一班奉命犒賞的人衆。忙著雙手齊搖。口嚷不必不必。這一班拳民。都是盜匪。嚙們就此回轉。人衆答應。趕的隨著裕祿。來見端王。將拳民暴動情形。叙說個大概。并言嚙此來。是要奏明太后的。端王急得跺腳說。你奏太后何來。你是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你不在外面督兵保守要地。弄得衙署燒了。自身溜了。你試想想。是款甚麼罪名。還要奏明太后。豈不是自投法網嗎。快去快去。裕祿滿意進京。得著端王庇護。誰知一盆冷水。澆淋在背。只好趕著出京。俗語說得是。有家難投。有國難奔。裕祿出得京城。又碰著一起

拳民由林永超帶領，同他索餉。裕祿回說：「沒有登時辦髮被揪了，袍褂被扯了，弄得顏面無存，只好尋個自盡。但是裕祿死了，那八國聯軍已趕過保定，來包圍京城，請問京城裏上自兩宮，及王公大臣，下至在京官吏，一班平民百姓，驚是不驚？怕是不怕？你道最驚最怕的是那個？便是六十六歲的老太婆。女主慈禧他原是驚弓之鳥，記得咸豐八九年間，那四國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曾喫過一次大虧的。如今又要二次逃跑，忙的在寧壽宮開了緊急會議。這時瞧見端王載漪、莊王載勛、軍機剛毅、趙舒翹，不由分說，先給他們臉上幾口濃沫（該的該的），隨又罵了幾聲，忘八羔子壞蛋（該罵之至）。今日誤事全誤在你們手裏，嚙早聽榮祿的話，早聽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的話，亦何至於此。如今嚙是懊悔不迭，說著便放聲大哭，哭得非常沈痛。端王等是面面相覷，無言可對。轉是大學士那桐、徐桐兩個進言說：「請太后携同皇上，仿照咸豐年間成例，仍暫避熱河。慈禧未及答話，那榮祿早上前啟奏說：「臣瞧外人舉動，是很文明的，兩宮不必離京，只要趕召各省督撫勤王的勤王入衛的入衛，然後派一、二有威望的重臣出面議和，當可就緒（極有見識）。慈禧因止著悲啼說：「那勤王入衛的諭旨前已飛電各省，此時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議和一事恐無把握，嚙的意思是同皇上暫避西路。這京城內是紛如亂絲，嚙瞧你很有膽量，很有見識，你既相信洋人文明，應該怎樣辦理，便怎樣辦理。這載漪

戰助兩個壞蛋，嚼怒是怒極，他倆恨是恨極，他倆不過嚼既誤聽他倆的話，嚼亦大錯不能盡怪他倆。他倆可仍帶虎神營在京駐紮，至於一班神頭鬼臉的拳民，平日用著他現在亦不必驅逐，免出岔枝。說罷，因將兩眼瞧著剛毅趙舒翹說：「嚼瞧你倆忠梗有餘，肚裏沒些墨水，可惜可恨，嚼要問聲你倆還是留京，還是離京，兩人一齊跪地碰頭說：太后的恩典，臣倆自然保護兩宮，稍盡犬馬之力。慈禧點一點首，隨即散朝，回到後宮，當命李蓮英就此擄掇一切，揀那最要緊的最貴重的大箱小櫃，連夜捆紮，一面趕傳光緒帝過來，一面又傳濟隆裕后及妃嬪宮女，通通換穿粗布衣服，慈禧梳個漢裝髮髻，穿身老藍布衣裙，不知脚下從那裏找出一雙大腳鞋子，換穿起來，簡直同鄉村老嫗一般。皇上又換了一件藍布大衫，此時是七月中旬，天氣初涼，一夜忙個不歇，到得四更將盡，那黑魆魆的天，泛出魚肚白色，一起從仁壽殿發腳，在這將發腳的當兒，偏偏那個珍妃從冷宮裏得信跑來（來得突兀）跑得氣喘吁吁，不及寧息，忙雙手抱著皇上，說請御駕不必出京，當以宗社國家爲重，如若兩宮一走，京師根本動搖，豈不是列祖列宗的天下輕輕的讓給外人嗎（此種議論滿朝王公大臣沒個敢言獨珍妃侃侃言之，此爲石破天驚，死鬚眉不少）珍妃這一席話，還沒講完，早是慈禧嚷罵著賤婦，這時有你講的話嗎，你敢阻撓兩宮，好一齊陷在京城，同歸於盡，好給你稱心嗎，忙招呼左右快快替

嚼結果了他，可恨殺才的崔長禮，竟然承順懿旨，如狼似虎的趕著過來，將珍妃的頭髮揪了，推搡而走。光緒帝是拖救不及，只得跪在慈禧面前，碰頭求情。慈禧冷笑一聲說：「這等敗國亡家的潑婦，提起前情，嚼很寒心。皇上不好再講，掩面退下。」當由崔長禮將珍妃推入殿前大井，還恐水淹不死，另行搬塊大石，磕壓下去。你道長禮惡毒不惡毒呢？（狼心狗肺，惡毒不過，宜乎一年後取索性命。）在下還有一句交代：這珍妃與瑾妃原係姊妹，如今阿妹死了，阿姊却隨駕同行，免不了淒酸苦痛。其時行未多遠，那剛毅趙舒翹又領著大學士王文韶來謁太后，講這王文韶現年已近七十，慈禧瞧他跪得汗淋氣喘的，因說：「你這偌大年紀，還要趕來做甚？」文韶忙跪地碰頭說：「老臣受國厚恩，不得不願效犬馬。」慈禧因說：「你跟他去也好，但是嚼們前往山西，一路是坐的車輛，你步行不便，可趕換騎匹馬來。」文韶答應幾個是字，隨即退下不提。單提慈禧帶領著皇太后及一衆宮眷，還有個大阿哥溥儀，同時出了厚載門，早有三五十輛大車，在門前伺候。慈禧坐了一挂，叫李蓮英挂沿，光緒帝坐了一挂，叫大阿哥挂沿，其餘車輛總是三人或四人共坐。諸位想想，一班龍章鳳姿，金裝玉裹的皇族，登時變做逃荒落難的平民，那蕪亭麥飯，漚沔豆粥，是從盛旺處走，此却從衰敗處走。古今境遇，又各自不同了。不提兩宮匆促西行，且講京城裏面，聽聽皇太后皇上同時逃走，這一亂非同小可，還虧大學士榮祿遇事鎮

靜抵備洋人入京辦理議和手續。其時剛趙兩個走開，弄得端莊二王不恰不俐，只是摸著辮髮撓癢。甚麼禮王世續呀，懷塔布呀，文年呀，啟秀呀，彷彿熱鍋竈上螞蟻，只團團亂轉。到是徐桐崇綺兩位老學究，拏定主張抵備一死報國。這時一般牛鬼蛇神的師兄師弟，還帶領些拳民亂轟轟圍繞著端莊。莊邸呼號索餉，端莊二王只是打躬作揖，沒有法想。師兄弟們知係實情，忙的要著鋼刀，領拳童一路呼哨出城，說我們且殺洋鬼子去。却好劈面碰著吳天成洪太歲兩人，正想趁亂撈點油水，沒處著手。彼此會面，知道京城破在頃刻，遂夥合團衆一路廝鬧到山西去了。五位師兄既往山西，不消講得。那李來中夫婦並女兒金花賽花，活舅子洪彪洪蔬，還有張誠李信，亦一併趕去找那山西巡撫毓賢。但是到山西，必從太行山脚下經過。這太行山，綿亘千里，北接五臺山，接山嶺，接嶺有一處山勢險惡，林木叢深，遠遠望去，彷彿像個獅形。李來中在前相了一相，因歎好個地勢，只見一座山谷裏面，是黑魘魘的，不知怎樣深淺。正在徘徊，却好樹林子內轉出兩個樵夫來，中忙招呼兩位舅子，捉將過來，問了一問，才知道這山叫做黑風山。山下有一洞，名叫黑風洞，來中猛可觸起機來，暗想我那恩師石達開，指示我的偈語，第一提起個紅燈照，如今我的渾家就叫做紅燈照，那是應驗的了。第二提起黑風洞，我找來找去，已經二三十年，不知在甚麼地方，如今走到這裏，竟會有這三字出現，豈不是天假之

緣嗎。我師講話真有玄機（回應第一百零十回）我們是不必走了。就在這洞內屯聚人馬好靜候時機。於是招呼一班拳民就此駐紮。部署已定。又特派張誠李信去把五位師兄請回將兩起并做一起。在下趁此交代。這黑風山雖係險惡。究竟有來路。并無出口。并無入口。照孫吳兵法講來。這叫做死地。又叫做亡地。彼輩走入死地。亡地。尚不知覺不到。一年由官兵洋兵四處搜山勦滅。義和團的餘黨直搜尋至黑風洞。運載些過山大礮。不歇手的轟擊。直轟了七日七夜。把些拳民轟得粉骨碎身。據說五位大師兄并李來中一家都一個活的沒有。只有來中兩個女兒金花。賽花。因係童女。得著符呪護身。後來流落在山東孫家莊。與土匪混合一起。後書自有交代（預伏後書）單講八國聯軍由瓦德西總帥指揮。節節進攻。勢如破竹。取了保定。隨即來包圍京城。預料京城必有一番抵抗。誰知聯軍一到。宣武門早挂起白旗。諸位必有一句問我。當日京城還有馬玉崑及董福祥兩路回兵。還有端莊二王統帶的虎神營。因何不背城一戰。要曉得庚子這年的局勢。是北戰南和。南方如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皆抱著保境安民主義。那山東巡撫袁世凱。尤不贊成端莊剛趙的舉動。所以袁在山東首先保護教堂。嚴辦拳匪。當下懸出賞格。如有人捉獲拳匪一名。賞錢二百串。并派重兵分紮黃河要口。使拳民一人一騎不得南下。甚麼津沽戰事。保定戰事。徵兵調將的。

上諭世凱是一概置之不理。因此之故，北京遂斷絕外援。至於浙閩總督許應騫，雖係老母班，爲剛趙死黨，不過浙省去京太遠，於聲勢上不能聯絡。獨有江蘇巡撫鹿傳霖，奉著朝旨，帶領撫標六營，出發入衛。然而虛張聲勢，中道徘徊，聞京城失守，兩宮西巡，他却趕到山西，亮一亮面孔，這種舉動，那能算勤於王事。最老獸不過，第一是聶士成，第二是李秉衡。這兩入猛勇禦敵，却是死得冤枉。至於董福祥、馬玉崑兩個回回，雖然打了幾仗，結果是回眼一翻，敗退入京。按兵不動，董馬二軍既然不動，那端莊二王所帶的虎神營，也只好擺個架子唬鬼。如今鬼唬不住，索性豎起白旗，大開城門，由著八國聯軍一擁而入。偏偏日本矮鬼心計最陰，手段最毒，別人擁入京城，他早一眼覷定頤和園，搶先占領。諸位想想，這頤和園是個甚麼地方，論天下的精華，却聚集在京師，而京師的精華，却聚集在頤和園。甚麼奇珍異寶、黃白金銀、洋鈔、票、不可計數，這一抄擄，可憐將老太婆一輩子的積蓄，都被矮鬼掃個精光。帶上李蓮英，也有若干私囊，無不搜括盡。據說儘其所有，分做三等。上等的提歸國，有中等的由軍官受用，下等的分給兵士，不講別的。單是馬蹄金，大大小小的裝載著三十三船。這一次聯軍入京，算是日本人發了一筆大大的財。香算是立見尙文富岡三造，前在琉璃河喫了一場小虧，後在頤和園獲得無上利益。不過這種利益，終久隱瞞不住。後經各國與辦交涉，由日人劃出一百萬銀子，給

大家攤派也算了事。此是後話。單表德帥瓦德西率領大隊入京，一脚駐紮大內，他個辦事處，卽住在保和殿，一聲住定，先行延見在京的王公大臣，甚麼禮王、慶王、端王、莊王、懷塔布等，早已躲避，不面趕著。上京借保護兩宮爲名，帶著虎神營一淘兒去了。那文年、啟秀、那桐，却逃不及，獨徐桐是服藥而死。崇綺是懸樑自縊，雖不能算做奇節，忠然以一死殉國，也就難能可貴了。（應該下句贊語）惟有大學士榮祿這時却方寸不亂，以一人周旋聯軍之間，對於瓦德西尤爲聯絡情感，處處以邦交爲前提，以議和爲目標。這時瓦德西異想天開，却發生出兩種趣史。第一件是要收羅人才，他想在中國行個考試，典禮當由一班無聊的京官紛紛建議，有的請他開科取士，有的請他廷試點元。瓦德西一想，那開科取士，廷試點元，未免手續麻煩，我只考一考他們的文理，擺一擺主試的架落罷了。斟酌至再由一位郎中丁衡甫獻個條陳，請他假定金臺書院考一次月課。瓦德西因問這考課要多少銀子，充做經費，姓丁的却開帳十萬（分明一記竹槓）。瓦德西如數付與，丁衡甫是用了三萬，落了七萬。你道他這顆心黑是不黑呢？到得課士那日，一班舉貢生監，還有進士翰林，冒名頂替，甚麼南京的陳光宇呀，揚州的劉恩黻呀，都是八股時文的能手，得了這個機會，每人都做十來本課卷，賺到好些銀兩，記得課士命題是子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一章，另試帖詩題是飛旆入秦中，得中字，五言八韻。

此種題目。頗能按切時事。不過一班書酸子。太不顧國體。有文字何愁謀不到錢。竟甘心受外人考試。這要算徐桐崇綺的罪人了。(罵得不錯)第二件是結識個姘婦。這其間却有段小小歷史。說來很奇怪。從前清廷派個駐德欽使。名叫洪銘。表字文卿。係蘇州人氏。狀元出身。在他未中狀元之前。與一位良家女子有染。允其得意後。娶爲正室。及至洪銘得意。棄舊謀新。廢棄前約。另娶正室。誰知事有冤枉。那共枕的鴛鴦。一霎時變做挂枝的杜宇。洪銘聽到這個消息。很是懊喪。不過一過十六七個年頭。偏生在上海嫖妓。竟遇著妓女傅彩雲。又叫做賽金花。這正是宿世冤家。今生會面。請問有甚麼證據。一者彩雲面貌。與洪銘的意中人模樣無二。二者粉頸有一道紅痕。彷彿係吊死鬼轉世。三者問及彩雲生庚。年方十七。其產生日期。正是那意中人縊死日期。掄著指頭。算了又算。扣足年限。簡直是一些不差。洪銘因有這三種原因。以爲舊夢重尋。那能放過。於是替他贖身。娶他回家。從此鸛鶒相依。形影不離。又誰知夙世真魂。今生又化做蕩婦。彩雲既得著個狀元夫婿。還不足。還要另選情人。一定要替洪銘加戴個綠頭巾。你道彩雲所選中的甚麼情人。便是一個家人金福。這金福却生得漂亮。却係洪銘所寵愛的一位龍陽君。尊有孽報。天道不差。自從洪先生以京卿出使德國。便將愛妾彩雲攜帶出洋。充做公使夫人。偏生彩雲心靈性慧。又能習學德文。懂些繙譯。洪銘是得意不過。一日洪銘出外。

拜客留著彩雲獨居後樓。彩雲是新妝初成，推開百頁樓窗，隨意流覽，偏生碰著瓦德西從樓下經過。瓦德西得少年英俊，氣宇不凡，猛一擡頭，恰當五百年前孽冤在此打個照面。彼此眼波流注，樓下人立著不走，樓上人伏著不動，足足有十來分鐘，才各各點一點頭，操了幾句德語，一笑而散。次日瓦氏又來，適值洪鎔又出去宴會，彩雲忙派金福做個綫索引了上樓。正是他鄉故知，久旱甘雨，不知不覺又替狀元公加上一頂特別的綠巾（妙語解頤）從來峽雨巫雲最易消散，不上兩年，洪鎔回國，彩雲亦跟著進京。洪鎔在京病故，不免棺柩回南，但是傅彩雲不願南下，自立門戶，畱住京師，又大放花燈，掛起那賽金花的豔幟。如今是京城失了市面，閉了嫖客散了彩雲，正沒想法，忽見金福由外跑回報告，現在八國聯軍統帥便是那德將瓦德西，彩雲聽了好似半天，得月稍停兩日，便易釵而弁，改換男裝，騎匹駿馬，趕至大內，見著護衛的洋兵遞上一張卡片，正面寫的前駐德公使夫人洪狀元，反面仍寫了兩行德文，無非將中文繙譯的意思，諸位須知這洪狀元三字，却含有兩種解法：一者他的故夫洪鎔原是一甲一名的狀元，二者他本人芳名賽金花在滬在京，屢次花榜皆選中，爲狀元，照這樣瞧來，他要算得個雙料狀元。當時洪狀元的卡片遞進，把個瓦德西歡喜得手舞足蹈，正是久旱甘雨，他鄉故知（又顛倒用之）弄得喜極欲狂，一疊連說個請字，兩個衛兵早將賽金花引入，瓦德西早

降階相迎彼此見面脫帽先行握手後行接吻後行抱腰說不盡顛狂態度寫不盡滯膩艷情一個是久曠鯨魚一個是戀羣鴛鳥當下瓦德西便不放養金花回去算是巫山雲雨重理舊歡密室鸞膠再圓好夢這一來賽金花個聲勢登時平擡到三十三天甚麼在京的一班滿漢官僚知道賽金花有這條門路無不蠅營狗苟要借這條裙帶子做他們升官發財的綫索饒到書院考試的頑意兒一班沒廉恥的書酸子也要託他遞個名條趁些錢鈔（形容殆盡）饒到當時當道的大學士榮祿也要尋他這條門戶與他極意拉攏以爲目前議和的作用他的牛皮是越吹越大人拍他的馬屁是越拍越響（筆尖太促不留餘地）正是

一班鬚眉 不如紅粉 當道當時 其他弗論

評曰書中寫義和團民牛鬼蛇神萬不足特獨於琉璃河一戰猶稱其大敗日人非矛盾也凡一種匪黨發生必然有些小用小效如前書白蓮教天理教八卦教等皆有一種邪術飛兵往往乘其不備而取勝一時以該團組織有年又試驗有效如不寫點精采未免抹煞太甚而況戰敗的是日本矮鬼這矮鬼橫行霸道必得稍加懲創以一洩其忿編者借刀殺人故於琉璃河一戰替拳民略增色采若以爲實有其事且待查攷

寫兩宮倉皇出走情景。逼真。但於百忙中。插入珍妃。其迫切陳詞何等。正大巾幗。英雄遠勝。鬚眉男子。此徐桐崇綺之死。可惜。而不足惜。而珍妃之強諫而死。又爲人不惜。而我獨深惜也。嗚呼。以堂堂皇帝之尊。欲護救一愛妃。而不可得。可勝浩歎。

寫日人之占據頤和園。正是探驪得珠。小鬼智計。實在他人之上。寫瓦德西書院課士。及在京遇豔。尚不失爲名將。風流然而一班書獃。趁機投試。不曾雞鶩爭食。一個蕩婦。又趁勢軋妍。以求野鴛之苟合。即此兩事。愈以歎吾華士女不值一錢。

第一百十七回 幸西安當朝誅禍首 反京都老佛學時髦

前書叙到瓦德西在京城課士。並戀愛一位賽金花。舉動上頗不寂寞。一片花花絮絮。我且擲過一邊。且談慈禧同著光緒帝出京以後。日夜攆程。趕到山西。那山西巡撫便是毓賢。已被一班義和團纏繞的。不成日月。我要交代一句。這時英國有座大教堂。是被放火燒了。所有傳教的洋人。不論男女。不論老幼。都被殺的殺了。埋的埋了。店舖子裏。只要有件洋貨。人民衣服。只要穿件洋布。無不焚燒的。焚燒毀壞的。毀壞到處皆是。拳民趁夥打劫。不得錢用。同毓賢索錢。不得飯喫。同毓賢討飯。所有官款私囊。都被拳民搜括殆盡。拳民一日多是一日。每日三番五起。成羣結隊。同毓賢齷齪不休。到得京城已破。

山西這邊拳民也就立脚不住。大家便改變強盜行爲，格外明目張膽，殺人放火，正在紛紛擾擾，卻好兩宮的車輻已到。那無千上萬的拳民，又得信趕來，合攏包圍。此時禮王慶王端王莊王懷塔布等，已帶領些虎神營沿途保衛，甚麼董福祥馬玉昆的甘軍陝軍，也陸續續的尾隨其後。接著是大學士王文韶單騎而來，江蘇巡撫鹿傳齡督隊而至。方才驚散拳民，復由巡撫毓賢從署內擡出二三十隻衣箱，不論單袷皮棉，散給一班怨鬼。這才呼嘯跳躍而去。毓賢入見太后，這時慈禧對於他真是哭笑不得。將欲噴責他提倡義團，那扶清滅洋四字，是多數人贊成一個，却怪不得一個。將欲嘉獎他辦事忠勇，無如大局已是糜爛，京城已是失陷，斷不能忍心害理的將罪魁認做功首。想了一會方說：你個官聲很好，你個辦事很是不錯，但是現在八國連軍攻破京城，日昨榮祿有密奏前來，將來國際交涉，懲辦禍首，怕的你是不能幸免。噲現在有個善處方法，類如載漪載勳剛毅趙舒翹，以及你一個，總是要暫行免職的。噲也知道你們忠心爲國，但是事到其比，不得不爾。只要過了這個榜兒，那用人行政權在朝廷，隨後再爲活動。毓賢聽了，只是跪地碰頭。當下慈禧又兜兜搭搭問些山西狀況。毓賢是開動話箱，把自家如何督飭拳民，如何效忠教堂，如何燒得乾乾淨淨，洋人如何殺得一個不留，連洋貓洋狗總給他個剝皮抽筋（只顧信口開河，那知罪案已經成立，欲活不能）其時大阿哥在旁聽了。

手舞足蹈不由得解下所佩鋼刀。沙郎沙郎的搖動起來。嘴裏還亂嚷著說：「嚙這柄純綱快刀不是你送給嚙的嗎？」原來毓賢由山東調京時會因大阿哥喜習拳耍刀，特地送給他這柄綱刀。是鋒鏗飛快的大阿哥得著，是當貴不離其身。這時聽毓賢講了許多黑話，不覺發起狂熱，也不顧慈禛尚在面前。登時竟耍起刀來。慈禛忙著大喝說：「嚙你不成個人形，又要替你鬆皮了。」大阿哥一唬，不由得隨手落肩。慈禛穩笑一聲說：「你這刀要著無用，不如還給毓賢。他到了實逼處，此的地步到還用得刀著。諸位想想慈禛這句話裏有話無話。」毓賢是不能領會把個生命看得過重，未免要自討苦喫了。（觀下便知）不講毓賢見駕退出，單講端莊二王等因沿途拳民在外邊肆行搶掠，且不時來索銀索米，於市場上很不好看。因勸慈禛改由偏頭關取路，徑入陝西，行不兩站，却好陝西巡撫岑春煊已領著大隊人馬趕來接駕。這岑春煊便是從前雲貴總督岑毓瑛的兒子，排行第三，早年隨父戰征，也得些勞績。年紀不到四十，爲人很是精明強幹。當下見著兩宮，便請駐蹕西安，好一面召集各營勤王，一面趕派重臣議和，并言秦中爲歷代建都之所，天險重地，不怕洋人，也不能插翅飛來。太后同皇上點一點頭，不免慰勞一番。當即按站趕到西安，不消說得自然由岑春煊讓出撫署，改做行宮。好在西安的城池極大，房屋極多，一時重新布置。該修理的修理，該建築的建築。此時原扈從的是剛毅、趙舒翹，中途

趕到的是禮王慶王端王莊王懷塔布以及馬玉昆董福祥王文韶鹿傳齡還有宋慶那桐其餘在京的滿漢尚書侍郎正卿少卿也就陸續趕到把個西安府簡直做了新朝廷但是剛毅因此次京城失陷義和團不能得力記得在寧壽宮會議的那天被慈禧痛罵一頓臉上又受些濃沫心內非常惱氣（回應前文）畢竟他是個陽分用事的人早已咯血成病後來又革去官職又喫了沿路風霜一到陝西便是大寒大熱發了背疽起初紅腫後來潰爛不上多日已是一命嗚呼人講他死得可憐我却說他死得僥倖不然那罪案成立那能免得個賤帛身亡他這一死到死得討巧死得乾淨（了却剛毅）這個當兒兩宮駐蹕已定那各省督撫提鎮無不飛章入陝紛紛陳述意見有請從速議和的有請建都西安的有請下詔罪己的獨有兩湖總督張之洞要個花槍他是請在湖北當陽縣改建都城一者取其地方適中二者取那天子當陽重新日月再整山河此後使萬子萬孫基業不敵（虧他先

生想得到說得出）慈禧瞧了這些奏摺當下招呼光緒帝過來問問他的主見好個光緒帝此時以國家存亡爲前提不以個人恩仇爲介意想了一想因對慈禧說這事還當電召榮祿前來商議兒臣這班朝臣中還算榮祿的頭腦較爲清爽慈禧一笑說你能講榮祿頭腦清爽嚙你的頭腦也就清爽得很了（難得難得光緒帝一生受了慈禧這第一次獎語）當下更不怠慢忙招呼李蓮英發個

急電去召榮祿。不消多日，榮祿已由京趕到。登時兩宮召見，由榮祿先叙些京城破後狀況。慈禧知道那函和園被日軍佔據，所有數十年的積蓄，一輩子的私財，適共便宜了東方小鬼心裏著實便。要恨不借那義和團一柄一柄的鎗刀，將那日本人的腦袋一顆一顆切下。方才洩忿，然而事已如此，沒有法想，只好強打精神，計畫將來辦法。榮祿因說這西安是不可久住的，現在東西洋各國都城沒有不占據重要海灣海峽，這西安深入山谷，不便交通，未可建都。如按照張之洞的議論，尤爲書生之見，無當事實。如今八國聯軍興問罪之師，不過是因義和團扶清滅洋題目犯嫌，在這個題目中，要找出幾個頭腦，現接駐德公使呂海寰，駐俄公使楊儒，駐英公使羅豐祿，駐美公使伍廷芳，駐法公使裕祿，駐日公使李盛鐸。先後電文到京，所開列的罪魁禍首，第一是李秉衡，第二是毓賢，第三是剛毅，第四是趙舒翹，第五是董福祥，第六是載漪，第七是載勛。這七個人却非梟首正法不可。朝廷如能處決這七個人，續後和議一定不難就緒。其時大阿哥挨在旁邊，一夥要殺他的阿爹，便不顧朝儀，亂嚷起來。說：「咱們中國的王公大臣，聽憑洋鬼子要殺那個，便殺那個，假如他要殺皇帝……」這句話未及講完，早是慈禧把御案一拍，叫左右將溥儀叉了，說：「這種混帳東西，由冊立了他，一天好日子沒有，（這却不錯）榮祿也不便勸解。慈禧因說：此後議和一切全權，均由你做主便了。好在七個禍首如今已

死去兩個。咱們可分別輕重辦理。榮祿又說：那議和的事體，臣絕不推辭，但必由朝廷加派兩位有體面的重臣，方覺妥當。慈禧點一點頭，說有了。有了一個，仍派李鴻章。伊是辦理外交的老手。一個就派慶王奕劻。瞻瞻這奕劻辦事到還穩健。榮祿忙碰著頭說：除却他倆，也沒有別人可派。計議已定。榮祿仍趕著回京。這理一道上諭，先自動的宣示七人，誤國罪狀。除李秉衡剛毅已死外，那毓賢、係鼓、吹、拳、亂的禍魁，即以前日給還的那柄鋼刀，按照禍國的罪名正法。（事有照應）趙舒翹却賞給個全屍，賜帛而死。董福祥但革去提督官職，罰往軍臺效力。端王莊王兩個是革去王爵，打入高牆，永遠圈禁。又一道上諭，立派慶王奕劻、兩廣總督大學士李鴻章，前充議和，大臣務期早日就和，無負至意。欽此。這兩道旨意一下，自然就刑的就刑，充軍的充軍，圈禁的圈禁，奉命議和的，又趕到京城議和大事，粗定。但這慈禧老太婆，非戲不樂。巡撫岑春煊不能不迎合上意，於是又招集遠近名伶甚麼小叫天、三旦、靈芝、草天娥、旦，又趕到山西做戲，把個枯寂的省城，又變做繁華世界。那李連英更放出些偷天換日的手段，賣差賣缺，好趁著渾水捉魚，弄得不成日月。從光緒二十六年八月起，直鬧到二十七年七月，京城和議，算是大略就緒。各省督撫，由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領銜，合詞恭請兩宮回鑾，記得當時議的條約，共一十二款。

-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國派親王專使至德。代表皇帝謝罪。
- 二、嚴懲肇禍諸人。其戕害洋人各地。於五年內不得舉行文武考試。
- 三、戕害日本書記生事。中國必須用優榮之典。以謝日本政府（未免小題大做）。
- 四、污瀆發掘各國人民墳墓之處。建立碑石。
- 五、軍火及專爲製造軍火之材料。不准運入中國。
- 六、中國允賠補各國人及爲外人執事之中國人。身家財產所受各虧。
- 七、各國常駐兵隊護衛使館。
- 八、京師至海邊須留出往來暢行通道。大沽礮臺一律削平。
- 九、由各國駐兵留守通道。
- 十、張貼永禁軍民人等仇視諸國之諭旨。
-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約。
- 十二、改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并各國駐使覲見皇上禮節。

此十二條和約。起初由李鴻章與各國竭力磋商。頗有活動的餘地。不料天不做美。正在那喫緊的當

兒鴻章。忽。然。得。病。去。世。論。鴻。章。爲。人。原。不。能。比。那。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全。始。全。終。不。過。他。的。威。望。還。能。鎮。懾。一。時。所。以。死。後。的。證。法。追。贈。文。忠。也。還。不。愧。了。結。李。鴻。章。亦。係。同。光。間。要。人。由。李。文。忠。死。後。朝。廷。却。派。那。大。學。士。王。文。韶。來。參。加。和。議。請。問。文。韶。同。奕。劻。兩。人。皆。係。外。交。生。手。榮。祿。雖。屬。頭。腦。清。爽。然。以。資。望。不。够。只。好。將。將。就。就。委。曲。求。全。別。的。不。論。單。論。賠。款。一。項。竟。有。四。百。五。十。兆。兩。之。多。國。家。那。有。這。許。多。銀。子。不。過。關。稅。作。抵。鹽。釐。作。抵。賦。稅。作。抵。滿。借。外。債。利。上。滾。利。這。一。本。糊。塗。帳。一。箍。腦。兒。交。給。人。民。擔。負。要。不。瓜。分。要。不。共。管。要。不。國。破。家。亡。那。能。做。到。一。言。之。痛。心。這。時。和。議。既。成。正。式。的。交。換。條。約。所。有。各。國。聯。軍。自。然。遵。約。撤。退。爲。最。瓦。德。西。同。賽。金。花。是。難。捨。難。分。然。以。外。國。非。多。妻。制。度。又。不。能。將。中。土。名。花。移。植。海。外。只。好。從。此。撒。手。做。個。異。地。相。思。罷。了。一。語。有。交。代。一。閑。話。不。談。單。談。各。省。督。撫。公。請。兩。宮。回。鑾。慈。禧。得。著。一。起。一。起。的。摺。子。因。想。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鄉。在。外。已。經。一。年。想。到。京。城。想。到。頤。和。園。不。覺。是。悲。喜。交。集。忙。忙。預。備。起。程。大。致。分。做。兩。起。先。派。崔。長。禮。照。管。一。班。宮。眷。由。陝。動。身。然。後。太。后。與。皇。上。按。照。典。禮。威。威。武。武。的。回。鑾。布。置。安。當。先。表。崔。長。禮。充。做。頭。站。先。行。那。種。恣。縱。氣。餒。好。不。逼。人。一。路。文。武。百。官。接。待。稍。遲。或。供。應。稍。欠。周。到。便。手。執。皮。鞭。夾。頭。夾。臉。的。打。將。下。來。有。個。山。西。安。陽。縣。知。縣。孫。寶。田。因。著。外。敬。菲。薄。不。能。如。著。長。禮。心。願。長。禮。即。取。過。皮。鞭。上。前。抽。打。寶。田。素。

稱強項。素不相識。記得他做安徽合肥縣時。那李鴻章是他個恩師。因著一起人命案子。居然到相府內去混。那李二公子。講這李二公子。名喚經義。表字仲蓮。也是一榜舉人。彼處東鄉有個婦女。饒有姿色。但倚仗威勢。硬要討來做妾。論合肥相國的勢力。一縣的人。誰不懼怕他。又誰不巴結他。偏生這東鄉胡姓。因女已字人。不肯曲從。語言來得強硬。竟被李府豪奴毆打身死。鄉民呈報到縣。這位縣太爺。竟不顧師誼。認起真來。下鄉相驗。屍身委係被毆致死。隨即親手畫押。以防盜屍。相府探這番舉動。忙派管家許友松。持著傳相名帖。過來。寶田是擡在一邊。不徇情面。登時傳進友松。這姓許的是翎頂輝煌。見著縣官坐堂。却立而不跪。寶田一聲冷笑。不覺把驚堂一拍。嚷聲好大膽的奴才。替我將頂帽抓了。結結實實的打他狗骹。左右一聲吆喝。忙把許友松翎頂去了。按翻在地。一五一十數了二百大板。隨又傳那皂壯快三班。寶田坐著大轎。鑼聲一敲。一脚擡至相府。寶田跳下轎子。指揮人衆封門。撲捉那李二公子。可憐二公子。唬得屁滾尿流。化裝一個婦女。從後門逃走。寶田因捉人不到。大肆咆哮。在相府內抓著一班男丁。不問好歹。每人給他二百板子。卻是有冤枉的。有冤枉的。不過候門似海。憑你個小小知縣。從何處拏人。操總一句案子。雖不會開。然而孫寶田的風厲名聲。已傳揚四境。後由安徽巡撫陳彝做個調人。暗暗給信毓賢。由毓賢把姓孫的調到山西。寶田雖到山西安陽縣。

任却不贊成拳民。官聲是一清如水。今日因辦皇差他的外敬。只封了銀幣八枚。長禮如何不惱。當取過皮鞭來抽打寶田。寶田一時性急搶前揪著長禮一交攢倒。說你這忘八崽子聽講皇上的愛妃。曾被你推落下井。我今要替宮禁除害把你送入井底。一妙妙編者只管照應前書使得人心底一快。說著揪著長禮的髮辮不肯放鬆。畢竟回變的扈從人多。寶田是不能亂來。畢竟長禮因提著珍妃兩字彷彿有個怨鬼在眼前。一閃當下也就向寶田道歉。俗說得風便轉。寶田因一時氣分衝動。彼既認得我很。我又何必同小人爲難。也就放下手來。這時山西新任巡撫叫做恩銘。對於辦理皇差。很爲認真。當下知悉孫寶田有揪扯崔長禮一事。一面向長禮陪罪不迭。一面打發孫寶田回衙。後來借個年終大計。替寶田填注了書生積習不諳吏治八字。遂開去寶缺。永不取用。唉。唉。做疆吏的無非是希承意旨。不過對於朝廷格外要好。那顆腦袋安在頸項。頸子上就不能穩固了。順手又伏下文。

這時恩銘送過第一批皇差出境。接著兩宮的車駕。已大批前來。慈禱同光緒帝是在大同府換坐火車。套車有百十來節。特別御坐的車子。全用繡龍黃幟。車頭上豎著一桿盤龍黃旗。其餘花車頭等是王公大臣乘坐。二等是散秩武衛。并一班文武隨員乘坐。三等全裝的箱籠什物行李。據說那陝西的地皮并人民的脂膏也滿裝在內。一句傷心。一時火龍火馬。由晉入豫。由豫又略略停頓。慈禱趁

勢了結一種手續。你道甚麼手續。他以大阿哥溥儀算做不祥之物。由溥儀册立這亂子。一天大似一天。現在既回變到京。這不祥之物。何能夾帶於是。下道諭旨。將大阿哥名義取銷。著加恩封做八分公。毋庸在京當差。這一道旨。下可憐溥儀。是陛下特別御車。與那二等車中人物。厮混一起了。車駕由豫入京。到得車站。早是在京的滿漢文武官僚。及駐京的外國公使。及公使夫人。無不到站歡迎。第一個是李蓮英下車。先將兩宮御用的物件。照單查點。然後內監扶著慈禧及光緒帝出來。所有滿漢官僚。無不跪地叩頭。外國洋人。只是舉手脫帽。慈禧對於跪地叩頭的。略不顧盼。對於舉手脫帽的。却非常客氣。欠身答禮。同幾位公使夫人。還一遞一遞的握了回手。然後坐轎回宮。隨後皇上皇后及一班上選的妃嬪。也就坐轎的坐轎。坐轎的坐轎。依次進了大內。在下要總交代一句。那班普通的宮眷。是由太監崔長禮照管。超前進京的。京內的宮殿房廊。幸未損壞。便是西苑頤和園瀛臺各處。也是完好如初。不消講得各人是龍歸舊窩。燕巢故壘。無用交代。次日兩宮在勤政殿朝見。第一件。先將袁世凱升授直隸總督。以孫家鼐鹿傳霖補入軍機。這孫家鼐原是皇上師傅。算做孩兒班領袖。此時慈禧因要收拾人心。改行新政。不但對於孩兒班一味優容。便連那康有為梁超亦不加仇視。再進一步說。不但對於端王莊王及已故的剛毅毓賢等。恨如切骨。便連親愛不過寵信不過的李蓮英。也表示不滿。

原來這李蓮英的名子也被洋人開在禍魁之列。後經榮祿找出賽金花來，好容易同瓦德西辦個特別交涉，才將名子除去，存活他一條狗命。（須知榮祿存活蓮英，亦係朋比爲奸，別有作用。）其餘禮王世續及文年、啟秀、懷塔布等，凡是贊成義和團，帶有罪魁色彩的，無不辦罪的。辦罪革職的革職，罰俸的罰俸，一時除舊布新，除重用慶王奕劻、袁世凱及孫鹿二人外，又派呂海寰、盛宣懷籌辦商約事宜，又用張翼做了路礦總辦。又於明年詔開經濟特科，又在京師興辦大學，那學堂監督便特派了吳汝綸。這吳汝綸表字摯甫，與那武昌張裕釗、齊名，均係曾文正的門生。新舊學都有研究，從這年開始，所有各省書院一律改辦學堂。大考小考，會試廷試，不用八股時文，專考策論，又因履行新訂十二條和約，特派小醇親王載灃爲頭等專使大臣，前往德國道謝。原講載灃是榮祿的女婿，那榮祿有兩個女兒，大女兒給與禮王爲媳，小女兒嫁與載灃爲妻。那年結親，小夫婦年才十五六歲。（回應第一百十三回。）至今年，皆二十開外，彼此伉儷情深，非常戀愛。不過這戀愛的程度，寧可不及，不可太過。假如太過，很了又會發生變化的。諸位不信，這時小醇妃已暗暗的另有情人。小醇王也就愛情移轉，女的是妍識白面孔的優伶（爲百廿三回伏綫），男的是濫嫖京城裏窰姐。這個當兒，兩下在暗度。陳倉你瞞著我，我瞞著你，編書的且不替他倆揭穿，且放走那小醇王，出使好叙我書中要義。（轉振無痕）

一書中又叙起兩事。第一件是慈禧追念忠魂。將前赴的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六位君子後起的立山、聯沅、袁昶、許景澄、徐用儀五位君子一并加恩，開復原官。第二件是因珍妃在那仁壽殿前深井中不時作祟，常有宮監們碰著陰靈發寒發熱。那個崔長禮到京的第二日，即被珍妃索了命去。慈禧因是膽寒心戰，特地追封珍妃爲珍貴妃，并在宮中建設七七四十九日羅天醮，超度幽魂。此兩事表過，宮中又發生一段新聞。你道甚麼新聞？便是慈禧宣召那賽金花傳彩雲入宮。因甚賽金花得趁機入宮，諸位有所不知。這時老佛爺是醉心新學，坐在深宮，覺得環境不新，空氣不新，所有繆素筠太太是早經死了，昌壽格格的談話不出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範圍，也覺老生常談，沒甚意味。至於李蓮英的笑話口令，更是一版再版，三版四版，翻來覆去，味同嚼蠟，弄得左右無可與談。鴉片又不過癮，還虧蓮英奇想天開，竟想出個賽金花來。因有活命之恩，所以念念不忘，趁機介紹。慈禧大樂，當招呼小監將女狀元喚了入宮。賽金花能作怪，竟不穿豔服，改換男裝，只一見面，賜坐賜茶，便開動話箱，甚麼海上繁華，甚麼京都雅串，甚麼外洋風景，外國禮節，一接連談，說了有三五個月也談不斷。頭最新奇的，還取出一顆寶星，說是英國女皇維多尼亞所賜，不是編書隨嘴亂來。那洪銘在前出使德國，卻會赴英倫，往賀國慶一趙。公使既去，自然公使夫人也隨著同去。論傅彩雲一

種嬌顏美貌。雖不能算做絕世無雙。然迭經評定。爲花榜狀元。遙想羣芳譜中。亦推他是僅見人物。中西人是一樣心理。一副眼光。所以英女皇對於他。非常賞鑒。特贈給一顆上等寶星。據說彼在英倫英女皇。要同他結拜姊妹。這種牛皮吹給慈禧聽了。很爲開味。賽金花又善操德語。懂得德文。偏生方以類聚。那駐英公使裕祥的兩位女公子。又新從海外歸來。一位芳年十八。名叫德菱。一位芳年十六。名叫龍菱。二人妙年嬌小。另有種時派習氣。在下好有一比。那賽金花是多年妖狐。德菱龍菱是一雙雛燕。宮中有這三人。老佛爺也學些時髦。不時操兩句英語。德語。一住半年。却被皇帝伯伯知道。也來向慈禧請求。要趁這個機會。吸收些歐化。慈禧也覺話言有理。當叫德菱龍菱姊妹。謁見皇上。皇上同他倆非常客氣。引進御書房。取出些新舊樂器。叫他倆吹彈小姊妹。因勸皇上。真辦一架鋼琴。一時按踏起來。音拍流轉。非常寫意。皇上得著這姊妹導師。從此是音樂很有進步。我且擲過一邊。單講妖狐的性情。與二菱大不相同。也因在宮中走動。半年得著慈禧的恩寵。使在外出賣風雲雷雨。甚麼朝臣親貴。都不放在他眼睛角裏。金鍾是一敲數萬竹槓。是一詐若干無巧不巧。那慶王奕劻兩個兒子。振貝勒。攬貝子。在外面嫖賭。竟被他敲詐了十萬老慶是一錢如命。專門敲人竹槓。釘人釘鍾。如今兩個兒子。喫著人家竹槓釘鍾。如何甘心。因在老佛面前。囁咕了幾回。老佛爺便招呼小監們。此後不許賽金花。

進宮。因此賽金花便斷絕這一條無上的門路。偏生禍不單行。賽金花家任紗帽胡同。又因虐斃一名女婢。被人在五城兵馬司衙門裏控告。那兵馬司的職官。從舊名稱解釋。叫做錦衣尉。從新名詞解釋。便稱做警察廳。其時廳長王廉。原係慶王的走狗。得著狀詞。自然派警拘提。賽金花算有神通。趕的去央求榮相。由榮相關說。這才命案了結。當下賽金花因丟落面場。在京不能活動。只好仍到上海。幹他的烟花事業去了。(了結賽金花)這個當兒。那醇王載灃。却從德國回來。原來倍伴載灃出使的。還有一位都統蔭昌。這蔭昌表字午樓。曾經留學德國陸軍學校。到是個漂亮人物。隨著載灃回朝復命。因請兩宮力行新政。甚麼改編海陸軍呀。特設政務處呀。刪減例文呀。裁汰書吏呀。停止捐納呀。改徵折色呀。滿漢通婚呀。裁撤東河總督呀。歸併翰林院詹事府呀。開館編纂新律呀。重訂商律。設立商部呀。裁撤粵海關監督呀。裁撤雲南湖北巡撫呀。一件件舉辦起來。到也算是切實整頓。這理中國正在整頓。那理日本已同俄國交涉起來。牽動我們東三省的勢局。我們奉天的將軍。叫做增祺。出使俄國大臣。便是胡維德。出使日本大臣。便是汪大燮。那日本派來駐京公使。叫做日益置。俄國派來駐京公使。叫做雷薩爾。這五處的電文往還。今日報告日方消息。明日報告俄方消息。正在風雲緊急之秋。偏生軍機重要人物榮祿。又得病逝。世榮祿死後遺摺。却力保袁世凱。可替任軍機。慈禧自然查照遺

摺一面追封榮祿爲一等男爵。追贈太傅。并賜諡文忠。諸位必有一句問我。前清諡法。非翰林出身。不得稱文。非侍衛出身。不得稱武。何以榮祿不由科甲。於死後諡法。亦加用個文字。要曉得滿人與漢人不同。滿人出身。只要有個筆帖式底子。只要懂得繙譯。便算正途。便能在諡法上加個文字。滿清條例規定如此。我也莫名其妙。一面却用袁世凱爲軍機大臣。專辦日俄的交涉。請問日俄到底。是甚麼交涉。原來日人對於俄人。久已積忿在心。一者因中日之戰。日人已佔中國。奉天後由俄人出面干涉。當叫中國加添賠款一百兆。虛著日本讓出遼東。因日人讓出遼東。俄人便輕輕巧巧的由西伯利亞直接了南滿路綫。你道日人是願意不願意呢……二者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京。當時俄人派兵駐紮東三省。及至和議告成。各國皆如約撤兵。獨東三省的俄兵逗留不去。不但不去。而且干涉韓政。要知俄人蔑視日本。也有兩層原因。其一是仗著己國兵強。日人諒非敵手。其二因前次李鴻章往俄慶賀加冕。曾與俄人訂有密約。一致對日。俄人因有這兩層關係。所以駐兵不去。借口爲中國鎮防。你道日人又願意不願意呢……日人因不願意。於是決計與俄宣戰。先行電知海外各國。說明日俄邦交決裂之理由。然後照會中國。屬其嚴守中立。不必淘入漩渦。慈禧得著這信。自然忙與世凱計議辦法。世凱因說這中立兩字。很不易做到。因著甚麼因爲雙方海陸戰場。皆在中國地面。洋面任何方面。戰勝

任何方面戰敗於中國皆有害無利。比如我家一所花廳，讓人在裏面奮鬪，牆壁打倒，屋宇打坍，奮鬪是他們損失，是我們要中立他，他倆必定破壞中立。除非制止他倆不打着事，又不能做到。爲今之計，只有由臣帶領兵隊駐紮永平，另派馬玉崑率領一軍，現已開復原官，駐紮朝陽，好與奉天將軍增祺做個犄角之勢，以防日俄占領南滿罷了。慈禧點一點頭說：「只有如此辦法。」當即依議分路派兵去說。這時日俄戰釁已開，俄政府是派的海軍上將馬哈羅夫駐兵旅順，大小兵艦有二十來艘，另以兵部大臣苦魯巴金充做遼東總督，帶領的俄兵著實不少。陸地上營壘、營壘、海面上設備重重，由東自鴨綠江起，西至旅順口止，沿邊險要如九連城、鳳凰城、摩天嶺等皆在俄軍範圍以內，真正是一座廳房讓人家做了戰場，業主不能過問。俄由日開日政府却派了南澤安雄做了海軍統帥，廣瀨武夫做了前隊衝鋒東鄉大將，又在後路指揮一切。記得這年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其時已交十二月，算是歲底，天氣非常酷冷，加以大雪紛紛，日人乘俄不備，先以魚雷三艇假冒俄國旗幟，趁這風雪交加，驚濤駭浪之中，竟衝至旅順海口，對著俄艦放起魚雷，真是

假俄旗幟

攻俄敵臺

出其不意

奇哉怪哉

評曰：慈禧由此次失敗以後，倉皇出走，具有悔心，所以在山西對於毓賢，在陝西對於端莊二王

及其他禍首皆心存厭惡招呼兒子談話是真意不是飾詞人卽冥頑不靈至創鉅痛深時必有悔悟用榮祿而促成和議固由光緒帝切實進言亦慈禱善於變計也此太婆尙非固執不通和議十二條款不成於李鴻章之手而成於慶王榮禧之手所以多遷就也議成兩宮得安然回鑾以再延十年殘局新政改革不過隔韓撓癢如果慈禱真欲革新何不趁反京後歸還大政索性起用康梁索性由光緒帝宸衷獨斷其好用之其不好聽之七十老婆還要主持家政這又何苦

於回鑾後略敘兩宮瑣事以見大難脫身姑尋娛樂也不圖日俄戰雲又牽動時局我欲中立勢必不能所謂淘入漩渦處皆發生危險

第一百十八回 遇革黨五大臣出京 設公司老慶記當國

日人魚雷艇三艘趕到旅順猛烈對著俄艦開起火來俄人喫驚非小彼俄國軍官在高阜打著望遠鏡方喜來的艇子掛著俄旗必定自家救應到了誰知衝入船當竟拋下魚雷一聲不妙登時雷聲轟起浪頭衝高十丈開外可憐俄國三艘頭號兵艦竟被魚雷轟沈這魚雷的炸力是由水底犯上的不論甚麼鐵甲鋼甲只要觸著魚雷無不破壞沈水原講俄國兵艦有二十來隻雖然損壞三隻那十七

八隻也就起碇發砲。由著馬哈羅夫在船指揮來追這日本魚雷三艇。彷彿獅子搏球沒命的轟擊。三艇魚雷僅僅被俄八打沈一艇。猶自追擊不已。諸位要知日本出兵不能僅開來三艇魚雷。那南澤安雄早指揮廣瀨武夫帶領十二艘鎗甲兵輪陸續而至。一邊用的包圍式。一邊用的衝鋒式。論兵艦的隻數是俄軍多於日軍。論開駛的速率是日軍勝似俄軍。這回海面又是第二場鏖戰。把個海龍王鬧得六神不安。他伏居在水晶宮裏沒事。便坐朝受賀。安享太平。有事便興雲作雨。起個大大風波。到如今不能自由。第一次中日之戰。龍宮內落了無限砲彈。很受些沒來由的驚慌。如今日俄又在這理大戰起來。孤王是不能容忍。不給他們些驚唬。還疑惑我龍王天子是好惹的主。張拏定忙率領龍子龍孫蝦兵蟹將突起。鯨波衝開。鬣浪也不爲俄也不爲日。這叫做自家破壞。中立奮振國威罷了。一段羌無故實。石破天驚文字。非是故弄玄奘。却借龍天子做個中國比喻。見得當時嚴守中立。不如破壞中立。反得鵝蚌相爭。坐收漁翁之利。此爲才子之筆。非尋常所能夢見。海底裏波浪一湧。海面上日艦俄艦或高或下。彼此轟雷掣電。發彈擊射。不止不是這艘船打個窟窿。便是那艘船打得粉碎。呼號之聲。上出層霄。下達水國。畢竟日軍勝是俄軍。俄艦不如日艦。日艦沈沒的十之二。三。俄艦沈沒的十之七八。俄軍力不能支。只好學我們前回的方伯謙。也便掛起白旗。妙妙回應前書。不過那大

將馬哈羅夫却跳下小艇跑了。此時海龍王是反風息浪。日本是趁勢進了大連灣。收了旅順。礮臺得個大大勝利。這是癸卯年底的話。到了次年甲辰正月。俄大臣苦魯巴金。又帶領大批陸軍。由俄親王幾利爾督戰。居然乘日人不備。奪回旅順。所有俄艦。仍然歸俄。日艦。仍然開出大連灣。其時東鄉大將。在仁川得信。特加增兵艦十二艘。疾駛過來。這次日艦過來。俄國是有準備的。不過雖有準備。無如戰艦無多。祇可守防。不能作戰。日人知道俄方情形。於是將兵艦分做甲乙兩隊。乙隊由南澤安雄統帶。專門進攻旅順口。甲隊由東鄉大將統帶。專門進攻老鐵山。其時俄人分兵布防。由幾利爾督率馬哈羅夫死守旅順口。另由苦魯巴金抵敵老鐵山。雙方同時鏖戰。編者這枝筆。却不能兼叙兩處。還是從日本乙隊說起。乙隊統帶是個南澤安雄。其前路衝鋒。原交代是廣瀨武夫。記得廣瀨氏所乘的兵輪。叫做福井丸。還夾著四隻驅逐艦。六隻魚雷艇。小旗一揮。一陣船隻蜂擁而上。俄人瞧著日艦衝來。忙的包圍而上。開礮轟擊。不過日人用兵。係用福井丸為餌。他那漁竿釣綫。還在後面。俄人不知。只管包圍著福井丸。誰知乙隊の日艦。又乘勢包圍著俄艦。從表面上瞧來。似乎日軍被俄軍衝做兩截。從實際。上著想。却係日軍用的內外夾攻。但是廣瀨氏所督帶的這艘福井丸。非得生龍活虎。不足以應付一切。我要表明一句。做香餌的大率被大魚吞了。做大魚的大率被漁竿釣了。果不其然。那福井丸在。

重圍之中東衝西突，受了無數礮彈，結果是開足機輪，撞沈俄艦兩艘，可憐廣瀨氏亦與船俱沒。但是內勢失了，那外勢却得了。原講俄人兵艦通共二十來艘，前次一戰已損失十之七八，所存不足十艘。如今又被福井丸撞沈兩艘，幾乎不能成軍。這時南澤氏是奮起神威，將己隊的日艦開齊包圍，任是馬哈羅夫左衝右突，休想逃走。接著俄艦又被日艦擊沈兩艘，馬哈氏也就開足機輪，認準南澤氏坐船直撞好，落個兩敗俱傷。南澤氏知道不妙，趕的撥轉機輪，雖沒撞著船身，而船尾已受了擦碰，不過敵船因用力過猛，適日艦又一礮還去，不偏不斜，竟打中煙囪，登時機關炸裂，可憐馬哈羅夫竟落下水晶宮去。拜會那龍王天子去了。（弦外餘音，科趣之至）這時俄軍因主艦沈沒，紛紛的掛起白旗，不消講得那幾利爾見大勢已去，自然棄去礮臺，帶著一隊俄軍紛紛退却。這邊南澤安雄得手，那邊東鄉大將也就戰勝苦魯巴金，乘勢得了老鐵山，稍息兩日，又督隊去取遼陽城。講這遼陽是由俄將亞力克塞夫駐紮，兵力富厚，加以幾利爾同苦魯巴金又率領敗殘兵隊集合一起，更足并力死守。彼此挖壕備戰，火礮又轟擊了兩個星期，却未分勝敗。城中糧食殆盡，俄將即派兵四出搶掠，類如新民屯溝幫子、白旗堡、梁家屯、廣寧、雙台、錦州等地，皆是盡在戰綫以外，不能隨便活動的。俄人是想破壞我國中立，任意劫糧劫餉。中國是制止不替，雖經袁世凱電報政府，內而與雷薩爾交涉，外而急電駐

俄清使胡維德與俄政府交涉。都一味的推聳裝啞。使得中國無可如何。中國如果認真。必致惹起俄軍向我開罪。如不聞問。那日人又嚴詞責備。講中國與俄聊合一氣。真是那來晦氣。我居心不淘入。瀛渦逼著我要淘入。瀛渦所幸在這潮流瀛渦之中。却跑出一班鬚黨。拒俄助日。請問甚麼叫做鬚黨。便是關外一夥盜類。出入東三省樹林之間。練習騎馬。要算是頭等工架。能在馬上換馬。自己沒有馬。能飛坐到人的馬上。將人推下跌死。這種黨衆。人或稱他做馬賊。或稱他做鬚匪。其實非賊非匪。不過在做買賣時。一次兩次。恐被人識破。今日掛的短鬚子。明日掛的長鬚子。早上掛的鬚子。晚上又掛的紅鬚子。諸位莫小覷了這班鬚黨。其中竟出了個蓋世英雄。無雙豪傑。那七俠五義中所稱御貓展昭。錦毛鼠白玉堂。翻江鼠蔣平。那些名子。雖不甚實在。然而就事論事。甚麼大破冲霄樓。盜取魚腸劍。演起戲文。使得人人喝采。個個稱能。到很有趣。如今我所叙的英雄豪傑。大名叫做□□□。表字□□□。原係山東人。流落奉天。入了鬚黨。他雖身在綠林。却有政治思想。因見滿清國運日衰。江河日下。別人革命。他亦贊成革命。不過談到起義。必先據有地盤。他原想在關內占個地盤。瞧見內地魯豫皖蘇的杆頭（即土匪）不足與謀。於是踱出關外。會見一班鬚黨。甚麼馮□□了。王□□了。韓□□了。張□□了。都是人中之豪。部下都是馬來馬去。慄悍異常。不過該黨沒有甚麼主張。由□□到此漸漸化散。爲整

從事訓練。立了規則。那殺人放火奸淫婦女。的行爲也。就洗手不幹。卽如柳條邊一帶。樹木很多。處處設著偵探。處處布着防綫。所用軍火槍械。多由日本購來。所以口口對於日人。情感頗深。他個計畫。亦以將來發展勢力。擴張地盤。非借重日人不可。視日人爲同化排俄人爲異族。此時探悉俄軍扼守遼陽。突然引衆二千。飄忽而至。俄人見是馬隊。以爲哥薩克兵來接濟。開城相迎。就這城門一開。黨黨殺入。俄軍是鴉飛雀亂。那東鄉大將。南澤安雄。便乘勢掩殺過來。隨手得了遼陽。俄人既失遼陽。所有俄將亞力克賽夫。苦魯巴金。是沒命奔逃。俄親王。幾利爾。身著數槍。幾乎送命。不消講。待日將東鄉氏。南澤氏。對於口口。是非常感激。當卽聘爲軍事顧問。不上兩月。中政府以俄兵既退。招呼永平。朝陽。兩路兵隊。亦卽撤防。世凱入奏。因請於東三省設立總督。慈禧很以爲然。當派尙書趙爾巽爲東三省總督。這趙爾巽字次山。係由廕生放做州縣。迭著政績。由外官內用。不次升至侍郎尙書。爲人精明強幹。到任以後。由東鄉大將來與接洽。第一句話。便薦任口口。口口才堪大用。爾巽因卽傳見口口。覺得雄赳赳。氣昂昂。是個漢子。當卽派他統帶四營。所有四個營長。由他委任了馮口口。王口口。韓口口。袁口口。四人。到了民國。口口在東三省稱雄一方。四人也升做師長。此是後話。我且不表。單表日俄之戰。俄人是節節退敗。口人是節節進攻。換總一句。口人是短小精悍。蓄志已深。俄人是粗獷有餘。尖巧不足。

日人兵力是聚的。俄人兵力是散的。俄人海軍原分兩起。一起在海參威。一起在波羅的海。只可惜西洋的艦隊不能調到東洋。古語講得是。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俄人失敗便因這呼應不靈。救濟無及罷了。日俄結果的和議是由美國調停。共計和合十一條。一爲戰費之償還。二爲承認韓國之主權。三爲樺太島之割讓。四爲旅順大連灣租借權之讓與。五爲俄國撤退滿洲。六爲承認保全清國之領土。及開放其門戶。七爲哈爾濱鐵道之讓與。八爲海參威幹綫作爲非軍事的鐵道。由俄國保管之。九爲竄入中立港之軍艦。交與日本。十爲限制東洋之俄國海軍。十一爲沿海洲漁業權之許與……查照以上日俄和議十一條。是俄人我在滿洲經營完全失敗。不過俄之失敗。我不足爲喜。日之勝利。我深足爲憂。我原講東三省譬比一所廳房。去了俄人又來了日人。換客借住。終久是喧賓奪主。如今長話短話不談。我還談談我們國內事情。記得光緒三十年。是慈禧七十萬壽。這一次老太婆是不肯做壽。因著甚麼。因爲他遇到大壽。必定要大動干戈。二十三十不談。四十歲上是死兒子。五十歲上是中法之戰。六十歲上是中日之戰。七十歲上是日俄之戰。京裏鑼鼓喧天。京外必槍礮響。應所以心中恨極。想想這金輪則天不如唐朝的金輪則天。那個金輪則天。南面稱孤。道寡快活。到三十六天。多麼自由。啻是吃辛受苦。垂老還要跑到陝西。一趁還要跟着變法。變政。學些時髦。這是何來。正在宮中煩悶。卻

好慶親王奕劻進來。因奏外間有兩起摺本在此。一起是替老佛爺祝壽。慈禱是雙手齊搖說。咱們不提祝壽的話。還是談談時務。奕劻因說。第二起正是時務。慈禱忙取過摺本一閱。原來各省督撫聯名奏請朝廷派員攷查新政。以便著手進行。慈禱因與奕劻商議。當派出五位大臣出洋攷察。第一是戴鴻慈。第二是端方。第三是紹英。第四是徐世昌。第五是李盛鐸。指派已定。忽然有人說著趙爾巽閑話。慈禱以東三省是個要缺。惟徐世昌人地相宜。這徐世昌表字菊人。係奉天東海人。到是翰林出身。不過他這翰林迭次考差。都列入三等。人因稱他做黑翰林。後來由粵督李鴻章招致去做個幕友。也不甚得意。鴻章故後。由袁世凱羅致幕下。做個參謀。世凱與世昌很爲要好。迭次保舉。居然內用做侍郎。此次總督東三省亦係世凱推薦之力。何以世凱要推薦世昌。原講世凱具有野心。由內用軍機以後。他便徧植黨羽。甚麼馮國璋了。却用做軍諮副使。甚麼王士珍了。却用做江北提督。甚麼段祺瑞了。却以副都統充做貴胄學堂監督。其餘各省督撫提鎮無不儘他的夾袋。人才遇缺先放他。却玩老慶於股掌之上。知道老慶愛財。知道振貝勒。拽貝子。好色。於是多以金玉子女賂遺慶邸。父子三人并從中勾結。那李蓮英京內京外聲氣。溝通好貫。激他帝王思想。統一範圍。又將世凱略按一筆。今日舉薦世昌做東三省總督。亦因關外地盤不可不早爲占領。慈禱那理得。知於是五位大臣中提出世昌。另

派個八分公載澤出洋。同時又有紹英發生事故。奏請以尙其亨自代。慈禧亦卽允許。此次出洋。攷察決定以載澤領班。載鴻慈端方李盛鐸尙其亨副之。彷彿欽差名義。擇定日期出京。到了出京那天。由在京文武官吏送至車站。五大臣方欲登車。不知那理忽然拋擲一枚炸彈。一聲霹靂。將頭等花車炸壞一節。當由警廳派警四下拏人。却將人犯捉到。由問官研訊。據稱叫做吳樾。問他來此何幹。擲彈何爲。吳樾并不實說。但講我係革命黨人。既須改革政治。又須改革種族。我們黨羽極多。通中國沒一處沒有革命黨帶來炸彈。是不計其數。今日捉住我一個吳樾。從此便有百千萬個吳樾。接續奮鬥。不弄得滿清滅亡不止。(從吳樾發現以後。革黨風潮。使層見迭出。此炸彈乃第一聲也。閱者誌之。)問官也不能深究。只好移送司法衙門。按照大逆不道定罪。給吳樾個槍決罷了。從這一顆炸彈發現以後。五大臣便唬得屁滾尿流。改期出發。那慈禧得信。也就害怕起來。深恐頤和園內也躲著革命黨人。同他耍個炸彈。於是嚴密布防。不出寧壽宮一步。所有重要朝政。全付與老慶及袁世凱處理。世凱宗旨與慶王不同。世凱重權而不重利。慶王重利而不重權。請問慶王酷好金錢。到得甚麼地步。他在京城開個老慶記公司。這個牌子一挂。生意非常發達。一班鑽狗洞的。拉皮條的。無不源源而來。滔滔不斷。不但他家福金。錢貝勒貝子。要錢。內監門丁。要錢。便連養的兩隻哈巴狗子。也會要錢。據說慶王有心

愛的兩隻小獅有人給他果餅獅子搖頭及至換了洋錢獅子便立起後足將前足向人作揖接受而去送給老慶老慶以此爲樂你道奇是不奇怪是不怪老慶的乾兒義子不計其數我且講一兩位給大家聽聽一個叫做陳夔龍他個夫人許氏是許應駉的姪女那應駉是老母班的死黨前書交代過的他這姪女從小便往來慶邸慶王歡喜他不過認做乾女乳名叫做銀花這許銀花生得千嬌百媚却含有一種妬性及至長成嫁給陳夔龍爲妻夔龍本是個翰林出身不過窮酸一點由京官外放轉任湖北藩司又升任巡撫從前不無得著叔岳許應駉的照應及至庚子之亂慈禧查出應駉與剛毅趙舒翹一黨即將彼革職永不取用（是回應前文亦係補筆）夔龍因失去叔岳靠背方在徬徨却好慶王已入軍機當由銀花夫人趕著進京在慶邸住了一年（請問有無別的曖昧）服事乾爹幾於無微不至慶王抽烟伊便躺在床替燒鴉片慶王小解伊便親手提著尿壺冬日嚴寒伊還把一串朝珠在胸口焗熱了替乾爹挂上當時有個輕薄文人做了兩句豔詩說是百八牟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桃極趣極）諸位想想乾女兒體貼乾爹到這般地步那做乾爹的豈有不提携乾女婿的嗎不上兩年榮祿病故袁世凱調入軍機所有直隸總督遺缺由慶王即請提補了陳夔龍夔龍到任以後又拜在慶王名下做個義子算是培兼子職格外親熱但有一層夔龍年近五十尙未有子

慶王憐愛夔龍，身邊有個美婢，名叫銀枝，意欲賞給爲妾，才有這個意思。誰知銀花夫人涕泣漣如，個不休。慶王忙用好言安慰，只就罷休。總之陳夔龍庸懦無能，行爲齷齪。當時被個御史江春霖訪實，事迹在朝，嚴參一本。誰知慈禧信任老慶，不受直諫，除不懲治夔龍外，反稱江御史以誣讒大臣罪名，著卽革職。你想天下事還有是非嗎？（言之痛心）第二個義子叫做陳璧，原係福建人，官職不大，不過是個捐班候補道。背癩得要死，猛然想起個表兄邵子才，在北京開設金子店，又聽講北京的金店木廠，總算是老慶記的分公司。於是拏定主張，趕到京城來找邵子才。子才因說這種公司不是空口白話的，你究竟帶來多少現金。陳璧凶笑說：我的老表兄，儘管放心，款子很多，爲最要用得道。子才也就一笑說：既然如此，我替你去碰碰造化。於是找出一個東珠鼻煙瓶來，價值在五萬金以上。揣在懷裏，趕忙的串入慶邸。却好慶王坐在內書房，這邵子才是門徑混熟的，也不用人通報，一脚入內。慶王瞧見子才，忙笑問說：你又得了甚麼寶貨？子才一笑，忙掏出那個珠瓶，遞與慶王。慶王接過，瞧了一瞧，因贊說：好東西，好東西。這顆東珠，比皇上那個帽頂子還大，珠光還足，好的好的。子才笑說：既是你老賞識這個，就送給你。老慶王咧着嘴，支着鬚子笑說：這一份禮物過重，還是你自家的，還是別人的？子才趁勢便說：這是舍表弟陳璧帶在身邊，覺得不配，特地叫我拏來孝敬你老的。慶王忙說：噤與令

表弟素昧生平，如何收得？子才說：「這不過舍表弟一點敬意，你老能賞個面子，見他一見，那就造化不淺了。」這邵子才原是平日買賣經手的人物，老慶如何不受當說：「明日你可領他來見，不消說得。」次日午後，陳璧即隨邵子才來到慶邸，見著慶王，又遞上一個紅封套，簽標贊敬二字。老慶拆開一看，又是銀票五萬兩，當即眉花眼笑，說：「這樣化費到難為你了。」陳璧連稱不敢，隨即施展出拍馬屁手段，便認老慶做爹。慶王得著這個乾兒子，好生歡喜，看他面孔漂亮，口才亦佳，應酬尤妙，俗說錢能通神，不上兩月，便提升到郵傳部侍郎。時來運來，不上兩月，尙書缺出，居然坐升郵傳部尙書。那邵子才也就輕輕巧巧賺到個鐵路局長。這一班卑鄙齷齪的人物，蠅營狗苟，盤踞要津，那還成個甚麼朝局嗎？論老慶的乾兒義子，不計其數，不過以陳夔龍、陳璧做個領袖，還有那巴結不上，够不著，够不著膝下承歡，只好降格以求，做老慶的乾孫子，做載振、載瀾的乾兒子，但在載振、載瀾又有個比較載瀾是個老弟，所以收的乾兒義子無非一班流氓大少，也沒有甚麼出色人員，倒是載振的乾兒義子很有些漂亮脚色。這是甚麼道理？因著振貝勒曾經出使英國，賀過英皇喬治，加冕那喬治即是維多尼亞的兒子。前年維多尼亞薨逝，嗣皇即位，派著載振往英一趨（補筆却不可少），比及回來，大吹牛皮，當時曾有太原公子之目，暗暗地推算他做李世民，但這載振雖不能比方李世民，然臉蛋子却生得白。

淨言語。又來得漂亮。所以在京的一班滿漢官僚。沒有不巴結這簇新人物。其時北洋派裏有個段芝貴。却係合肥人。同段祺瑞算是親房叔姪。也爲袁世凱的私人。不過世凱喜他粗豪。嫌他不學無術。勉強強強把他保舉到記名總兵。再想上爬。很爲費事。論他年齡。已是三十左右。做老慶的義子。到也厮稱。偏偏是急不暇擇。他同振貝勒。拉攏起來。起初是晚生眷弟。信口胡謔。一日。振貝勒酒喫醉了。芝貴胡亂歪纏。振貝勒躺在匠上。七細著眼笑說。嚼的乖兒子。你同老子調皮。謹防送你忤逆。芝貴聽到這理。趁勢叩了四頭。親親熱熱。叫聲爸爸。振貝勒再輸服。不過再快活。不過連忙擡身扶起。芝貴說。我兒免禮。從此便父子相稱。人前人後。也不怕丟醜。這時貝勒年未三十。記得比芝貴小得四歲。父小於子。豈不是千古奇談嗎。當時御史江春霖講了兩句俏皮詩。說是有子弄璋。爹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趣語絕倫。這弄瓦一事。便指老慶收許銀花爲女。弄璋一事。便指載振收芝貴爲兒。那知這一個乾兒子。很不安分。夥著乾老子宿娼嫖妓。其時京城裏有班髦兒戲。有一個南北馳名的文武花旦。名叫楊翠喜人。又稱他做武豔親王。據說這翠喜是楊月樓的女兒。楊小樓的妹子。天生尤物。由振貝勒瞧了他一兩齣戲。便覺神魂顛倒。贊不絕口。芝貴領會這個意思。早拏出二萬兩現金。交由鹽商王竹林。替翠喜贖身。送給載振。做個外室。載振無以謝媒。適值吉林巡撫缺出。忙向老慶關說。老慶信著

兒子的話。即將段芝貴放到吉林。這朝旨一下。偏生有個御史趙啓霖。硬著膽子。具摺嚴參。這摺本當。中不但敘述載振和楊翠喜這番勾當。便連陳夔龍陳璧兩個做的私事。也就和盤托出。這個轟天霹。震震得滿朝親貴。個個耳聾。諸位若是這參摺。在康雍乾嘉時。間必定要興起大獄。不知切了。多少人。頭無如今。非其時。慈禮是一味推襲。裝啞。閱過趙御史的參摺。心裏也有些惱怒。老慶不過翻不起臉。來因派大學士敬信同裕德兩個查復。俗說穿鞵的護黑漢。滿人自然袒護。滿人當稱趙啟霖參奏不。實有意誣讎親貴大臣。應卽革職。然而慈禧雖革退趙啟霖。對於老慶。也不免訓斥一頓。這一來。段芝。貴既不得到任。振貝勒亦開去。一切要差。反是那鹽商王竹林。不名一錢。到落得武豔親王楊翠喜做。個小老婆。這事從那裏說起。(敘清慶邸)却說滿清到光緒末造。却有兩種害人物事。一種是抽吸。鴉片。這鴉片之禍。由來已久。從道光二十一年。由林則徐厲行禁土。引起中英交涉。鬧到五口通商。八。口通商。甚至沿江沿海的要埠。租借外人。甚麼四國聯軍入京呀。八國聯軍入京呀。中法之戰呀。中日。之戰呀。推原禍始。總由鴉片流毒中國。不因鴉片。人民不至喫窮了。國家不至抽弱了。到得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忽然由政務處提出禁烟辦法。規定章程十條。

一、限種鴛粟。以絕根株。

- 二、分給牌照以杜新吸。
- 三、勒限戒癮以蘇痼疾。
- 四、禁止烟館以清淵藪。
- 五、清查土店以資稽察。
- 六、官製方藥以便醫治。
- 七、准設戒烟會以宏善舉。
- 八、責成地方官督率紳董。
- 九、嚴禁官員吸食以端表率。
- 十、商禁洋藥進口以遏來源。

這十條禁烟章程。惟末條關於國際交涉。是要與英人磋商的。英政府亦以鴉片害人。允許逐年遞減。以十年爲限。照這樣瞧來。當然中國的官紳士民漸漸的脫離黑籍了。無如表面禁得厲害。骨裏尤喫得厲害。從慈禧太后起。每日竟非一兩烟膏不可。記得那年老佛爺從西安入京。有人瞧他面龐。雖是年紀望七。還雪白粉嫩。得很。如今過得三五年。已是面色蒼老。咳嗽痰多。李蓮英的烟癮亦大。他倆是。

儘量盤桓俾晝作夜把那金輪天的事業久已銷沈於濃煙黑霧之中中國如講到上下諸色人等全然脫離黑籍哈哈且待百年以後再談不道到做亡國奴的時候也不會丟槍戒癮呢（此段叙鴉片亡國之害）一種是操麻雀牌自甲午戰事罷後京城牌風漸盛庚子辛丑兩宮回鑾以後甚麼叫做致察外洋政治改行新法不過拿操練麻雀牌爲一切軍政民政司法界的代表罷了無論官場無論紳士平民無論開張店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了四位便圍聚一桌大有大賭小有小賭據說慈禧登在宮內於一吸烏煙之後非繼以八圈雀牌不可光緒帝亦學了會賭并能研究牌經要算學業進化的宮禁尙且如此何況其他你瞧那一處大小衙門大小機關不是牌聲響洋鈔鏰鏰鈔鏰飛要想得差得缺大小得個拉攏非要籌備些賭資不可不談別處且談京城裏老慶記公司要算做第一賭窟他那兩個兒子是借著聚賭賣差賣缺載振的辦法是在東車站附近蓋了個大大宅子局面很大至少非一二萬金不能入局能輸銀至三萬以上者暗暗在底帳上將姓名加上一圈六萬加兩圈九萬加三圈圈子越多酬報越大所以一班官場要想在京活動得差得缺非拚命大賭不行尤非在振貝勒家大賭不行的由此起家發籍的有的由此破產亡身的賭風越過越狂賭局越鬧越大因此奸盜邪淫生出許多枝節却被民政部尙書善耆知道這善耆到是個不怕禍的他想鞏毅之

下何容有這般賭窟偵探實在於是帶領一二十名高等警士闖入東車站的宅子到得二門見有兩個門役上前攔止說這是洋人的住所善者也不理會踏著大步進去走至正廳果見兩個洋人坐在上面瞧著善者忙的起身操了兩句外國話善者不理兩個洋人忙的舉起司的克劈面打來正是

賭場聚賭

也挂洋旗

當頭棒喝

唬殺善者

評曰此回結束日俄之戰其叙法與中日之戰不同同一海面戰爭却彼用實寫此用虛寫虛寫最易踏空却假設一個龍王天子說得天花飛墜千寶之搜神耶齊諧之誌怪耶羌無故實匪夷所思是文筆善變處又同一陸地戰爭叙法亦大不同却趁勢引出鬚黨張作霖來作霖在清史上雖非重要人物然民國成立此人所建事業極為光怪陸離編者得暇便補妙在信手拈來不著痕迹至叙日俄定盟却為中國惋惜不少

叙五大臣出洋忽然發現炸彈是革命黨排滿之先聲叙慶邸乾兒義子極多卻提出陳夔龍陳璧做個領班叙載振載攬亦有乾兒義子却提出段芝貴做個領班滿清亡國實亡於老慶之手至叙烟寮賭窟皆言時政之不可藥救再不革命還待何時

第一百十九回

捉匪徒激戰泰寧寺

獲軍火嚴辦二辰丸

善者前來捉賭。不料遇著洋人使用起武來。善者如何答應。仗著隨帶警士多名。便奪過司的克（即手杖）將洋人打倒。洋人原係僱員。也沒甚正當名義。彼見勢路不對。也就軟服下來。善者忙叫兩名警士拘住兩個洋人。自家却轉入廳後。原來廳後是一所大大院落。樹木不少。內有幾座玻璃亮榻的楠木廳。柏木廳。蝴蝶廳。迴文。卍字廳。一處一處竹聲。璫璫。有男客。有女眷。善者又招呼幾個警士把守廳後總門。自家先趕過女眷廳來。不瞧猶可。一瞧都是些福金格格。還有幾位漢裝命婦。不是親戚。便是同寅的官眷。最巧不過自家個媳婦也。背影坐著一聽有人捉賭掉頭一望。見是老公彼此打個照面。善者直氣得活抖不好發作。隨即哼的趕到男客那邊仔細一看。十個就有九個朝夕會面的大家面面相覷。這時振貝勒才由一間耳房裏笑嘻嘻跑了出來。說你老不必鬧了。咱們就此收兵。從明日起。你可將房屋發封。算了。善者一想。只好就此下檯。不過回家要與媳婦嚴辦交涉（妙妙）我且撻過一邊。那搜二爺的賭窟。又與大爺的辦法不同。他却用兩位小老婆做著幌子（不堪）一個叫做紅寶。一個叫做蘇寶。實搜二爺在家。是搜二爺。應酬若不在家。便是二位寶寶招待。其中曖昧在下。却未便揭穿。但是所來的賭客。近於流氓大小。官場滑頭。也沒有盈千上萬的銀子過來。開張了不到半年。除賠貼兩位小老婆同人困覺外。還虧蝕本銀若干。諸位想想。世界上開賭錢局的。沒有不

軟。硬。碰。硬。俗。說。勾。嫖。騙。賭。這。光。緒。末。造。的。世。界。便。造。成。一。種。狂。嫖。惡。賭。的。世。界。還。有。甚。麼。話。講。呢。此。段。敘。雀。牌。亡。國。之。害。京。城。如。此。外。省。可。知。那。外。省。因。著。鴉。片。雀。牌。流。行。弄。得。無。處。不。匪。無。處。不。會。換。句。話。說。會。卽。是。匪。匪。卽。是。會。不。過。那。一。班。程。度。高。的。有。著。政。治。思。想。種。族。觀。念。其。組。織。上。文。明。一。點。我。們。叫。他。做。會。那。一。班。程。度。低。的。頭。腦。簡。單。只。知。道。殺。人。行。劫。其。組。織。上。野。蠻。一。點。我。們。就。叫。他。做。匪。語。雖。創。解。却。有。至。理。如。今。在。下。却。分。做。兩。層。敘。述。第。一。先。講。中。國。之。匪。匪。的。窩。巢。却。在。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當。中。尤。以。山。東。爲。匪。徒。出。產。之。地。因。著。甚。麼。因。爲。風。氣。上。習。慣。上。土。頭。上。皆。係。極。強。極。硬。的。山。東。百。姓。不。論。大。家。小。戶。不。論。男。人。女。子。沒。有。一。個。不。習。拳。棒。的。甚。麼。金。槍。手。了。武。松。脫。铐。了。楊。家。十八。掌。了。以。及。黑。沙。紅。沙。那。些。法。門。那。些。工。架。幾。於。無。人。不。懂。加。以。白。蓮。教。的。發。源。又。在。此。處。由。白。蓮。教。又。化。成。天。理。教。八。卦。教。紅。槍。會。大。刀。會。結。果。便。成。義。和。團。自。義。和。團。失。敗。一。般。人。民。也。知。邪。說。飛。兵。是。很。靠。不。住。的。於。是。匪。衆。改。組。爲。三。大。幫。這。三。大。幫。內。大。概。守。土。的。多。數。走。綫。的。少。數。那。走。綫。的。也。不。過。在。魚。臺。全。鄉。武。城。一。帶。放。哨。居。多。其。老。巢。却。據。定。微。山。獨。山。兩。湖。簡。直。要。算。是。現。在。的。新。水。滸。新。梁。山。泊。妙。妙。還。有。一。杆。散。在。青。島。借。那。洋。人。租。界。做。著。護。符。的。就。編。者。所。知。而。言。那。膠。州。一。路。有。個。杆。頭。卽。匪。首。薄。子。明。博。山。方。面。有。個。杆。頭。吳。大。洲。這。兩。人。手。下。徒。衆。很。多。做。的。血。案。著。實。不。少。此。

外。還。有。一。個。孫。百。萬。却。在。臨。城。方。面。很。占。勢。力。據。說。百。萬。的。大。小。老。婆。却。娶。的。李。金。花。李。賽。花。姊。妹。兩。個。前。書。交。代。過。的。那。李。來。中。夫。妻。倆。死。在。黑。風。洞。其。時。兩。個。女。兒。逃。走。得。不。知。下。落。（應。前。第。百。十。六。回。）如。今。却。發。現。在。孫。家。寒。裏。做。了。壓。寨。的。大。小。夫。人。由。他。姊。妹。當。家。刻。刻。解。勸。丈。夫。百。萬。起。事。好。替。他。父。母。復。仇。百。萬。也。就。活。動。當。派。妥。人。去。與。日。本。矮。鬼。交。涉。私。購。了。許。許。多。多。的。槍。械。軍。火。又。派。阿。弟。孫。矮。子。前。往。韓。莊。勾。結。一。位。杆。頭。范。明。新。好。聯。絡。聲。勢。這。還。不。算。又。分。派。兩。個。兒。子。美。珠。美。瑤。前。踞。踰。山。抱。嶺。峪。兩。座。山。頭。在。下。却。有。一。句。交。代。這。美。珠。美。瑤。却。是。百。萬。前。妻。所。生。不。過。強。盜。心。腸。第。一。是。見。財。起。意。第。二。是。見。色。探。花。兄。弟。倆。因。金。花。賽。花。生。得。標。緻。竟。然。會。偷。摸。摸。勾。搭。起。來。後。來。百。萬。知。覺。同。大。小。老。婆。動。刀。姊。妹。倆。原。係。武。藝。精。通。本。領。高。強。兩。個。來。關。一。個。竟。把。百。萬。殺。死。百。萬。死。後。美。珠。美。瑤。弟。兄。倆。也。就。分。占。名。花。各。做。各。的。壓。寨。夫。人。美。珠。的。年。齡。長。些。聲。勢。大。些。部。下。的。小。杆。頭。共。計。三。十。六。位。一。褚。思。振。二。郭。赴。才。三。杜。雲。廷。四。孫。美。松。五。閻。傳。聚。六。張。傳。德。七。王。守。業。八。劉。守。廷。九。李。廷。臣。十。陳。金。斗。十。一。王。繼。香。十。二。王。如。德。十。三。董。福。樓。十。四。胡。先。勝。十。五。周。天。松。十。六。周。虬。龍。十。七。周。天。倫。十。八。孫。桂。枝。十。九。孫。玉。乾。二十。趙。德。志。二十。一。王。文。欽。二十。二。郝。三。怪。二十。三。閻。振。山。二十。四。尹。士。興。二十。五。朱。朝。聖。二十。六。丁。三。二十。七。王。孝。禮。二十。八。王。守。義。二十。九。趙。有。三十。徐。光。西。三。十。一。戎。換。銀。三。

十二劉清源三十三劉六醜醜三十四白老太爺三十五徐大鼻子三十六賽時遷這一班牛鬼蛇神個個皆有插號稱做三十六天罡當以抱犢峪做個山寨以踰山做個分寨寨內也蓋造個忠義堂與水滸梁山一般無二（不時引用水滸所惜有了天罡還缺少地煞）美珠是崇拜宋江也就稱做及時雨美齋崇拜吳用也就稱做智多星這理招兵買馬獨霸一方另外還有小馬莊瓦屋北虎門關豹虎山所聚集的土匪著實不少此單言山東方面其他河南之匪亦分做三股那豫南一股是南侵商蠶西至嵩洛他們的老巢大約在確山信陽一帶豫西一股時常出沒潼關內外豫東一股老巢在歸德永城虞邑那一條龍海路綫算做他們市場若論安徽之匪有爲河南分股的類如潁川毫上那班畫面塗鬚攔截來往客商却係豫匪分幫爲最商霍巢湖一帶憑山負固深林伏莽當日捻匪竄逃下來的遺孽大多數盤踞在此地勢既險人數亦多後來接受那唐才常的票布紛紛向蕪湖大通響應不料姓唐的事情失敗匪衆也就烏燈息火仍各幹各的營生那江蘇之匪却又分做兩派算是徐海一派淮陽一派前書交代過的淮揚一帶皆在徐寶山範圍由寶山投誠以後所有部下的私梟土匪杆頭大的都編做營官哨官小的不過充當馬弁目兵罷了總之匪變爲兵不但洗手不匪反而拚命的打匪甚麼青幫紅幫的弟兄們大概被徐寶山收羅殆盡寶山最得用的如白寶山馬玉仁張仁

奎等後來成了正果。做了民國的簇新人物。此是後話。至徐海一派。也出了兩個大大的杆頭。一係韓莊的范明新。已與孫美珠美瑤聯絡一氣。前經表過。一係馮卯村的郭泰勝。手下徒衆很多。如今却得到個機遇。以上叙匪之發源至此。却轉入時局。你道甚麼機遇。原來泰勝有個老兄泰庚。跟隨廣西藩司王之春。充當個衛隊長。之春對於泰庚。很爲信任。在這光緒三十二年。王之春却由桂藩升任桂撫。不幸地方苗匪。却鬧得厲害。匪首黃五肥。徒衆極多。一時聲勢澎湃。竟勾結南寧鎮安泗城百色柳州慶遠思恩潯州太平思順十處的苗彘。同日起事。之春聞信。趕的飛調本省提督蘇元春勦滅土匪。那蘇元春標下。却有一員驍將。名叫張勳。這張勳却係贛人。出籍低微。起初不過在提督衙門充當一名廚役。一日上房開飯。忙著添菜添酒。廚房裏。摸不著廚頭。再一跟尋。姓張的。却到操場上。舉起石子。耍起大刀。有人報告元春。元春不以爲怒。反以爲喜。飯也不喫。忙的跑至操場。只見張勳。耍過這套。又要那套。一邊是越耍越得勁。一邊是越瞧越高興。瞧到末了。元春因將張勳叫至面前。替他相一相。而因費了句虎頭燕額。好個將才。從此不用他做菜。做飯。却派做一名隊長。三月一升。五月一保。居然由都守升做參將。此次黃五肥造反。元春却派張勳充做前路衝鋒。很大的打些勝仗。不過一班匪徒。是散的。不是聚的。憑著張勳驍勇。今日攻克這城。明日又失陷那城。請問那黃五肥究竟有多少人。

馬據說共計有五六七萬。所用軍火快槍，是由安南法人接濟的。還有革命黨從中指揮。但這時革黨人均未出面。我也不必節外生枝。書中且敘述黃五肥部下有六員戰將。一叫馬義和。一叫楊森。太一叫藍正春。一叫洪大眼。一叫穿山甲。一叫魔里青。這班牛鬼蛇神，原不能幹得甚事。不過興風作浪。已經波及全省。如再不勦滅，恐怕又造成第二座太平天國。蘇元春覺得戰事棘手，當向桂撫王之春告急。之春因與郭秦庚商議，秦庚替乃弟秦勝吹了一回牛皮。於是之春發個急電來，到馮卯村調取郭秦勝。秦勝得到這個消息，不由不心花怒發。趕的選擇幾個杆頭取路南下。誰知行至半途，傳說是廣西苗匪已經平定。你道是誰平定的？原來雲貴總督岑春煊辦事不分畛域。因著鄰省匪亂，早是遣兵調將，刻日奏功。記得春煊原做著陝西巡撫。從那年兩宮回鑾之後，慈禧因念春煊是個幹員，且係故督岑毓英之子，隨即將他調署川督。不到一年，又由川督調任雲貴總督。這雲貴是與桂省毗連。春煊因著桑梓之鄉，且爲自己實力所能及，所以不待朝命，聽著黃五肥起事，趕的抽調十營兵隊。當派龍濟光督帶四營，派王之祥陸榮廷各帶三營來至廣西。却好提督丁槐亦來會師。這算是大兵雲集。甚麼藍正春、馬義和，是被丁槐捉了。甚麼穿山甲、魔里青，是被陸榮廷毀了。那張勳又槍斃了洪大眼。那王之祥又破擊了楊森和。結果龍濟光獨擒匪魁黃五肥。這黃五肥驍勇異常，由濟光千方百計。

誘至一所三凹谷用絆馬索將他絆倒然後就擒擒了過來押至岑督行轅由春煊當面問他因何造反黃五肥供便稱蘇元春平時縱兵殃民怎樣的在鄉村劫掠怎樣的見色採花這種兵隊不裁百姓何以聊生春煊又問你這軍火是那裏來的誰人做你謀主五肥也就直供不諱當將法國接濟軍火並革黨孫文派人來此運動的話說了個大概春煊因想所供的情節句句屬實不過那安南外人也。不。便。與。他。交。涉。那。革。黨。是。一。種。流。行。病。也。不。犯。著。同。他。頂。真。爲。最。蘇。元。春。軍。紀。不。嚴。王。之。春。寬。脾。大。胃。我。到。要。同。他。倆。較。量。較。量。主。張。擊。定。先。將。黃。五。肥。藍。正。春。馬。義。和。按。法。梟。首。然後搜維事實預備嚴參一撫一提合當湊巧蘇元春標下兵隊又在柳州譁變起來春煊是一面派龍濟光去痛勦變兵一面却具個切切實實的奏摺奏參桂撫王之春並提督蘇元春不消多說朝廷得到岑督奏摺自然依照辦理將一撫一提革職所有桂撫遺缺卽著李經羲補授這經羲表字仲蓮便是前書講的那李二公子便是由合肥縣孫寶田封門撲捉化裝逃走的諸位若是別個逃犯這飭斗子一裁永無升騰之望他却不然他個刑事案未能成立由寶田調缺後任知縣早替他洗刷乾淨而且功名是個乙榜一轉瞬捐個候補道便得差得不上兩年便升任廣西藩司山藩司又升做巡撫請問那位孫寶田呢可憐革去安陽知縣現在以窮進士登在京城賣文你道從那裏說起（升者自升沈者自沈不須羨慕

亦不須歎息。閑話不談。單提那廣西提督一缺。又補受了龍濟光。這龍濟光。便係在前剛毅賞識的。稱他做黃天霸。如今黃天霸也。算在廣西演唱了一齣連環套。賺到個實缺提督。也是高興不過的。了。
(信口談諧。都有照應)如今講到王之春。蘇元春。下野。部下還有兩個小小人物。也要交代一句。那張勳。因槍斃洪大眼有功。到賞給記名總兵。後書自有交代。爲最。郭泰勝。火龍。火馬。行至半途。來不得。來去不得。夫續後聽說桂撫王之春革職。益發懊惱。却好之春有個副官。名叫張敬堯。由南回北。碰到泰勝。談到投機彼此換帖。後來在民國史上。張敬堯要算個簇新人物。這郭泰勝也就闊綽起來。這一回事。算是因匪及匪。竊的竊。做匪史。(新穎名目)如今又要由廣西之匪。叙到川藏之匪。却說清廷派個駐藏辦事大臣。名叫鳳全。由京入藏。必從四川經過。這鳳全行至川西巴塘。忽遇見一班匪徒。你道甚麼匪徒。便是一班喇嘛和尙人。但知道不做和尙的。能夠吃喝嫖賭。誰知那班光頭和尙。對於這些嗜好。尤加厲害。單講和尙。嫖起女眷來。是沒有限制的。只要庵觀寺院山門一開。來了幾個女眷。燒香拜佛。那和尙便歡迎上去。同他們竭力扳談。有著小孩子的。便由此寄乾名了。結乾親了。一到走動得勤。那就不可思議。這算是善騙。至於辣毒點的。便在僧房內設了機關。藏了暗室。不問來的婦女。願意不願意。胡亂的好宿起來。不是編書的信口胡說。內地出的奸滑孽案。却記得數不待至於抽窮。

片操雀牌這些頑兒更不能替若輩當官具結（罵得淋漓痛快一點不錯）卽如西藏喇嘛本是和尙發源之地他們操雀牌不操雀牌不得而知爲最鴉片是個個會抽因藏地與印度毗連土價極賤的關係至於娑妻更是明目張膽不但一夫一婦而且一夫多婦俗說一口的阿彌陀佛一肚子男盜女娼可算前後藏全境喇嘛皆是匪徒這個當兒有位匪首高明喇嘛却住在瞻對泰寧寺聚集匪衆有數千之多彼見清廷改放鳳全駐藏辦事乘其過境因捏造謠言說是鳳全此來爲最要將瞻對土司員役裁併由彼派人此話一出金川人民因著飯碗問題無不慌張起來當下公舉高明喇嘛做個全權總代表總指揮高明更不片延早是聚齊人衆各給利器一陣子風起潮湧早捲到鳳全面前不分皂白將鳳全砍死此時四川總督是錫良得著變信一面電奏清廷一面飛檄提督馬維祺帶領兵隊六營趕至瞻對很結實的同藏匪打了幾仗結果匪軍不敵官軍高明却入前藏由維祺跟著追去錫良惟恐有失又特派迤西兵備道趙爾豐加帶四營做維祺的後援但是這次官兵入藏那達賴喇嘛竟然袒護匪首暗中勾結駐印的英人接濟軍火據說英國駐印的陸軍委係幫助高明暗中指揮好個趙爾豐竟奮勇衝鋒一路將匪衆殺敗進圍拉薩這拉薩算是前藏的都城那達賴活佛因著兵臨城下不得不派個宗喀巴來與馬趙二位懇情依維祺的意思到可放寬一步爾豐不行一定要

將高明捆送來轅。梟首正法。達賴如何答應。竟將匪首高明暗暗地送至印度。交英人保險。爾豐得了這個消息。與維祺商量。暫不撤兵。飛足向川督請示。川督錫良。據情轉電政府。由政府一面另派張蔭桓爲駐藏辦事大臣。一面却派唐紹儀。與駐京英使薩道義交涉。所幸唐紹儀是個外交老手。薩道義亦係明白事體。愛重邦交。這一次辦理藏匪的起結。算是以鳳全做個犧牲品。以贖對土司做個導火綫。以馬維祺趙爾豐做個前路衝鋒。以唐紹儀張蔭桓做個後盾。以川督錫良做個文電傳達結果。那匪首高明喇嘛。是按律正法。趙爾豐超升做四川藩司。這爾豐却是爾巽之弟。其人威殺太重。據風鑒家言。此人官階必位至封疆。將來不免有過鐵之患。此話驗與不驗。此時且不得而知。（預伏後文）

編書至此。已將中國的匪患大概叙個明白。如今要舍匪言會了。（承上起下之筆）最初的三合會。保皇會。強學廣學會等。已成過去。那三合會是瓦解冰銷。據說還有些餘孽。謀著改組。然已不成問題。（伏筆）其次保皇會。也是曇花一現。據說一班宗社黨。猶希冀復活。然亦不成問題。（再伏筆）此時康有爲已徧游歐洲。編纂那十一國游記。梁啟超又由日赴美。編纂那新大陸游記。及新民業報。飲冰室文集等等。另外強學廣學會。是凡沾搭著學字。都係紙上談兵。毫無活動。可能獨有與中會的孫文。却係談革命的始祖。演流血的大家。他由三水縣失敗以後。又結識許多志士。第一叫做黃興。與表

字克強。係湖南人。與那唐才常算做同鄉。不過才常在兩湖起義。分散崇布的當兒。急急招致黃興。黃興却不肯入局。因著甚麼。一者彼此宗旨不對。才常係帶著保皇色采。與種族革命的主張。不無抵觸。二者辦法也不對勁。才常是個書生派。想以空言號召。不知他兵在那理。槍械軍火。又在那理。黃興却有點沈著他的革命著手。是實行排滿的。是要得到大批軍火。大宗餉銀。大隊人馬。然後一發即發。要使得各省響應。不致打草驚蛇的。所以來與孫文計畫第一。更改會名。把興中會改做華興會。用意是要將中華四萬萬同胞同時喚醒。第二。須籌足餉銀。這筆銀子。又從何而出。因想到國外華僑。非常富足。誰個不愛祖國。誰人不希望國強。當由孫文四出運動。在舊金山檀香山。以及南洋瓜哇一帶。向各華僑來往關說。結果定下契約。如革黨在中國炸死。或槍斃一個重要滿人。即助銀十萬。攻奪一座城池。大者百萬。小者亦二三十萬。事成現兌。并預交三百萬定銀。雙方畫押簽字。孫文得到這宗巨款。又趕到日本。一趟在神戶。結交個大養毅。原來日本的黨派。亦分做君黨派。民黨派。這犬養毅。却係民黨派的首領。極贊成中國推翻專制。改建共和。於是轉由彼介紹出中國兩個要人。一叫陳大華。一叫宋教仁。這兩個人留學日本。素抱鐵血主義。皆是家財很富。學識很高。一見著孫文。彷彿久旱得雨。半天得月。當即歃血訂盟。又把華興會改做同盟會。這同盟會的用意。便是提醒一般同胞。使得人人皆

知爲中國主人翁個個有革新政治的天職。此會成立以後，一時加入的風起雲湧。廣東又來了汪兆銘、胡漢民、溫生財了。福建又來了林文林、尹民林、覺民了。浙江又來了徐錫麟、馬宗漢、陳伯平了。江蘇又來了熊成基、洪承點、趙聲了。還有個女士秋瑾，是與徐錫麟一起的。諸位想想，連女子也昌言革命，任是滿清鐵桶般的江山，還有不炸裂的道理嗎？第一革黨的槍械軍火，是由犬養毅一手包辦一批一批的運往中國。不止一次合當破案，那廣東、東、外、海、有、個、九、洲、洋、原、屬、中、國、範、圍、距、香、港、甚、近、一、日、忽、開、到、一、艘、二、辰、丸、滿、裝、槍、械、子、彈、在、該、處、駁、卸、起、運、偏、生、被、海、軍、統、帶、李、準、得、著、消、息、趕、派、個、寶、璧、兵、輪、過、來、這、管、帶、兵、輪、的、叫、做、吳、敬、棠、爲、人、很、幹、練、有、才、當、下、奉、著、軍、令、忙、的、點、齊、兵、隊、駕、著、寶、璧、兵、輪、一、徑、開、駛、至、九、洲、洋、日、艦、瞧、見、中、國、船、來、龍、旗、飄、揚、知、道、不、妙、忙、的、武、裝、嚴、待、好、個、吳、敬、棠、身、不、畏、禍、竟、將、寶、璧、兵、輪、緊、靠、日、艦、二、辰、丸、搭、起、扶、手、帶、著、武、裝、軍、士、一、擁、過、去、該、船、船、主、叫、做、福、田、信、義、生、得、小小身材，肥肥頭腦，持著手槍，挺身而出，敬棠一見，趕的搶前一步，舉手立正，行個軍禮，俗說拳不打笑臉，又稱禮尚往來。福田氏瞧著敬棠對他行禮，也使舉一舉手，帶些客氣，敬棠因問說：貴國這批軍火，是不是由中國購辦的？問得妙！這句話到把福田氏怔了一怔，因想：此言如何答復？如講由中國購辦的，來人不懷好意，一定沒收，如講不由中國購辦，來人一定追根問底，難道竟把那同盟會的勾

當完全告給他聽不成嗎。思索一會。因說你不必問何國購辦敵國。有敵國的自由橫豎這九洲洋不在你中國範圍公共航綫。由著公共行動。你不配前來干涉。說到這理。若是吳敬棠沒有一點準備。簡直來得去不得。要喫日人的大虧了。（我亦謂然）誰知敬棠早防到這著。早在身邊取出一副地圖。圖上有條虛綫。是將九洲洋圍在廣州。一起并有說明。福田氏接圖一看。似乎不好辨駁。然亦不甘讓度。正在躊躇沒法的當兒。巧巧有隻葡萄牙的兵艦。由此經過。日艦因拉起尾聲。諸位須知這種尾聲。是急急求人護救的意思。這邊日艦尾聲一拉。那邊葡艦也就同聲相應。吳敬棠是熟習穀中情形。因笑向福田氏說。我們有理論。如敵中國。此來無理。儘管訴諸法律。好在貴國有貴國領事。英葡二國也有英葡二國領事。便是敵中國。也有南洋大臣。兩廣總督。駐在此地。此事豈可亂來的。如是認爲合理。即請落下國旗。免得旁觀誤會。（此舉微失）何必拉動尾聲。知會別國呢。福田氏被這句提醒。心下又另有主張。當招呼水手下。了日本國旗。敬棠見彼國國旗已下。即趁此挂上龍旗。（又誤）那葡艦見兩船有了表示。又停尾聲。也便不來干涉。開艦自去。不在書中交代。單講福田氏拿定主張。以爲彼國領事。既在這理。這交涉當由領事去辦。好在如今是強權時代。不是公理所能約束的。儘管跟著他走。看他怎樣。於是將已駁未駁的槍械軍火。一齊裝入底艙。由著寶璧兵輪在前。二辰丸在後。立刻

開駛進了虎門下旋不消交代日本的船主自然往投日領事館報告一切中國的吳管帶自然先行報告李準然後至粵督行轅這時粵督是放的張人駿雖係甲榜出身却很辦事認真既經傳見吳敬棠問明一切當以言語加獎兩句按照交涉手續一面電告外務部一面按照海關會審章程第二條請駐粵日領事前來會審日領事小倉和之自知理屈且翻案的要點亦不能猝然宣布（有意思）只有給張人駿個不理不問人駿來催只有硬著頭皮說是此為國際交涉不能攔入關稅人駿無法只得再電政府據理力爭這時滿清政府由五大臣出洋攷察以後凡舊有官制也就大大的變更第一內閣軍機處是用的奕劻世續瞿鴻玟并加個林紹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第二外務部是以梁敦彥爲尙書第三吏部是以鹿傳霖爲尙書第四度支部是以溥頤爲尙書第五禮部是以溥良爲尙書第六陸軍部是以鐵良爲尙書（現由江寧調回後仍復任）第七法部是以戴鴻慈爲尙書第八郵傳部是以張百熙爲尙書第九理藩部是以壽耆爲尙書第十民政部是以徐世昌爲尙書（由善耆改用後仍回任）第十一學部是以榮慶爲尙書第十二農工商部是以載振爲尙書從前六部尙書滿員一人漢員一人如今却每部祇設一人不分滿漢另外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俱歸併禮部火僕寺又歸併兵部其餘官制儘多變更在下不過敘個大概使得大家知道現時人物罷了至於此

次二辰丸交涉却要歸到外務部。然外務部又只能三分做主七分歸到軍機。至軍機獨一無二的要人不能不推重老慶諸位。想想清本壞事通盤壞在老慶慾望是非常之高。膽量是非常之小。卽如二辰丸的案子依着梁敦彥是要查照海關章程與駐京日使日益真切實實交涉。巨耐慶王奕劻從中阻撓。講到日人不可輕惹了兵釁不可再開了此話一出果然日使日益實實着風聲便強硬起來。甚麼法律不懂甚麼章程不懂甚麼海疆地圖不懂硬着頭皮扳着面孔竟說是中國欺負日人有意開釁。明明日本國旗是二辰丸船主答應落下的他偏講是吳敬棠強制執行的。便這一次扯落國旗改換龍旗便係侮蔑國體爲莫大奇恥。借此翻案所以日領事小倉和之不肯卽時宣布。餘者曲直且放在一邊再議梁敦彥被敲這一記釘錘。軋這一下竹槓因拿出些外交手腕同他軟裏犯硬硬裏犯軟。可是日益實不喫這注滿嘴的要雪恥要開戰並要撤換外交部另派相當人物談心。這理日公使大發驃勁那理老慶早唬得屁滾尿流因叫兒子載振前來疏通好容易說方說圓委曲求全才定下條約五款。

- 一、允將卸下日旗之員懲處並允謝罪（不知何罪可謝我替吳敬棠叫冤）
- 二、二辰丸卽釋放（是主旨）

三、扣留軍火。由中國備價買回。共日金二萬二千四百圓（小敵竹槓）。

四、拘獲二辰丸之官員懲罰。

五、二辰丸拘留後之損失。允爲賠償（亦係竹槓）。

算了。算了。這一次。二辰丸。交涉。明明。中國。十足的。理由。反變。做。沒。理。結果。是。費。了。唇。舌。還。丟。落。面。子。照。約。履。行。那。二。辰。丸。是。放。了。軍。械。是。加。價。買。了。禮。是。服。了。錢。是。賠。了。張。人。駿。是。調。任。了。吳。敬。棠。是。革。去。兵。輪。管。帶。照。這。樣。糊。塗。交。涉。豈。不。令。官。場。一。班。人。物。寒。心。嗎。然。而。官。場。裏。面。雖。屬。寒。心。那。革。命。黨。裏。面。益。復。爲。所。欲。爲。肆。無。忌。憚。因。著。甚。麼。因。爲。日。本。槍。械。軍。火。源。源。而。來。無。敢。過。問。單。是。手。槍。炸。彈。兩。項。每。年。輸。入。竟。有。二。三。萬。件。這。二。三。萬。件。中。有。發。生。效。力。的。有。不。發。生。效。力。的。還。有。借。報。私。仇。或。在。賭。錢。場。中。炸。他。一。彈。或。在。花。烟。間。裏。發。他。一。槍。似。這。清。末。世。界。已。成。了。個。炸。彈。手。槍。世。界。前。次。吳。樾。去。炸。五。大。臣。是。演。放。炸。彈。的。第。一。聲。（處處照應靈心四射）如今第二聲發作却不是炸彈却是手槍那手槍的作。用。與。炸。彈。無。異。原。講。孫。文。與。華。僑。定。約。如。有。人。炸。死。或。槍。決。一。位。重。要。滿。員。給。洋。十。萬。自。從。這。合。同。一。訂。我。要。替。一。班。重。要。滿。員。加。倍。擔。驚。加。倍。害。怕。先。講。第。一。個。倒。霉。的。是。位。安。慶。巡。撫。恩。銘。這。恩。銘。表。字。新。甫。曾。經。做。過。山。西。巡。撫。記。得。辛。丑。那。年。慈。禧。回。鑾。因。供。帳。周。到。盛。蒙。懿。旨。嘉。獎。（應前第一百十七回）

一不上兩年便調任安徽巡撫爲人漂亮不過對於新政也能敷衍場面應行的行應辦的辦照這樣講來這顆腦袋是保持得住不致喫那衛生丸了而且他提拔的人員不少有一位日本留學生是由法政大學畢業捐個道班到皖他先生愛其面孔白淨言語漂亮一見著面便委任做警察學堂監督誰知催命閻羅卽係此人欲知此人歷史下回再講

排滿風潮

漸漸實現

說來卽來

人在對面

評曰叙善着捉賭何等風厲不料載振賭窟竟有媳婦在內此種叙筆最爲科趣至摸二爺用老婆設做騙局更是不成話說

前清末造最制命的莫過革黨編者欲叙述革黨暢所欲言偏不卽言偏偏以各處土匪做個陪賓此叙事之展拓法也然亦夾縫中應有文字至叙魯豫蘇皖之匪却能井井有條如魯匪中忽將李來中之二女插入忽又以抱犢峪之三十六天罡對照黃花崗之七十二地煞極有思致又叙豫皖匪中忽牽涉到富有票又蘇匪中又連帶出民國許多軍閥又由郭泰勝做個綫索因而叙及苗匪叙及藏匪編者並非一味談匪却一面補叙事實一面又回照前文按伏後文是匪中人才與治匪人才皆不可忽

匪黨敘清當然別開生面重換筆墨來敘革黨但黨有黨綱提出孫文黃興是側重黨綱處以下因籌餉敘及華僑方面又因購械將二辰九案子趁勢補入任甚破碎繁複事件一經編者特別剪裁無不絲絲上絡

第一百二十回

安慶省徐錫麟行刺

鎮南關黃克強進兵

講這安徽巡警學堂監督名叫徐錫麟係浙江紹興府人父親徐梅生生子二人長即錫麟次名徐偉弟兄先後讀書應考徐偉係在庠秀才錫麟却由秀才中了個副榜家道很爲饒餘從小喜結交豪俠最契合的有兩個男友一個女友那男友一名馬宗漢表字子畦別號宗漢子一名陳伯平表字奉峰別號光復子（光復二字於此出現）皆係餘姚人氏那女友名叫秋瑾表字璿卿據說與錫麟原係中表妹妹先後留學日本秋瑾比錫麟略長一兩歲因自幼許配湖南王伯剛故與錫麟雖發生愛情却不能棄彼就此然學術之新思想之新新得無可再新因秋瑾留學日本故錫麟亦趕到日本在日本東京會見孫文陳天華宋教仁等發起同盟會徐秋兩氏亦遂加入後來秋瑾由女學畢業先行回國才趕到家伊父伊母即替他完結婚事因何這等迅速便因爲女婿王伯剛急欲婚娶情願帶些銀錢衣飾入贅秋門可惜王伯剛個臉蛋子生得不漂亮又是湖南人口音來得重濁性格又不甚溫存

成婚之夕。秋瑾便望而生厭。巨耐那一床錦被。蓋不住兩好鴛鴦。一壁是刮噪不休。一壁是蒙頭而臥。惹得新郎性急。怪叫起來。新婦反起身下床。數數落落的講了一套文明新語。把個王伯剛氣得發抖。後經伊父母再三勸說。秋瑾回答我的身子。由著我個人自由。父母是不能干涉的。伊父母也無話可說。不料一眨眼間。秋瑾已跑得不知去向。伯剛到底性直。彼見秋瑾厭惡自己。或有別情。暗想冤家宜解不宜結。也便認做晦氣。不辭而別。秋瑾探悉伯剛走去忙的回家發了一封快信到湘。與夫離婚。他這離婚父母也不能干涉。聽他自由。自便去。到紹興女子中學充做一名教員。諸位須知秋瑾原係同盟會中人物。由他充當教員。便鼓一班女生。加入排滿革命。這個當兒。却有尹家姊妹二位。一名尹銳志。一名尹維峻。皆生得姿顏出衆。見識過人在校時。是運動同學。出校時。是大吹法螺。把個紹興一府鬧得徧地虛驚。甚麼炸彈手槍。都由徐錫麟從日本運來。以馬宗漢陳伯平兩人做了內綫。約日起事。先行占據紹興。殺却知府貴福。偏偏這貴福得著密報。竟出其不意。派了城守營兵。將女學圍得水洩不通。搜至秋瑾房間。先行把秋瑾捉住。然後傾箱倒篋。檢出些手槍炸彈。并同盟會證。還有黨衆的來往密函呀。呀。這一來。所有在會的人員。豈不被一網打盡嗎。所幸函中皆不具姓名。類如徐錫麟。只用個麟字。馬宗漢陳伯平只用的外號。這種暗名暗號。何足爲據。而况秋瑾到官。抵死不招。後來

押送杭省。其時浙撫叫做端方。表字午橋。他因捉獲的是個女黨。要破回例子。親自問開口供。秋瑾上堂。因索取紙筆。寫了七個大字。叫做秋。雨。秋。風。愁。殺。人。寫完。便將筆一擲。說這便是我的供詞。你要殺我。即便殺我。我是不配與你們滿奴談心。端方領了這一場教訓。也沒有第二句話說。按照大逆不道。就此正法。可憐一位紅顏女士。登時便做刀頭之鬼。記得桐城才女吳紫瑛贈聯云。

今日何年共諸君幾許頭顱來此一堂痛飲

萬方多難與四海同胞手足競雄廿紀新元

秋瑾被殺之後。其墓却葬在杭州西湖之上。由一班志士醮金勒石。留做永永紀念。這却不在話下。單講徐錫麟因秋瑾死後。失一同盟女友。誓必報復此仇。本意到杭圖殺端方。適值端方有移督兩江之說。因與馬宗漢陳伯平兩人計議。伯平因說論理當趕至南京。待機而動。不過我的眼光辦事。可不拘一處。我有個表弟竺紹康。現在安徽軍界。很爲得手。徽省巡撫叫做恩銘。也是個滿人。我想我們可到安徽一趟。假如如時來運來。在彼殺了恩銘。占領安徽。然後順流而下。直攻南京。彼時志士必有響應。不知尊意如何。錫麟沈吟一會說。我們好在弟兄兩人。我替老弟捐個職官。在寧辦事。我却捐個道員。到皖辦事。豈不是雙方兼顧嗎。陳馬兩人齊說。如此甚好。當時捐例雖停。捐局未撤。趕著措齊銀兩。用了

個倒填年月方法。替徐偉捐個知府。指省江蘇。自家捐個道員。指省安徽。一窸一皖。各辦各事。錫麟到皖。馬陳二人自然跟隨同去。到皖以後。那竺紹康早聞信前來。錫麟是四海交游。一見如故。又由姓竺的介紹二人。一叫盧宗岳。一叫王金發。都是軍界人物。彼此談話投機。可就加入同盟會。錫麟是一面在外大施運動。一面又去逢迎巡撫恩銘。這恩銘也就另眼看待。將錫麟派做警察學堂監督。不上半年。適值暑期學員畢業。錫麟因請撫台恩銘到堂行禮。原定是五月二十八日。由陳馬二人已將駐皖各營運動成熟。偏生恩銘的壽限不能延長。到二十八日。偏生撫署有個收支委員顧松。他在外邊消息靈通。早得著不妙。新聞忙的報告恩銘諸位。若是恩銘知道死活的。我替他設想到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先發制人。不妨給姓徐的個冷不提防。將伊賺到撫署。好施以辣手。一種是躲避不面。一到畢業行禮那天。可隨便派藩司馮煦。或提學司吳同甲代表。儘可敷衍場面。誰知他自作聰明。以爲二十八這日。姓徐的料有預備。倘或提早兩日。他又預備何來。硬著頭皮不肯示弱。拏定主意。突於二十五日晚間。給信錫麟。說是明早十時一定到堂行禮。訓話錫麟得著消息。真是湊手不及。將欲堅詞拒絕。又恐破露事機。將欲分頭運動。無如約期已定。不能提早。便欲提早。於手續上趕辦不及。想來想去。惟有同陳伯平馬宗漢兩人商議。伯平因說。這事機不可錯過。彼既趕來送死。我們不給彼死。豈非笑話。宗

漢也說。我們顧不得時間迫促。讓我儘一夜之力。去與竺紹康盧宗岳王金發三營接洽。好在皖地防營。他三人已占優勢。倘得一齊助力。何愁不反手奏功。錫麟忙把手指一疊說。不出兩日。南京方面必有救應。料不定這時舍弟已經率衆首途。亦未可知。趕快趕快。我們就此佈實。兩人忙著答應。當由馬宗漢騎匹快馬。分頭去向竺盧王三營接洽。這理陳伯平是在花廳側面埋下炸藥。其時全校的警員多數爲錫麟勾結加入同盟會。黨俗說計就月中擒玉兔。安排日裏捉金烏。一夜布置停妥。次早大開校門。張燈結綵。門口挂起兩面龍旗。隨風飄舞。好不堂哉皇哉。一交上午十時。恩銘是乘坐綠呢大轎。前面金鑼開道。旗牌執事。繖扇俱全。頂馬跟馬。四手提爐。百名衛隊。明刀亮械。好不威風。先是收支員顧松。趕著進門。由徐錫麟公服朝珠。翎頂輝煌。領著一班畢業學員。排班迎接。恩銘略一擡手。當由顧松護衛入內。錫麟在前引導。徑至花廳。顧松惟恐設伏。已猜著一二。因對錫麟講了句大人連日公事很忙。不能久坐。就此可到禮堂行禮。錫麟心中一怔。暗想這理的秘密行動。莫非被他們識破。嗎。這還了得。好在是魚已上鈎。斷難擺脫。因即轉身導引恩銘。到得禮堂。却好藩司馮煦。提學司吳同甲。已尾隨而至。依席次坐定。略敬茶點。隨即照單行禮。發給證書。當由恩銘居中訓話。諸位須知。前清官吏沒有甚麼演講的口才。恩銘開口只講了一句國家的恩典……以下便接續不來。這時徐錫

麟是有準備的一面。在禪筍裏拔出手槍。一面便嚷了句閻王的限期（絕妙對句）恩銘聽到這句彷彿有個勾死鬼飛過一條鐵索將他頸項圍住。早唬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登時立身不住。將要跌倒。却被錫麟左手握住。右手便發出手槍。辟辟。辟。辟。兜胸兩響。已經穿過肺葉。猶恐不死。接著又是兩響。顧松趕著護救。身上也中了一彈。原來一支手槍。共計五彈。錫麟已發出四彈。還有一彈。索性賞給顧松。那顧松身邊却佩了一口倭刀。又被錫麟拔出。正待割取恩銘首級。這時一百名衛隊。已蜂擁而上。却將恩銘抱入綠呢大轎。一路飛擡而去。禮堂上面還留著馮吳兩司。可憐馮煦是位探花。吳同甲是位翰林。兩個文弱書生。何嘗臨過殺局。幸虧官座設在左邊。錫麟是槍從右發。假定官座在右。怕不馮吳兩公也嘗一嘗衛生丸的滋味。嗎。閑話少叙。當下徐錫麟見恩銘已去。馮吳兩司唬得抖戰不止。因進一步說。我們所仇者滿族所親者漢。種兩公不必驚慌。可好好坐轎回去。當由隨從將一馮一吳扶綽上轎。擡出校門。不提。單提陳伯平。瞧著錫麟已經得手。因搶前一步說。我們可趕快去占據那軍械局。以待救援。錫麟被這句話提醒。手中試一試倭刀。因說。不如趁此割取顧松一顆首級。好做個流彈（新鮮花樣）說着。忙的割下首級。一手拾著人頭。一手提著倭刀。由陳伯平引路。大踏步趕至軍械局。這軍械局長。名叫顧椿。却是死鬼顧松的老兄。部下也有衛兵五六十名。當下聽得恩銘被刺消。

息忙的派兵將該局把守正在指揮未定。早是陳伯平引著錫麟跑來。錫麟遠遠瞧見顧椿。刷起便是一顆流彈。這流彈并不炸裂。落在地下。只滴溜溜的滾轉。顧椿見是一顆人頭。好像是自家兄弟。也不敢瞧看。嘴裏只嚷快快開槍。衆衛兵忙著舉槍的舉槍。動手的動手。一擁上前。先將陳伯平捉獲。錫麟見伯平被獲。忙的舞起飛刀。彷彿兇虎一般。接二連三砍殺的兵士不少。畢竟寡不敵衆。猛的從背後刺來一槍。竟戳傷大股。登時一交跌倒。也被人衆捉獲。顧椿何敢怠慢。一面叫人將老弟顧松首級保護。一面督同人衆推擁著徐陳二人來至撫署。這個當兒。撫署內已是鴉飛雀亂。哭聲震耳。原講思銘是身中二槍。彈穿肺葉。勉強抱著上轎。抬不到署。已是一命嗚呼。署中太太姨太太們是嚎哭得一條哀聲。公子壽山忙得團團亂轉。一會工夫。見著藩學臬三司齊至。壽山只是葡萄叩頭求替。老父雪仇。馮煦因說這事在我正在滿拍胸膛。却好顧椿押著兇手已到。馮煦更不怠慢。忙的將徐陳二人帶至司署坐堂。訊供一聲伺候。先帶錫麟到堂。馮煦對於錫麟是很爲客氣。因說你的歷史。你的志願。我。是很知道的。恩撫台爲人不錯。待你不薄。你何以要殺他。你有同黨多少。既然被獲。你可照實直供。錫麟點一點頭。因索取紙筆。寫了供詞如左。

我本革命黨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專爲排滿而來。（揭明宗旨）官本是假的。使人無可防備。

滿人虐我漢族將近三百年。余觀其表面立憲。不過牢籠天下人心。實主中央集權。可以澎脹專制力量。滿人妄想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之程度。不够立憲。以我理想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若以中央集權爲立憲。越立憲的快。越革命的快。我祇拏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我蓄志排滿。已十餘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殺恩銘。後再殺端方。鐵良。良弼。爲漢人復仇。竟於殺恩銘。即被拏獲。實難如願。以我看來。終有如願之一日。今日之舉。僅欲殺恩銘。與毓鍾山耳。鍾山事下文再叙。恩銘想已斃死。可惜便宜了鍾山。此外各員。均係誤傷。一句補當場之受傷者。惟顧松係漢奸。他說會辦謀反。所以將他殺頭。趙廷璽。他要拏我。故我亦欲擊之。惜被走脫。亦待後文補叙。爾言撫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誠然。但我既以排滿爲宗旨。即不能問滿人作官好壞。至於撫台厚我。係屬個人私恩。我殺撫台。乃是排滿心理。此舉本擬緩圖。因撫台近日稽查革命黨甚嚴。他又當面叫我革命首領。恐遭其害。故先爲同黨報仇。且要當大衆將他打死。以表我名。祇要打死了他。不怕文武不降順了我。直下南京。可以破竹。因端方。鐵良。皆在南京。而端方。又係殺秋瑾者。我可以從此享受大名。此實我得意之事也。爾等再三言我密友。現已拏獲。又不妨供出姓名。將來可與我大名共垂不朽。

此言亦是。我之至友。一爲光復子。一爲宗漢子。兩人學術極高。總以排滿爲職志。至此屆畢業。學員實程度太低。無一可用之人。對於此事。均不知情。一句開脫。保全志士不少。你們殺我好了。副我好了。切不可冤殺學生。是我誘逼他去的。革命黨本多在安慶。實我一人爲排滿事。欲創革命軍。助我者實光復子。宗漢子二人。不可拖累無辜。我與孫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并爲開脫黨魁孫文。益覺胸襟磊落。言詞乾淨。我自知即死。特此自書供狀。使天下後世皆知我名。不勝榮幸之至。

徐錫麟供才畢。馮煦正接供批閱。外面忽報警察廳長趙廷璽前來。并押到革黨一人。接得緊湊。此人不是別個。便是那宗漢子馬子畦。你道姓馬的。因何被警廳捉獲。這其中也有個情節。昨晚馬宗漢不是騎著快馬。分頭去與竺紹康盧宗岳王金發三人接洽的嗎。這三人係三位營長。分駐三處。在安慶城外一處一處的接洽。都答應。明早十時左右。定即拔隊。不料人心不一。那駐防都統毓鍾山。早得著消息。趕的布實兵隊。分守各城。將及已牌時候。馬宗漢忽然飛馬入城。急報消息。無巧不巧。毓都統在此巡防。因瞧馬宗漢行色倉皇。知有蹊蹺。忙派兵弁將來人抓了。馬匹扣了。帶回防營。正欲盤詰。適值城中亂起。一遞一遞的飛報。有說撫台被害了。有說軍械局被搶了。直到末了。探悉徐錫麟陳

伯平兩個革黨被獲。方才放心。方才將馬宗漢押交警察廳。由廳長趙廷龜訊問口供。宗漢知道大事已去。同黨被獲。也就痛痛快快的講了句。我係革命黨人。叫做宗漢子。不必多問。你可把我同姓徐的。并歸一案。那就得了。廷璽點一點首。因督同警士。將宗漢押至藩署。見過馮煦。這馮煦對於此案。是澈底明白的意思。亦不肯株連。略問口供。便將二人一齊釘鐐收監。自己擬了個長電飛奏入京。不日旨下。著將恩銘照陣亡例議卹。并賜諡忠愍。所遺皖一缺。不另放人。卽由藩司馮煦署理。至革命黨魁徐錫麟。膽敢首先倡亂。戕殺撫臣。理應取出心肝。致祭恩銘。以慰忠魂。另馬宗漢。陳伯平。既係同黨謀亂。并著梟首示衆。此項朝旨一下。當然遵照施行。姓陳姓馬的梟首不過一刀之慘。爲最。徐錫麟要挖出心肝。活祭恩銘。那便慘無人道了。我這部演義前後敘述兩次挖心。前次劉錦堂活捉馬化龍。挖心祭叔。那係借個題目。以寒回族之膽。情尙可原。照應前書。這次徐錫麟種族革命。政治革命。朝廷居然明令挖心活祭恩銘。固然是慘無人道。豈不激動志士益發鐵血。排滿不至國亡不止嗎。錫麟死後。有江學輝輓以聯句云。

鐵血主義民族思想早已與時并臻。未及親白幟飄揚。地下英靈應不瞑。
祇知公仇安識私恩。詎竟爲數所厄。幸尙有羣雄繼起。天涯草木盡生春。

在下趁手交代。那三位營長竺紹康、盧宗岳、王金發，本擬即日起兵，因著馬宗漢就地被擒，得著消息，誰也不敢動彈。後來聽說徐錫麟供詞，無一語涉及三人，三人方各各放心，然以同志關係，又身犯嫌疑，也就辭差的辭差去職的，去職不在皖省，厮混我且不提。單提錫麟的老弟徐偉，原捐個知府，在南京候差，亦欲發展勢力，做著老兄的後盾，無如江督端方不似皖撫恩銘，原來端方表字午橋，係乙榜出身，對於骨董玩好，舊帖殘碑，很有研究，不時還哼兩句皮簧，把個名伶汪笑儂留在督署盤桓，瞧不起這汪笑儂，到是個很好根底，他以優貢用了個知縣，竟肯擺脫官海，遁迹伶界，端方瞧過笑儂兩齣戲劇，很以爲然，一者找他過來叨教戲曲，二者用他做個耳目，好在外面打聽些新聞，偏生這革黨新聞，被笑儂訪實，係徐偉主腦，因叫端方注意，這事端方在政界中要算得第一滑頭，對於維新人物，非常敷衍，儘管著敷衍你，又儘管著防備你，使得你哭笑不得，所以徐偉在寧半年，僅僅結交些無名走卒，下流社會，請問這下流社會，何能够得著鐵血革命，平日騙喫騙喝，到了緊急時會，甚至爲其所賣，可憐徐偉不知，他與老兄書信往來，到大吹特吹法螺，錫麟信以爲實，在本年五月初旬，便函知乃弟，約定二十八日舉事，徐偉得信，自然號召黨衆，甚麼張三、趙四、歸五、別六，都預先約好，先兩日率衆動身，搭著招商江輪，趕至蕪湖，原來蕪湖亦有革黨機關，主腦叫做黃福，也係紹興人氏，黃福是消息靈

通一見徐偉便拉至旁廂將皖省不妙消息告給徐偉個詳細現在這理戒嚴你須別尋途徑徐偉是急欲替兄報仇不更思索當即告知同黨意欲殺上安慶劫獄誰知歸五別六聽見竟頓起不良偷偷的向警署報告偏偏警察署長顧九皇又是顧松的阿姪顧椿的兒子得著密告當即派着警士四五十名來至長街客棧將徐偉捉拿又在提包中搜出錫約期舉事的信件徐偉是無可抵賴那黃福同一班餘黨早趁這亂居中溜的溜了跑了只苦了徐偉一人由警長顧九皇押送安慶經新撫馮煦派員問一問口供也不奏聞即下令槍斃這一回事算是徐比弟兄爲再造共和犧牲也足爲我們漢族吐氣了（以贊語完結一樁暗殺事件）事經表過不提單提清廷因改行新政採用憲法反惹起革黨注意鬧出這許多亂子慈禧很不快活當將奕劻世續瞿鴻禨林紹年四個軍機一齊召見先談些新政辦法然後研究到人才問題奕劻因說嚙們內部組織的人才可算是盡善盡美沒有個才不任勝的（肉麻之至）慈禧笑說因何嚙們極力要好外間革命黨人猶一起一起的手槍一起一起的炸彈那吳樾是已往的事不必談了不到一年工夫居然又發生秋瑾徐錫麟兩案姓徐的是何等人物據馮煦電奏不過講他僅有同黨宗漢子光復子兩人這話欺誰三個革黨便能陡然肇亂殺害巡撫斷無此理此必黨羽儘多一時未及捉獲罷了尤奇不過那秋瑾是個女子做女子的道理

要曉得三從四德怎樣也私藏手槍炸彈加入革黨照這樣瞧了下去。噲們越維新越立憲彼輩人越鬧得不成日月。噲的意思是越越想越害怕。還須你們四位軍機商量個治標治本的方法。老慶聽了只是默默無言。世續更是糊塗。瞿鴻禨未免顛預。獨有林紹年年紀較輕。腦經尙敏。因奏說。臣想治本方法。除得維新立憲。却沒有第二個主張。可以解決。不過維新要切實辦理。立憲要縮短期間。前次五大臣出洋。所有普通攷查。尙嫌未能詳細。以臣愚見。君主立憲。莫如英國日本。至聯邦立憲。以德國法。制最爲完密。這三大國。卻係帝制。以中國取法最爲合宜。（注重帝制）慈禧點一點頭說。此話到也不錯。噲們可派員去特別調查。你講治標方法。又待如何。紹年因說。臣想治標方法。却有兩種。一種是加意嚴防。一種是運動。示威。所謂加意嚴防者。是於珠江長江兩流域。選擇重要人物。嚴加防範。但廣東一省。尤爲革黨發源之地。其次如雲貴。如蘇皖。如兩湖。皆當及時注意。至運動。示威。莫如調集國防軍。擇地秋操。前於直隸河南。已兩次實行。此次可改至安徽會操一次。軍威所振。革黨膽寒。或不敢狡然思逞。臣愚以爲治標方法。不出此兩項。未知有當。還求懿訓。辦理慈禧聽畢。連稱不錯。不錯。噲都依你辦理。第一先酌量出洋攷察人才。當由奕劻舉出達壽。由瞿鴻禨舉出侍郎汪大燮。又由紹年舉出于式枚。慈禧因即明降諭旨。派達壽往英。派大燮往德。派式枚往日。不在話下。第二是酌量督撫去

置有當去不能即去者有欲留無可再留者祇好擇要更易將雲貴總督岑春煊撤任改放個錫良將廣州將軍撤任改放個孚琦這孚琦是榮祿的胞姪慈禧此次是格外照應（這種照應是送他到鬼門關爲後書伏根）另將姜桂題由河南提督改做安徽提督好輔佐毓鍾山坐鎮長江定明年九月秋擢在安徽太湖縣以蔭昌馮國璋充做正副指揮光陰易過轉瞬是光緒三十四年這年黃興又在廣西起事你道他因甚起事便因雲貴總督換的錫良是個滿人原講同盟會與華僑定約炸死一個滿洲大員給銀十萬攻克一座省城給銀百萬既有這筆酬金如何不及時努力而况上年二辰丸的案子已被日本掙個上風所有軍械來源是陸續不斷此時黃興又得了兩個要人幫助一叫胡漢民一叫韋雲卿均對於軍事學識非常諳練更有黃和順關仁甫黎國英何有才四個是他的死黨他在安南又結織幾個法人允爲助力有此種種原因黃興因密派黨衆一面去勾結滇省各界入會一面却指揮黃關黎何四人串入桂界先從河口守將王鎮邦著手運動這河口便是富良江口亦名紅河口原來王鎮邦部下却有兩個營官一名黃廷華一名黃體良均係湖南人要算黃興的同族來的黃和順亦係黃興一家彼此叙起鄉誼族譜不由不發生情感由廷華體良兩個又去運動王鎮邦偏偏鎮邦亦係湘人諸位須知湘人的團結力最堅你瞧咸同時期出了一位曾國藩便引出許許多多的

湘人一夥兒拚命戰鬪。這不是個鐵證嗎？如今湖南一幫又擁戴黃興革命。雖是民國建設姓黃的。沒有雄厚勢力。然而革命四傑除得孫文創議最早。其次便推黃興。坐了第二把交椅。此刻黃興因河口各營已運動成熟。心中非常高興。於是一面知會孫文、陳天華、宋教仁等。趕緊接濟軍火。一面偕同胡漢民、章雲卿。却向前綫督隊。一色白旗白幟。由王鎮邦在前衝鋒。一路殺人。鎮南關聯奪三座礮臺。把個統帶岑得貴。戰走得不知去向。接著黃興是分派人衆。進逼雲南。甚麼古林菁呀。甚麼開化呀。甚麼蒙自呀。甚麼蠻耗呀。由黃和順、關仁甫、黎國英、何育才、分著四路人馬。殺去無不路路得手。這時雲貴總督錫良聽講革命軍來勢如破竹。可憐唬得沒法。祇用雙手捧著頸項。鬚子生恐要做恩銘第二。措語妙極。當下有個得寵家人。名叫彭年。瞧著錫良如此恇怯。因進言說：你老平日相信方宏綸。何不招呼他來商量商量。錫良被這句話提醒。忙的放下雙手。就叫彭年趕快去請方宏綸。原來宏綸是位實缺兵備道。其人很有膽識。對於軍事學亦很有研究。聞得雲南多處失守。心頗作急。正欲建議。却好彭年走來。說是撫台有請。宏綸不敢怠慢。趕的來見錫良。彼此坐定。錫良忙問現在革軍來勢洶湧。怕的省城不保有甚法。想宏綸笑着將手一搖。說不碍。不碍。這革軍是不能立脚的一者。他深入重地。後方必沒有接應。二者。他的實力。全是利用王鎮邦的客軍。只須用著一個人出來。包管革軍是煙消

火滅錫良忙問何人宏綸笑說還有誰來不過是提督白金柱呀錫良歎口氣說暗因他係前督岑春煊的部下不肯服暗調度故將他擲在一邊宏綸說這事不難撫軍可一面電奏調用一面由不才去與他協商我知道這人很肯爲國効忠的有他出馬不出十日決定成功錫良喏喏答應趕的飛電入京隨得電復節由方宏綸另帶六營去與白金柱會師白金柱原不快活錫良今得正式電旨又有姓方的從旁敦促義不可却自然是大號一起催動所部人馬殺向前方原來王鎮邦爲白金柱的舊部部下兵隊亦係舊制新編大率土著的苗族居多俗說兵不服將鎮邦欲上前迎敵兵隊竟紛紛落後鎮邦怒極急拔指揮刀砍殺幾個弁目不料有兩個排長竟從中鼓噪起來一唱百和不知那來彈子忽打中鎮邦的頭顱登時倒地氣絕這一陣轟亂方宏綸却引兵衝上逼得鎮邦全部人人繳械不與黃廷華黃體良不能成軍便連黃和順潘仁甫黎國英何有才四路人馬亦一齊潰散黃興算是個龐大包身然因全局變動也無法制止只好且戰且走山路又是崎嶇官軍又來得鋒說好容易跌跌滾滾退至鎮南關却好來了一枝救兵這救兵便是那孫文派來的爲首兩將不是別人却係陸皓東楊飛鴻記得陸楊二將從廣東三水縣一戰久經宣告失蹤（應第一百零十回）他倆原係孫文死黨如今孫文既氣勢復振與黃興合局自然指派他倆前來助戰無如革軍添了援助官軍亦添了援助因

著甚麼。因爲桂撫李經羲得著消息。亦特派總兵王正雅提督龍濟光。各領兵隊六營。從側面殺出。其時桂軍在前。滇軍在後。把皓東飛鴻二人的兵隊夾在中間。可憐革軍是腹背受敵。滾山的滾山。落水。落水。啾啾。啾。這陸楊二人不死於前次三水之戰。而死於此次鎮南關之戰。豈不是生有定時。死有定地嗎。這一次革軍血戰。除得黃興胡漢民韋雲卿三個死裏逃生外。其餘是一個活命沒有。官軍是大獲勝利。果不出方宏綸所料。不到十日。雲南廣西兩省革黨已一律肅清。桂軍歸桂。滇軍歸滇。錫良得著捷報。還自家摸摸頸項。顫子說。我好險呀……正是

恩銘錫良

有幸不幸

一送殘生

一保性命

評曰。此回全叙革黨起事。開頭講的是安徽之亂。末了講的滇桂之亂。中間却插著朝廷行政用人。急謀治本。治標方法。此行文變化處。亦即敘事銜接處。因著清末革黨鬧不一鬧。必鬧到亡國後已。若僅貪叙外面禍事。置中央行政不顧。則枝枝葉葉。將無綫索之可尋。叙徐錫麟因將秋瑾附帶者。以秋瑾倡亂未成事實。而錫麟之槍斃。恩銘則轟轟烈烈而成事實也。雖然不有秋瑾不足促進錫麟之革命。不有錫麟仇殺恩銘。則雲貴總督必不易人。亦不足促進黃興之革命。事有因然後有果。此後重重革命。則謂惟秋瑾爲發起。要人亦無不可。

大抵革命之興起。初原無甚實力。類如吳樾。秋瑾。以及徐錫麟。不過恃手槍炸彈。虛張聲勢。有何實力之可言。至於黃興。漸漸聯合兵隊攻城奪池。是由虛聲成實力矣。然吾謂孫文運動華僑。能得金錢後盾。則根本之圖實係於此。

第百廿一回 子從母逝兩宮同日賓天 父子權幼帝旁支繼續

這一次錫良派兵戰勝了黃興。克復鎮南關礮臺。算是轉禍爲福。非常樂意。一面報捷清廷。一面又與方宏綸計畫善後。由宏綸獻策。又知會安南法國太尉威根。請其助捕黃興。胡漢民。韋雲卿。三個要犯。那威根對於革黨的事體。早已拏定主張。你道甚麼。主張如果革黨成功。彼即乘勢發展勢力。革黨失敗。彼即按照國際交涉。替中國嚴辦革黨。外人手腕大率如此。這時黃興等全軍覆沒。逃至安南。已成了漏網之魚。喪家之狗。法人的待遇。大非往日可比。三人見情形不對。趕的搭了來生號商船。逃往新嘉坡。這新嘉坡係英租界。英人態度更嚴於法人。由英領事查照一千九百零六年條約。其中載明。

第七條敕令。如有他國已經定罪之人。若非國事犯。新埠領事得以法律驅逐出境。不使逗留。

第八條敕令。凡外國犯罪逃亡之人。船主不得帶載入埠。

有此兩條規定。當下趁著黃興等三人登岸。即派巡捕多名將彼等一齊拿獲。不問情節。一個個押入水牢。諸位須知。這水牢是非常厲害。至多一個星期。登在裏面。即不瘳斃。也要七死八活。幸虧孫文是消息靈通。趕來與英領事交涉。依照國事犯條例。不能限制自由。然後英領事才將黃胡章三人放出。水牢三人是連夜搭輪。趕到香港。再圖第二起舉事。（伏後書）不在話下。單講清廷接到雲貴總督錫良捷報。慈禧是且驚且喜。喜的是潑天大禍。一霎時又霧滅烟銷。驚的是革黨徒衆越聚越多。禍事越鬧越大。那徐錫麟。戕殺恩銘。不過少數黨人。尙沒見有大批軍火。如今出了個黃興。竟會聯合防營。由廣西殺到雲南。所有關隘。礮臺。及州縣城池。被他攻破的不少。照這樣瞧來。軍界政界裏面。必然容納著革黨。想了又想。因將奕劻。世續。瞿鴻禨。林紹年。四位軍機大臣。召來計議。仍由紹年啟奏說。臣昨接各省諮議局來文。領銜的叫做孫洪伊。彼等具書請願。一者是要朝廷早立憲法。二者是指說中央政府。重滿輕漢。如今各部尙書。任用滿人太多。意不能平。慈禧聽到這理。不由得把御案一拍。說。只這孫洪伊。便是革命黨。朝廷用人行政。彼輩何能干涉。依他請求。難道叫嚙將滿人全行不用。全行把一切國政。交給漢人嗎。好了好了。嚙們不必登在北京。坐這寶位。快點收拾。收拾將大清一統江山。完全讓出。那就行了。哼。哼。甚麼叫做立憲。換一句話說。立憲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滿。排滿就是要定大。

清國的江山這孫洪伊如此荒唐非拿京嚴辦不可紹年被碰這釘子登時無話可說轉是奕劻笑着進言說太后不必動怒臣原講一班新學家都帶著革命色彩越是他們看不得滿人階們越用滿人從今日起以後任何差缺總儘滿人去幹看他們怎樣（不過炸彈手槍鬧得格外厲害）慈禧連連點首說此話不錯當即重定官制除原有滿員不動外另以奕劻爲總理大臣那桐爲協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略略變更却用的善者載澤蔭昌載洵紹昌溥倫壽耆所有軍機大臣又指派載濤毓朗諸位想想上年組織官制十部裏到用了七個滿人如今變本加厲幾於新制內閣完全由滿員組織從中尤以皇族爲多這不是分明造蛋嗎第一次由戴鴻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其收效如彼第二次由達壽等三大臣出洋考察而且取法英日德三個帝國其收效又如此這位慈禧老婆何嘗誠意立憲何嘗消融滿漢意見簡直要剷除漢族使得漢族沒有權限沒有講話餘地罷了好個光緒帝心地較爲明白瞧見新組內閣通用皇族通用滿員大不謂然這日十月初十趁著慈禧太后萬壽令節入宮朝賀賜坐賜茶已畢因漸漸提及朝政講到新組內閣純用滿人甚不合立憲公例慈禧祇是冷笑偏生皇上不識風頭又講出滿人無一可靠儘管當著要差居著要職嫖是嫖昏了賭是賭够了鴉片儘量的抽將心孔抽得烏黑各種作威作福怕不把咱們大清國的江山完全葬送到死也不肯丟

那能盼得上眼。一者棉花客人不能實行魚水之歡。二者蓮英是皇上仇人。既仇其兄。焉有賞識其妹的道理。蓮英因此計不行。索性叩求慈禧。囑妹在宮伺候大姑娘。到生得面目乾淨。不討人嫌。裙下一雙蓮鈎。剛剛三寸。慈禧覺得粗事不能驅遣。祇叫他在匠床燒煙。又補叙一段瑣事。偏有閒筆。這時烟泡燒好了。裝上煙槍。遞進慈禧口中。慈禧只拚命一吸。無巧不巧。煙箠喉管。慈禧連咳幾聲。不覺頭暈眼花。彷彿面前大小金蛇。甩甩的（神來之筆。應百零九回）這金蛇。難道是從醇邸一顆柏樹飛來的嗎。我說不是。是那二十年前的金蛇。是假的。這二十年後的金蛇。更是假的。不過疑神疑鬼。即有神鬼計算。慈禧生庚今年已是七十四歲。他的大限已到。俗說男怕生前。女怕生後。這個生字。便是生日的生字。慈禧今日才交生日。誰知那陰司內閣羅包老。已指派催命判官。檢查他老人家的祿命判官。忙的打開生死簿子。第一頁第一名。便是慈禧。上面注明限期已到。當即備封請封請帖。差了兩位無常先生去投慈禧宮下帖。鬼有鬼計。趁慈禧躺身抽吸鴉片。便放一把鬼火。彷彿千百條金蛇一般。（鬼話有趣）慈禧嗅了這唬登時大寒。大熱。人事昏糊。口作噬語。不獨李大姑娘唬慌。便連李蓮英亦異常害怕。一面招呼隆裕皇后。昌壽格格過來。一面又趕召御醫。這時御醫忙得如活舅子一般。才從瀛臺那邊替皇上診脈。開方。又到這理。替慈禧用心診視。論皇上的病。是急火上攻。衝動心。

血性命也。怕不保論慈禱的病是外邪突入彷彿中風疹勢。尤其危險來的御醫是一正一副。不是醫。正。嘔。嘴。便是醫。副。喉。聲。因著斤兩太重彼此講了句脉滑氣浮未易投藥。隆裕后和昌壽格格是急得沒法只好宣傳奕劻入宮奕劻趕至寢宮不料衣袖一絆絆落一只茶盅。噹哪一響慈禱不由得狂叫起來。說是何方歹人又在這裡施放手槍炸彈還不替瞎抓了奕劻忙極口辨明說臣非歹人適才聲響并非手槍炸彈這時慈禱神智昏糊把奕劻的辨詞聽不真確祇知語尾有手槍炸彈四字格外喊著抓人蓮英懂得這是太后鑿語忙向老慶遞個眼色令其退出但是慈禱這一夜是魂夢不安。嚙語時作一會兒說咸豐帝來了一會兒說同治帝來了一會兒又說珍妃來了又講安得海劉承恩寇連材陸陸續續的到。位。最。後。說。是。東。宮。慈。安。駕。到。嘴。裏。還。哀。哀。切。切。請。求。饒。命。將。生。平。作。惡。借。夢。中。嚙語說個大概無非回應前書。這分明是疑神疑鬼病入膏肓。唬得李蓮英六神不安。毛髮剔豎。一面用醫診治。一面往雍和宮請那道行喇嘛趕做七七四十九日羅天大醮。我且由他。其時是凡皇族要人無不憂形於色。入宮問長問短。據御醫說是風燭草霜說變就變。這個當兒却愁殺一個要人。你道要人是誰。便是兵權在握的袁世凱。伊想起這回關係很大。伊是慈禱的心腹。光緒帝的仇家。比如光緒帝在前崩駕有著慈禱做個靠背。自然富貴榮華終身不斷。萬一慈禱先行賓天。嗚呼。嗚呼。那光緒帝

便大權在握。怕不立時飛鴻飛到眼前。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嗎越。想越。危險不覺。長歎失聲。早是兒子袁克定在旁。知道老父心事。因請趕快知會一班北洋軍閥。好幹那偷天換日的事業。一到是依著兒子。可以取代帝位。省得以後夢想帝制。畫虎不成。一世凱祇是搖頭說時。機尙未成熟。我有我的主張。好在老慶父子。同我一氣。他能宮禁串通。這時比我更急的。莫如李蓮英。我是皇上的仇人。他更是皇上的仇人。這一回大事。要用著他做些手脚。只須如此如此。不即說明。事體成功。姓李的保全首領。我亦不落罵名。諸位這一段疑案。編書的亦不過得之傳聞。但從事實上言。慈禧的病是風邪。突入此如大海破船。說陷就陷。御醫斷定不出三。日左右。至光緒帝的病是鬱悶。傷肝吐血。成癆。雖屬纏手。不會立刻變卦。即使兩宮病皆不起。必然慈禧在前。光緒在後。不會同時崩駕。巧巧的母子偕行的。斷定的不錯。從理。想上言。當初慈安崩駕。是喫著糕點。猝變的那周道士的稀奇古怪丹丸藥水。不一而足。料想李蓮英收藏必多。當日能暗給慈安。喫著今日。獨不能暗給皇上。喫著嗎。而且皇上住在瀛臺。左右宮監皆係蓮英的私人。於湯藥之中。尤易施手術。據聞光緒帝的生命。是由李蓮英活活葬送。此種消息。很不錯的。一猜疑的。確不離經。情節表過這時。袁世凱是不動聲色。李蓮英是費盡心機。老慶記是兩頭奔走。在這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中旬。慈禧病勢突然變卦。忙的招呼慶親王奕劻過來。

計議身後大事。奕劻因說現在兩宮的病勢，皆處危險時期。這皇嗣的問題是最爲重要的。還得太后作主。臣已知會宗人府將天潢玉牒取至，說著即行呈上玉牒牒中載明。

顯祖宣皇帝塔克世生五子。長曰奴兒哈赤，由喜塔喇氏所出。爲太祖高皇帝。太祖生十六子。八曰皇太極，由納喇氏所出。爲太宗文皇帝。太宗生十一子。九曰福臨，由博爾濟吉特氏所出。爲世祖章皇帝。世祖生八子。三曰玄曠，由佟佳氏所出。爲聖祖仁皇帝。聖祖生三十五子。四曰胤禛，由吳雅氏所出。爲世宗憲皇帝。世宗生十子。四曰弘曆，由鈕祜祿氏所出。爲高宗純皇帝。高宗生十七子。十五曰顥琰，由魏佳氏所出。爲仁宗睿皇帝。仁宗生五子。次曰旻寧，由喜塔臘氏所出。爲宣宗成皇帝。宣宗生十子。四曰奕訢，由鈕祜祿氏所出。爲文宗顯皇帝。文宗生二子。長曰載淳，由葉赫那拉氏所出。爲穆宗毅皇帝（其一載漪現已於玉牒削其名。載漪子溥儀，即已廢之大阿哥）。

穆宗無子，以宣宗六子奕誼長子載灃嗣。文宗後即今上也（從顯祖數到光緒帝，卻好十二朝，并宣統帝爲十三朝，或以顯祖未立國號，紀元將天聰崇德分爲兩朝，或又插入慈禧當國爲一朝，女主由天命至宣統亦十三朝，各說其說，未知孰是）。

編書的因著這部清十三朝演義，行將結束，故借天潢玉牒再詳細的聲敘一番，其實慈禧是胸有成

竹他個主張是仍注意醇王載灃，記得當年一意主婚替載灃定下榮祿的女兒，已經含有深意。後來決計廢除大阿哥溥儀，更是意有專屬。如今瞧見奕劻呈上玉牒，連望也不望，因歎口氣說：「你替溥儀傳載灃進宮，他小孩子溥儀今已五歲，可以入嗣大統，兼祧兩帝，嚙們就此辦理好了。」（大事已定）奕劻得旨，趕緊去到醇邸，引著載灃入宮，誰知行至半途，可巧瀛臺那邊的太監小德張慌忙迎上，說是皇上有旨，召御弟醇王爺快去。載灃啞啞答應，趕的見過慈禧，受過遺詔，不及轉致來見皇上，誰知皇上氣已垂危，不及遺囑，早由隆裕后噙哭上前，指著皇上說：「日間精神尚好，言談如常，不料下午喫葷參湯，便煩燥起來。」（著眼在此）連召御醫來瞧，已是不濟。載灃不待說完，已是放聲大哭。諸位須知，載灃同光緒帝是同胞手足，想著阿兄一生受制，母后命運顛連，雖爲九五之尊，不曾愉快得一日。如何不痛感心傷？正在叔嫂悲號的當兒，同時却發生兩句緊要話來：「一係瑾貴妃哭說：『你係皇上胞弟，皇上之死，有些不明，不自你不是糊塗罷休的一係小德張在旁插言說：『皇上下旨的當兒，嘴裏卻提出兩個仇人一係袁世凱一係李蓮英，非得御弟替朕制度，不可載灃聽了，不由得牙齦一挫，說是這些事，啫也很明白的。』」言至此，我爲袁李兩人捏了一把汗。」因急急走至御榻，來瞧皇上，皇上已是一口痰落下，登時龍馭上賓，後人有詩爲證：

隆準龍顏相特奇厲行新政問翁師欲除異己圖謀急信用非人悔禍遲一指世凱而又不專指世凱（進諫珍妃能死義報恩寇監亦橫尸何因不育成天闕寂寞瀛臺費苦思

這裏光緒帝崩駕那邊慈禧太后也就奄奄一息把個醇王載灃忙得不成日月老慶記也隨著手慌脚亂這金輪則天第二算是三次垂簾結果把大清的江山鬧得一揚糊塗那葉赫部不世之仇出這一位掀天揭地的英雄來替祖宗報復前有前因後有後果非是編小說的故神其說但請諸位將前清開國歷史與亡國的原因入細參詳那就得了向來母后崩駕無詩因慈禧係一代女主亦有詩爲證

不爲佛道不神仙願作金輪武則天三次垂簾威勢逼中原鼎沸戰爭宣宮帷黑幕難穿揭民族思潮日變遷葉赫世仇終報復蔡龍禍水豈徒然

講這兩宮崩駕原係同日還有人說是慈禧死的日期在前光緒帝死的日期在後那更逆謀顯露顯見得宮禁暗殺不辨自明了我們編小說的要以當時電文爲斷以哀詔喜詔爲憑當日的電文委係稱前一日癸酉刻光緒帝駕崩後一日甲戌未刻慈禧太后駕崩并連發喜詔哀詔宣布大行皇帝遺詔以載灃之子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并以載灃爲攝政王講到這攝政王三字是當初開國專

用名詞彼時以順治帝年幼母后博爾濟吉特氏又未便垂簾訓政於是從權辦理用九王多爾袞代表君權定名為攝政王後來咸豐年間文宗避走熱河也曾指派恭親王奕訢監國那監國即係攝政不過奕訢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是有文宗站在背後的凡事也須往熱河行宮請訓的如今醇王載灃不然他這攝政王同當初多爾袞是一樣架落還一切代表君權簡直與訓政無二諸位必有一個疑問那同治帝光緒帝冲年踐阼既能由母后臨朝垂簾訓政如今溥儀承嗣大統照前兩朝定例那隆裕皇后亦係溥儀之母因何放棄權利不仿照而行要曉得這事解決是虧著軍機大臣袁世凱其時一班皇族也想捧撮著隆裕后上檯當由世凱首先抗議說如今主少國疑這個時機是千鈞一髮萬不可仍由母后訓政臣想正當辦法莫過請出醇親王來主持國政好在大清開國會先例那容親王多爾袞不是用著攝政王名詞嗎以父訓子比較以叔訓姪尤爲名正言順此議一發早是奕劻世續瞿鴻禨林紹年等齊聲贊同因此打銷母后訓政的近例取法開國親王攝政的先例哈哈世凱這個提議是爲公爲私雙方兼到說他爲私呢卻能剷除母后專制積弊不復使文武百僚匍伏於雌威之下說他爲公呢他却知道載灃用事同自家不得過身不如送一頂高帽子給載灃戴他一戴雖不能全罪豁免然也見得姓袁的真心推戴於惡感上似可輕減一二果不其然載灃因世凱這次

建議把要殺世凱的決心，到覺有些活動，但一時想到光緒帝臨危狀況，及從前種種，又不免一腔忿恨，兜上心來，嘴裏嚷了幾聲殺殺殺，忽有人將載灃肩頭一拍，吐出一種嬌音，笑問說：「你要殺誰？載灃掉頭一望，原來自家個老婆醇妃，因亦笑說：「你莫管，嚼嚼是決定殺那袁世凱，醇妃笑了一笑說：「你因何定要殺他？載灃又恨恨的說：「他係皇上的仇人，醇妃又嗤的一笑說：「依著你講，世凱是皇上仇人，嚼嚼的父親，更是皇上的仇人了。（語有力量）其實世凱在小站按兵不動，算是我父親指使的，依著你講，那年皇上想去兵圍西苑，以子犯母，還算是正理嗎？那一班維新黨的康有爲，梁超，還算做朝廷功臣嗎？嚼嚼沒有康梁，引不起甚麼三合會與中會同盟會，如今鬧得四處革命，手槍炸彈，轟轟烈烈，那一派不是康梁的餘孽，呀嚼嚼給你聽，這袁世凱是我父一手提拔的，你如殺了他，便對不起我父。（保全世凱實賴此一席話）載灃當下點一點首，夫婦倆擁著溥儀入宮，這回兩宮喪事，內部全由昌壽格格按照典禮處分一切，外邊文誥宣布，全由大學士張之洞一手辦理，在下要補叙一筆，因著外面時局緊張，於一月前，已將兩湖總督一缺，補授了瑞澂，特將張之洞電召入閣，不是在下恭維之洞，當代文章鉅公，除得這張老先生，竟找不出第二枝名筆，閑話休絮，單講兩宮殯殮的當兒，一班王公大臣，及軍機要人，無不穿孝挂白，入內舉哀，這時攝政王載灃，一眼瞧見袁世凱，忙將他招呼過。

來說現在奉安梓宮非得一位重臣留中辦事不可。懇庭先生可不必離開（來了新鮮花樣）諸位這姓袁的可算是老奸巨猾謀略無雙。然在這個當兒已不由的面無人色。因甚麼因爲皇室喪制必須四十九日期滿方准回家。內外是門路隔絕消息不通。不講別的就是不給他飲食也就活活餓死。此時世凱彷彿在法庭上宣誓。毒死刑心如刀割。人地無門插翅難飛（真是哭笑不得）痴立了一個鐘頭別人禮畢退出。獨他不敢移步。老慶同張之洞知事不妙。忙覓至攝政王面前替世凱懇切求情。攝政王有那渾家先人之言。不免要故意留難。因涕淚交流說。嚙奉大行皇帝臨終遺囑。叫嚙除去袁世凱并李連英這兩件事體。是必須遵辦的。偏生這時老慶也有了口才。因說今日兩宮未殯。主少國疑。猝然的嚴辦先朝重臣。惟恐發生變故。還以三思爲是。攝政王啞啞冷笑說。論理原不該重違遺囑。但是二位既替他懇情。今日且放他回去。叫他在家待命。慶王同之洞討了這個口氣。趕的示意世凱急速出宮。可憐世凱經這一唬。手腳癱軟。擡步不起。因央請兩名宮警扶掖回家。不日革職。旨下世凱更不留停。由著兒子克定克文護送出京。從此退居彰德項城。俟三年後再爲交代（伏末回）這時朝廷的哀詔喜詔已經頒布全國。無人不知道。兩宮先後賓天。即無人不知道。載滯之子溥儀入繼大統。從明年起。是要預備改元宣統。另換一番新鮮氣象了。誰知距哀喜兩詔頒布時間。不到三日。那

安○徽○地○方○忽○發○生○一○個○大○大○亂○子○。這○亂○子○不○出○於○別○人○，仍○是○出○於○革○命○黨○。原○來○黨○魁○叫○做○熊○承○基○，係○揚○州○江○都○縣○人○氏○。原○在○那○盧○宗○岳○部○下○當○個○隊○長○，說○得○上○年○徐○錫○麟○槍○斃○恩○銘○，所○有○盧○宗○岳○竺○紹○康○王○金○發○三○個○營○長○，皆○以○錫○麟○關○係○，相○率○去○職○。不○但○那○三○個○營○長○去○職○，便○是○軍○械○局○局○長○，也○換○了○個○薛○哲○。那○毓○鍾○山○的○駐○防○，也○換○了○個○俞○大○猷○。另○外○又○派○姜○桂○題○駐○兵○皖○南○，以○防○備○革○黨○擾○亂○。桂○題○又○另○派○范○傳○甲○、宋○玉○琳○、李○朝○棟○三○營○來○分○紮○皖○省○。誰○知○這○三○個○營○長○，均○與○熊○承○基○先○後○同○學○，暗○帶○著○革○命○色○彩○。彼○此○串○動○話○極○投○機○，個○個○要○做○徐○錫○麟○。第○二○，不○過○安○徽○一○省○，無○滿○可○排○。那○毓○鍾○山○又○放○著○跑○了○巡○撫○馮○煦○，又○是○漢○族○。又○係○蘇○人○，要○算○與○承○基○同○鄉○。萬○不○好○意○思○同○彼○發○難○，籌○畫○至○再○預○備○趁○太○湖○縣○秋○操○，去○將○總○指○揮○蔭○昌○殺○害○。也○可○轟○轟○烈○烈○做○他○一○場○。主○張○擊○定○，因○由○宋○玉○琳○去○運○動○軍○械○局○長○薛○哲○。這○薛○哲○也○是○一○位○出○洋○留○學○人○才○，不○過○居○心○圓○滑○，說○他○不○贊○成○革○命○，他○也○滿○嘴○的○自○由○流○血○，說○他○實○行○革○命○，他○卻○生○命○看○得○極○重○，權○利○顯○得○極○明○。這○種○滑○頭○碼○子○，原○不○可○與○其○心○腹○無○如○承○基○等○急○不○擇○人○，甚○麼○秘○密○的○行○動○，對○於○姓○薛○的○都○和○盤○托○出○，薛○哲○也○沒○甚○麼○明○顯○表○示○。不○過○指○說○太○湖○秋○操○，各○方○軍○隊○齊○集○，未○可○孟○浪○行○事○。承○基○也○覺○言○之○有○理○，按○兵○不○行○，得○到○兩○宮○賓○天○消○息○，傳○至○皖○省○，承○基○認○為○時○機○已○至○，無○可○再○緩○。因○擇○了○個○秘○密○地○點○，召○集○范○傳○甲○、宋○玉○琳○、李○朝○棟○薛○哲○四○個○前○來○。此○外○還○有○一○個○礮○兵○隊○長○石○往○寬○，一○個○騎○兵○隊○

長俞培倫。共計七位。當由承基發言。說：「我們刻刻要想排滿，不得機會。如今老太婆子并一個天闔皇帝一齊死了，所繼統的不過個乳臭小娃，趁此秩序未定，人盡懷疑。我們何不鬧他一場？我料定由安徽發起，他處必能響應。東處出火，西處冒烟，給他個六神不安，迅雷不及掩耳。我想機會之好，莫好於此。」薛哲還待躊躇，早見出席的無不拍手贊成。因想個人難抗全體，只好也胡亂拍起手來。承基進著薛哲拍手，口說：「這城中的內應，要借重閣下事，不宜遲。我們準備後日動手，以城東寶塔舉火爲號。祇要火光一亮，你須急急開城，不可誤事。還有一件，你那理礮彈軍火，還要接濟若干？」薛哲是一一答應。但是他這答應是含糊的，不是堅決的。是禍福兩個問題，心口相商的，不是不計利害，挺身去幹的。他再狡辯不過，一面發些子彈，做了手眼，一面去見俞大猷，也不提。所以但說現在國喪發生，國防喫緊，凡事也得些準備才好。（兩邊弄鬼，薛哲可殺。）只這一句話，把大猷提醒，隨即自帶兩營兵隊，駐城防守。薛哲如此舉動，承基等那理得知，儘力去運動各營兵隊。一班兵隊，沒有一個服從長官的。聞說攻破安慶，有許多財氣可得，無不人人磨拳，個個擦掌。記得在十月二十一日，這天星月未上，熊承基使聯合范傳甲、宋玉琳、李朝棟三營，一齊出隊，以石往寬做個礮隊衝鋒，以俞培倫帶領騎兵先行登塔舉火。塔上既然有火，應該薛哲內應開城了。誰知姓薛的，不去開城，轉跑到俞大猷那理。

報火大獸早已得信準備於四門是用重兵把守於後山又架起兩尊大礮諸位應該曉得安慶形勢是前面臨江後面倚山北城高是南城彷彿一個窩陀形勢外面革軍自然是併力猛攻內面的官軍自然是併力死守由石往寬施放了無數開花礮彈終不曾將城牆炸壞並房屋炸毀你道甚麼緣故因爲礮彈落地而不開花你道不開花又是甚麼緣故前文交代明白由薛哲給與子彈軍火已做了種種手眼因這開花礮彈裏面却有一種彈簧不去彈簧那暴烈性非常發展如去彈簧那礮彈便不能炸烈等於無彈罷了（薛哲弄鬼真是可殺）一連開放數礮總不開花承基知道爲薛哲所賣彼尤做內應又不來開城心中不免焦急如火然勢已騎虎只能有進無退一疊連指揮四路兵隊進攻登時架起軟硬雲梯紛紛爬城無如城上各段總有預備那個李朝棟雖然搶著先登却被一排快槍打跌落下嗚呼送命革軍因失去管長又是後山用礮打來無法進攻苦苦的爭持了一晝兩夜偏生那提督姜桂題已聞信趕到號聲一動大隊紛紛的齊集南岸任憑熊承基鐵血主義膽激如天到了這個地步也不能不急切退兵但是革軍退了那官軍也就分路追趕來時是一鼓作氣去時是各走各路那范傳甲被兪大獸的軍隊追及所有部下是一齊繳械傳甲是被縛而去不消多講自然免得一刀之慘至於宋玉琳是被姜桂題的軍隊追及急急用了個金蟬脫壳方法同著兩個隊長一叫

莫其匡一叫張岐山沿路打著抽豐趕至廣東去投黃興算是得著一條生路（雖生不久却係七十二地煞之一）爲最黨魁熊承基同著石往寬喻培倫三人跑得最快因爲兵隊跟隨忙用好言遣散當由河南取路徑至山東住未一年打聽朝廷派貝勒載振出使俄國心中忽發奇想因對往寬培倫說我們革命主旨重在排滿這振貝勒個雜種到是滿族要人我們何不趁彼由俄回京在那哈爾濱車站動一動手兩人齊說用得忙帶著手槍炸彈趕的出關好在火車通行非常便利來至哈爾濱該埠係中俄交界地點人烟非常稠密揀著旅館住下不上多日聽講振貝勒儀節已回一班將軍們督撫們司道州縣們軍界政界無不到站伺候前清儀節不比現在一位貝勒彷彿親王一般前面繡龍黃旗迎風飄舞所乘特別專車也就用起黃幟載振到得車站軍隊是密密層層不講別的單是文武官員的顏色頂子照耀在太陽光綫裏發出那五色晶光非常絢爛正在歡迎到站不知那來霹靂一聲飛到一顆炸彈正是

革黨蹤迹 何地沒有 一彈飛來 不及逃走

評曰此回書從叙清安徽廣西兩起黨禍之後正好轉入京內來叙兩宮起居因著兩宮的死期已至編書的不能再轉圈子但光緒得病已久此時一觸使發因著皇上發病慈禧亦遂發病兩

宮之病竟至同時不起誰可先死誰可後死此問題亦大有研究因要研究這重要問題所以發生出重大疑案或曰李蓮英袁世凱未必敢於謀殺老慶未必敢於串通然而宮禁事秘死期先後祇爭一日即以攝政王必欲殺袁世凱而論則此中黑幕又不難以意會矣

從宣統帝即位以後所謂滿清天下已有朝不保暮之勢熊承基不過一隊長耳乃竟集合同志乘機輒發雖事仍不成而此種動機已經不可制止從此再接再厲不過三年而國竟不國矣噫

第一百二十二回

汪精衛圖殺攝政王

黃克強謀襲廣東省

諸位猜猜這顆炸彈是那理來的不須交代自然知道是熊承基那方來的了試再猜一猜這炸彈可發生效力擲中載振諸位必然講說似這般霹靂聲響不發則已發則必然擊中要人我道不然那拋擲炸彈的方法是宜近不宜遠因著甚麼因爲距離過遠則目標不準那熊承基等三人在車站月臺以外一炸彈來不但不能炸死載振並一班文武大僚也一個不會損壞不過靠近的衛兵却炸傷三名炸死一名這叫做牛替羊災罷了登時火車不便停留忙的開動由將軍榮昌急急派兵在附近捉獲黨人可憐姓熊姓石姓喻的三個一個不會走掉這也算天網恢恢三個人不派死在安慶該派死在黑龍江的哈爾濱這是從那理說起（結過安徽第二起黨禍）却說熊承基被獲止法是在宣統元

年冬季。編者因清叙一路。轉耽擱了京城第一起要案。請問是何要案。却仍係革命黨的發動。這一次。目標。是不在別個。專注在攝政王載灃所預備的物事。又不是手槍炸彈。却用著地雷。目標。越過。越近。亂子。越鬧。越大。記得宣統元年春季。北京。却來了兩個黨魁。一叫汪兆銘。別號精衛。這精衛是。衝石填海的。恨鳥。姓汪的。取做別號。可想他。積怨。深。是不深。志向。堅。是不堅。呢。這人。原係。天南。遁叟。王。紹。的首徒。在廣東。民報館。主筆。與孫文。黃興。原是。同志。同盟。那。偕。來。的一個。是。叫。黃。樹。中。這。樹。中。從。日。本。工。科。畢。業。對。於。炸。彈。製。造。是。非。常。得。法。從。前。革。黨。所。用。炸。彈。都。由。日。本。購。來。山。樹。中。偷。學。得。秘。訣。後。來。革。黨。所。用。炸。彈。無。不。由。彼。製。造。因。炸。彈。又。發。明。出。地。雷。作。用。這。要。算。得。中。國。克。虜。伯。第。二。了。這。時。同。汪。兆。銘。串。至。京。城。却。住。在。虎。坊。橋。泰。安。客。棧。又。於。琉。璃。廠。租。間。房。子。開。設。個。照。相。館。借。此。聯。合。同。黨。做。個。秘。密。機。關。兩。人。在。京。察。看。地。勢。知。道。地。安。門。一。條。甬。道。為。攝。政。王。常。常。經。過。之。地。於。是。在。大。橋。左。近。暗。暗。埋。下。地。雷。訪。實。二。月。十。五。日。攝。政。王。來。祭。后。土。必。經。過。大。橋。所。有。手。脚。已。完。全。做。妥。滿。意。指。日。功。成。不。料。附。近。草。棚。有。些。頑。童。爬。柴。忽。在。橋。旁。爬。到。鐵。器。一。件。形。圓。如。蓋。內。有。螺。絲。釘。三。枚。連。叫。奇。怪。奇。怪。忽。被。崗。警。瞧。見。取。過。瞧。瞧。也。是。莫。名。其。妙。因。拏。著。去。問。實。業。學。堂。的。職。教。員。一。班。職。教。員。是。少。見。多。怪。獨。有。個。日。本。教。員。富。岡。氏。瞧。著。一。眼。笑。了。一。笑。說。這。算。甚。麼。希。奇。不。過。是。那。地。雷。上。的。保。險。蓋。子。罷。

了。一語道破到底矮鬼見多識廣。崗警喫這一唬趕的送報總廳。其時民政部長却是善者待了這種物事。知道有變趕的報告攝政王。攝政王嚷聲不好。這京城裏必然來了大批革黨了。快拏快拏。善者不敢怠慢。忙的通飭五城巡警。一面尋找形迹。一面捕緝黨人。不到三日。居然破案。那地雷是由橋旁的陰溝地道下挖出的。那汪兆銘黃樹中兩個黨魁。是由琉璃廠照相館捉到的。諸位想想。若不是地雷保險蓋發現。一到十五日。那攝政王必然從地安門大橋經過。必然炸得粉骨碎身。如果炸死攝政王。必然京城大亂。必然各方面的革命軍一齊起事。必然汪兆銘黃樹中算做民國元勳。不等到宣統三年。必然大清國的一統江山已是四分五裂了。總之天有天數。人有人劫。應該載禮得個善終。應該汪黃二人要飽嘗那鐵臆風味。一時拘獲到案。當由善者開庭研訊。好個汪兆銘口裏來得筆下寫得。當將同黃樹中來京謀炸攝政王的宗旨。並其辦法。一一寫出。直供不諱。諸位照舊刑律治罪。這兩人當凌遲處死。除得大逆不道四字。沒有第二款罪名。照新刑律辦法。這黨人革命算是國事犯。可以依法槍斃。也可以永遠監禁。這善者在滿人中。還算個正派份子。觀以前往載振的私宅捉賭。對於一班貴族。不畱情面。那就很風厲很正派的了。應前第一百十九回。這時料定立憲不能實行。排滿終難倖免。因從輕判決。將汪黃二人祇定了個永遠監禁罪名。善者不失好人。倘滿人中個個如善。

晉解事何至促成亡國。發往法部收監兆銘在獄專以讀書吟詩消遣有句云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靛紫嫣紅色從知煊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看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決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臺

四絕句外還有七律四首索性寫給大家看看

西風庭院夜陰沈徹耳秋聲感不禁伏櫪驪千里志經霜喬木百年心南冠未改支離態畫角

中多激楚音幸有青燐慰岑寂殘宵猶自照孤吟

煤山雲樹總淒然荆棘銅駝或變遷行去已無乾淨土憂來徒喚奈何天瞻鳥不盡林宗恨賦職

知傷賈誼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

落葉空庭萬籟微故人夢裏兩依依（夢徐錫麟耶夢熊承基耶抑夢生者耶）風蕭易水今猶

昨魂度槐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媿擘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灑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

憂來如病亦綿綿一讀黃書一泣然瓜夢已完無可摘豆其何苦更相煎茄中霜月淒無色畫裏

江城。嘸。自。憐。莫。向。金。臺。回。首。望。荆。榛。零。落。帶。寒。烟。

前後共詩八首，却非汪兆銘一時之作。但兆銘在獄咏詩，何止此數。不過編者擇尤抄錄，以見革命黨中，不但政治革新，對於文學也很有主見罷了。不料精衛先生詩興勃發，那黃樹中也便高吟一律。

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鴉。秩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是革命口氣）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墮作自由花。

樹中這壁吟著兆銘那壁聽著，好像鐵索琅璫中有無限生趣。但是樹中素來不弄筆墨，不免引起兆銘的疑心。忙問說：適才足下大作，高妙絕倫，失敬失敬。樹中不覺哈哈大笑說：「這首詩是我做的嗎？實不相瞞，我除專門研究地雷炸彈外，却不會別行。」老實之至，世之抄襲人文，炫為己有者，對此能不愧煞。此係林廣塵先生大作，我却記憶起來。高興吟哦，請問這林廣塵又是甚麼人物。諸位若要在下講他的歷史，只好將汪黃二人擄在這法部監牢裏過個一年二年再來敘述。（丟過一事，另敘一事，筆如輕刀快馬，毫不費力。此種敘述笨伯家何能夢見。）却說林廣塵原名時煥，後又改稱林文，係福建侯官人氏，為文忠公林則徐的嫡孫，又係那六君子中林旭的胞姪。（叙其祖其叔皆與清史有絕大關係。）現年才二十六歲，由日本成城學校畢業，學術極新，為福建十傑之一。你道福建十

傑是那十位。第一個龍頭便是這林文。第二林覺民。表字意洞。別號天外生。比林文小得一歲。算是林文之弟。由日本慶應大學畢業。第三林尹民。表字靖廬。又號無我。與覺民同庚。也算是林文之弟。第四陳興燊。表字肅心。却由早稻田大學畢業。第五方聲洞。表字子明。却由千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第六陳可鈞。表字希吾。第七陳史新。表字鑄三。一字耿星。由長門礮術學校畢業。第八馮超驥。表字雨蒼。又字郁莊。與更新同學。亦在長門礮術學校畢業。第九劉元棟。表字鍾羣。第十劉鋒。表字肩宇。據二劉也係同族弟兄。這十人都是任俠自負。爲閩省出色人才。都從日本跑過一趟。有直接與孫文黃興接洽的。亦有間接加入同盟的。編書的要操總一句。我們中國的革命潮流。要算由東洋發源。要算以東洋留學生做個革命人才。會差所以孫文來往日本不下十次。八次黃興亦到過兩三趟。是在東洋留學人才無不搜羅殆盡。結果仍以廣東做個集合點。以香港做個大本營。最近辦法是以孫文擔任籌餉。以黃興擔任籌兵。那黃興的運動能力。真是神出鬼沒。記得前年由廣西鎮南關戰敗。同著胡漢民。章雲卿。竄至安南。又由安南竄至新嘉坡。飽嘗了三五日的鐵聽風味。根據前書。覺敘事總有綫索。幸經孫文營救。又復轉入香港。在這一兩年。羅致的人才。著實不少。有新的。有舊的。有男的。有女的。舊有的。如陳天華。宋教仁。洪承點。溫生財等。一個不會走開。新來的。爲宋玉琳。莫其匡。張岐山。是從安徽。

二次革命失敗加入粵幫的（亦係照應上回）另外便是福建十傑。這十傑之中惟陳更新馮超驥較有勢力。因著他倆係從日本礮術學校畢業。爲近時必需人才。所以一到廣東投入督署。即由總督張鳴岐派充做協軍校。管理虎門礮臺。諸位想想。這虎門不是廣州的要隘嗎。不是個海防重地嗎。由一陳一馮控制重地。黃興是很爲快意。很爲得勁的。其餘健將共計有七十二名。在下此時來不及明叙。到了那天全武行出檣。自然把一位一位的姓名用個揭示板揭出。好讓大家知道。編書的編到這理。不覺感想到水滸梁山泊故事。那水滸全書原叙述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只可惜現在天罡地煞分南分北不能合併一處。那土匪孫美珠美瑤在山東險山抱犢谷不聚有三十六罡嗎。巧巧這理又出現七十二地煞。如果合攏起來豈不成了一部完全水滸嗎（靈心四映妙語解頤一部全編不時提著三國水滸總由清太祖奴兒哈赤以二書爲開國方略想出其真正語不離宗一綫到底）不過水滸的百零八將有男有女。我叙這天罡地煞却純然是男的。把女的另歸一系（雖則如此後來也有變更。一如今革命黨的女魁。自然推那秋瑾。但秋瑾遇害以後。他兩個女弟子尹銳志尹維峻。居然雙雙出頭。方以類聚。又引出龍韻蘭吳炎娘吳九娘吳淑卿四位加入。還有一種奇事。不知那理。跑出個洪順堂來。竟稱做小天王。洪福的兒子。新創一會。名叫三點會。分明是三合會的替代名詞。會中

旗幟通用。洪順堂通緝成淵字爲記。所著軍衣一律白布。白帶。會中人員有個賴發。據說是洪順堂的
舅兄。另外還有張蘭彬、劉祥、羅桂仔、羅天子、喜、盧亞貴、陳亞純。可笑。不過那賴發竟說是賴漢英之後。
羅桂仔、羅天子喜竟說是羅大綱、羅亞旺之後。陳亞純竟說是陳玉成之後。（忽將太平軍歷史重提。
新鮮之至。）在下也不去查攷。不過因排滿呼聲。便有一班亡命之徒。出來響應。黃興只要厚集聲勢。
利用這班暴烈份子。且待推羅滿清建設政府。到得那時。再定辦法。（洪楊尾聲之後。猶有尾聲。）如今
辦法未定的當兒。在革黨方面。是取混合主義。在官廳方面。是取防範主義。請問官廳方面。對粵的是
那些要人。我要明白交代。第一是總督張鳴岐。他係漢人不成問題。第二是將軍孚琦。原講爲榮祿胞
姪。在這個當兒。是惹起革黨仇視的。第三是李準。由他做海軍統帶。刻刻的防制革黨。前次三合會起
事。是他派兵勦平的。後來二辰丸私運軍火。又是他派員緝獲的。他雖然是個漢人。純粹效忠滿清。仇
殺革黨。因此革黨也不放他過身。記得有一回。由三點會的黨員陳亞純、羅天子喜前去行刺李準。竟
被李準知覺。有了準備。幾乎把陳羅二人當場擊獲。還虧溫生財去做救應。領著一班健兒。將他倆救
出。從此溫生財膽量益大。意氣益豪。在這同盟會中。時時刻刻想大出風頭。獨顯身手。如今姓溫的探
實了一種絕好機會。并不告何黃興。以爲獨得之秘。（其成功在此。其送命亦在此。）你道甚麼機會。

卻是在美留學的飛行家馮九如新從美國帶回一架飛機要在廣州試驗。出一出風頭。同來的有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三人借住在燭行經理謝續泰家。姓謝的好奇心重。因這試行飛機是中國第一次破天荒。於是出來稟明督署。及將軍衙門。依張鳴岐的意思。怕革黨趁機煽發。預備制止。轉是孚琦首先答應。鳴岐也就沒有推敵。記得這個當兒。是三月初十。天氣晴和。春光明媚。擇定場所。是在東門外燕塘。屆時滿城文武官僚齊集。雖然是小小頑意兒。却烘動無千上萬的紅男綠女兒圍的圍。做一個無大不大的肉圈。不消說得燕堂北面設了一座官廳。總督張鳴岐將軍孚琦上面坐定。提督吳宗禹亦有坐位。惟有海軍統帶李準因公未到。其餘文自三司以下。武自鎮協以下。無不公服入場。當此人衆如潮。那馮九如早結束停當。來至官廳向長官行了一鞠躬禮。然後退下。鼓動飛機。講這飛機計重四百餘噸。能升高四千餘尺。九如依法展翅。一時拍……升到空中。來往盤旋。彷彿鶴鷹一般。越去越遠。瞧的人衆無不拍手歡呼。那孚琦也就離開坐席。不住口的嚷好。但是他這嚷好。不知不覺的。一道靈魂兒。却被活無常勾去。永永的不放回來。後來飛機演畢。官僚散了。人衆走了。他還呆呆的仰望。半空不即回歸。已是落魄之人。還是兩個戈什哈上前請示他老先生才。漫騰騰的坐上綠呢大轎。抬著進城。打從諮議局面前經過。記得有引商店名。叫麒麟閣。商標上是畫的五采麒麟。鮮明響。

目。孚。琦。正。在。轎。中。呆。望。猛。可。的。一。聲。霹。靂。打。中。頭。顛。孚。琦。只。叫。得。一。個。擊。字。那。知。轎。夫。已。棄。轎。飛。奔。前。後。的。護。兵。也。各。各。躲。避。接。著。又。是。兩。響。把。個。孚。琦。打。得。血。污。淋。漓。登。時。殞。命。不。用。交。代。這。一。定。是。溫。生。財。的。手。術。了。這。時。生。財。身。邊。不。過。一。支。空。槍。子。彈。放。完。却。別。無。很。處。偏。偏。諮。議。局。門。前。有。兩。個。崗。警。一。叫。鄭。家。森。一。叫。黃。熙。林。瞧。得。兇。手。親。切。當。將。警。笛。一。吹。東。西。兩。頭。的。巡。捕。也。就。持。械。趕。到。這。一。包。圍。可。憐。生。財。手。無。寸。鐵。卻。被。當。場。獲。住。押。送。番。禺。縣。嚴。訊。口。供。生。財。是。似。瘋。若。癲。毫。無。實。話。知。縣。沒。法。只。好。上。院。請。示。好。個。張。鳴。岐。說。了。一。句。殺。人。抵。罪。我。們。也。不。必。株。連。一。面。是。槍。斃。溫。生。財。一。面。又。電。奏。入。京。報。告。政。府。其。時。攝。政。王。載。灃。正。因。各。處。的。手。槍。炸。彈。鬧。得。不。休。究。竟。全。國。革。命。黨。不。知。多。少。雖。經。擊。斃。多。起。無。如。總。不。得。個。要。領。心。想。那。孫。文。黃。興。總。算。革。黨。中。最。大。的。頭。腦。不。將。此。二。人。捉。獲。國。家。總。不。得。安。穩。一。道。旨。下。當。叫。粵。督。張。鳴。岐。務。必。設。法。將。孫。黃。二。人。兜。拏。此。次。將。軍。孚。琦。遇。害。可。憫。著。即。優。給。卹。典。賞。銀。治。喪。并。准。一。子。恩。襲。難。麼。不。在。話。下。了。結。孚。琦。一。單。講。香。港。大。本。營。的。黃。興。因。着。溫。生。財。自。由。行。動。槍。斃。了。將。軍。孚。琦。心。中。是。一。悲。一。喜。喜。的。是。本。黨。能。力。居。然。又。擊。斃。一。個。重。要。滿。人。悲。的。是。失。去。溫。生。財。同。盟。會。中。又。少。一。重。要。人。物。于。是。集。衆。會。議。先。替。溫。烈。士。開。個。追。悼。大。會。在。這。開。會。的。當。兒。在。下。可。把。七。十。二。地。煞。的。姓。名。趁。便。用。揭。示。板。寫。他。出。來。

第一趙聲

第二李達泉

第三李芬

第四李晚

第五李燮明

第六李海書

第七周華

第八吳適

第九吳潤

第十王明

第十一馮超驥

第十二馮雨蒼

第十三陳可鈞

第十四陳更新

第十五陳與燊

第十六陳汝環

第十七陳天華

第十八陳敏

第十九陳啟言

第二十雷勝

第二十一章雲卿

第二十二羅坤

第二十三羅仲霍

第二十四葛郭樹

第二十五彭安

第二十六喻紀雲

第二十七方聲洞

第二十八何天華

第二十九黃鶴鳴

第三十龐雄

第三十一龐鴻

第三十二姚國梁

第三十三梁緯

第三十四余東鳴

第三十五馬勝

第三十六江繼厚

第三十七郭繼

第三十八梅先選

第三十九林常拔

第四十林文

第四十一林尹民

第四十二林覺民

第四十三蕭成躋

第四十四石慶寬

第四十五胡漢民

第四十六程耀林

第四十七劉鐸

第四十八劉元棟

第四十九徐滿瀨

第五十徐釗良

第五十一徐端

第五十二徐容九

第五十三徐松根 第五十四徐應輝 第五十五徐習成 第五十六徐培添

第五十七徐培漢 第五十八徐日全 第五十九徐禮明 第六十徐日培

第六十一徐保生 第六十二徐廣滔 第六十三徐林端 第六十四宋教仁

第六十五勞肇明 第六十六饒輔庭 第六十七馬堂齡 第六十八廖勉

第六十九黎新 第七十游倍禱 第七十一宋玉琳 七十二伍吉三

這七十二地煞的姓名，却依照通俗百家姓的順序寫下，并非居官即係黨魁，末尾即非黨魁，居首的便是宋江吳用，末尾的便是時遷白勝（語妙絕倫，不脫水滸）我要操總一句，個個都是英雄，人人都算志士罷了。當下追悼禮畢，由黃興出席演說，大致謂溫生財已死，他這一幕算做我們的開場白，我們不可因孚琦已殺，便算了事。當趁這時機熱上，趕熱就此起兵，才好大家無不鼓掌贊成。當由陳更新馮超驤兩人起立說：我倆已將海軍方面運動七八，大致就緒。如今是要在省城以內，設個秘密機關，以備積極進行。才是話未講完，早是饒輔庭起立說：舍下在省城西門屋宇儘寬，何不大家都請過去，好部署一切。黃興連連點首，忙的擇定三月三十日，在廣州起事（距殺孚琦僅半月耳）。猶慮兵力單薄，又派人通知洪順堂，叫彼在佛山鎮同時發動，不消講得，那三點會一班人物，早已磨拳擦掌。

躍躍欲動。難得有此機會。自然派兵點將。樹起旗幟。以備恢復太平軍的事業。我且不表。單表黃興。又得到孫文。由南洋華僑匯來一批餉銀。正是錦上添花。格外忙得與高采烈。當指揮七十二位志士。陸續的趕赴饒宅。由饒輔庭分別招待。忙個不了。不料事該破案。輔庭因一所住宅。不能容納。大批黨衆。又找出龍淵蘭。吳炎娘。吳九娘。吳淑卿。及尹氏姊妹六人。分別替爲招待。又因軍火搬運。出入城門。感覺不便。忙向警廳請給護照。這一來。是打草驚蛇。警長吳仁新覺得行動不對。現值嚴防革黨期間。不能不特別注意。當將輔庭傳至。嚴加盤詰。輔庭那肯吐實。仁新不由分說。因招呼左右。在輔庭身邊搜查。輔廷仗著身邊沒甚緊要物件。又仗著自家是本省紳士。不免破口辱罵。但是輔廷越罵得厲害。警士越搜得厲害。最後剩下裏衣。從衣襟上發現一行字迹。仁新取來一瞧。却係一首五言絕句。叫做

暮地罡風起。牡丹花亂飛。
花殘不足惜。何以答春暉。

吳仁新細詳詩意。却含有殺機在內。此必革黨無疑。因不再問。把饒輔廷權押在監獄所。忙的上院稟明情節。張鳴岐因想。現在孚琦新經被炸。必然革命黨人埋伏就近不少。政府又新下嚴諭。叫我兜捉孫文黃興怕的。我未及捉得他。他倆已前來圖我。現今沒有別的辦法。只得急調各路兵隊。來此嚴

防一道通筋。甚麼廉欽道。雷瓊道。都紛紛即日起兵。就近的海軍統帶李準。陸路提督吳宗禹。也各調所部兵隊。將一座省城處處嚴密布防（有著準備如何下手）黃興得著消息。不敢怠慢。也就將七十二人分做兩大整隊。六小支隊。由胡漢民坐了一頂藍呢大轎。帶了許多黨衆。一直擡進督署。請問這是甚麼意思。也不過欲得虎子先入虎穴罷了。漢民料得省城重兵皆集四門。獨有督署是個空虛。無備的。我們占據督署。捉住總督張鳴岐。那就羣龍無首。對於各路防兵。便可指揮而定。心想擒賊擒王。非此不可。轎子抬進二門。當有號房向前索取名帖。漢民是一跳下轎。忙的掏出手槍。砰的便是一下。說時遲。那時快。跟來的黨衆也就穿到大堂。隨手的擲些炸彈。一時山崩地裂。牆倒壁坍。可憐張鳴岐在上房辦公。聽見外面炸彈暴發。喊殺聲喧。早是屁滾尿流。唬得來不及穿套長衫。忙由後牆打個窟窿。竄身而出。所有家眷男的女的也就慌慌張張從這窟窿裏逃走。暫避至海軍統帶衙門。我且不提。單提督署內炸彈迸發。烟燄迷天。惱怒了一個衛隊管帶金振邦。當將警笛一吹。登時五百名衛隊持械而至。認準一頂大轎。一位洋裝的胡漢民。開槍轟擊。任是漢民潑天膽。大僅帶著兩枝手槍。通共不過十響。就是彈無虛發。十彈放完。也沒有個接續。豈不是死命一條嗎（我也講漢民萬無生理）偏生在這閃電穿鍼的當兒。外面忽大號一起。一支革軍擁入。爲首的係馮超驥。林文。羅仲霍。劉元棟。四人。

金振邦忙的撇過胡漢民指揮部下。向革軍開槍。諸位須知接仗的事體。敵在百步以外。一槍發出。可以打倒數人。到得靠近。那便槍失效力。彈子發出。也不能傷人。所以百步以內。必須刺刀相接。這時金振邦在督署裏大戰馮林羅劉四人力。已不支。驀地二起號動。又是陳更新韋雲卿勞肇明宋玉淋喻紀雲領著一支革軍。又到一陣。廝殺把督署裏五百名衛隊。殺得一個不留。隊長金振邦也就血戰亡身。但是一所督署行將被革軍攻破。不提防海軍統帶李準。竟領著大批軍隊。殺來。你道李準何以來得這般快速。便因爲馮超驥陳更新兩人。各率虎門的礮隊。開拔入城。這礮隊屬海軍節制。李準原知一馮一陳。兩個係簇新人物。很靠不住。今見自由行動。知事不妙。趕的尾追進城。他一進城。兵隊又多。槍械又快。又帶著些迫擊礮。機關槍。從高處架起。那礮架彷彿轟雷。槍子彷彿行雨。雨過處是斷送殘生。雷轟來是炸裂尸格。甚麼蓮塘街一支兵隊。是由方聲洞帶領同黨的。爲徐禮明。徐日培。徐保生。廖勉。黎新。小石街一支兵隊。是由趙聲帶領同黨的。爲李達泉。李海書。周華。吳適。葛郭樹。余東。鳴。黃鶴。鳴。仙湖街一支兵隊。是由林覺民帶領同黨的。爲李芬。李晚。姚國梁。何天華。龐雄。龐鴻。徐滿。凌。徐劍良。始平書院前一支兵隊。是由陳興燊帶領同黨的。爲林尹民。徐端。徐容九。徐松根。李燮明。吳潤。程耀林。游倍。麟。狀元橋一支兵隊。是由陳天華帶領同黨的。爲徐日全。徐廣滔。徐林端。徐添培。徐漢培。徐習成。

郭繼梅先選小北街一支兵隊是由饒輔廷帶領同黨的爲蕭咸躋石慶寬陳啟言羅坤彭安梁緯馬勝編書的編到這理我知道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饒輔廷既被警廳拘禁何以會來此督隊要曉得革黨起事是滿城風雨由黃興居中調度早派馮雨荅陳可鈞兩個打破監獄將姓饒的提了出來好在國事犯未定罪名在那監獄裏手脚鬆動所以一經出來他使領著蕭咸躋等七人竟至小北街想攻入將軍衙門但是革軍來得快那李準的軍隊來得更快因李準的軍隊發動那陸路提督吳宗禹也就催動大隊放馬指揮先抄至小北街遇見饒輔廷的支隊一陣蹶殺可憐是一個活的沒有次及狀元橋那陳天華等因被礮彈緊逼已是鴉飛雀亂不須費事也就一個逃跑不了宗禹因連連獲了勝利又趁勢抄過始平書院却好一位黃廣協一位吳參政已將陳與榮等九人殺的殺了捉的捉了另外仙湖街方面到有八位志士死於槍林彈雨之中只有林覺民是被活捉過來小石街一路的革軍死得最慘完全身無完膚被機關槍打做肉泥蓮塘街一起是葬送在礮火之下也莫想一個活命這時在督署酣戰的兩支整隊一係馮超驥領頭一係陳更新領頭起初救出胡漢民擊斃金振邦是非常勇猛到得後來被李準的部兵一層層包圍緊逼黨衆身受槍彈戰死的不少原講這兩支整隊係由虎門開來原歸李準節制彼此對敵可算是自家人來殺自家人當下有兩個隊長喊殺說繳械者

免死這一句話將超驥更新部下提醒也。更就紛紛繳械。馮陳二人見軍無鬪志。便想奪路逃跑。要曉得槍林彈雨之中。如何求活。獨有宋玉琳善用一口單刀。一路滾殺出去。偏偏又遇見黃廣協吳參政兩支生力軍來。依然將玉琳捉住。其餘還有王明。陳汝環。陳可鈞。雷勝。江繼厚。林常拔。徐應輝。宋教仁八人。是分路打探軍情。做著臨時救應的。有的被流彈所傷。有的逃入人家躲避。結果由張鳴岐下令。閉城搜捕。宋教仁是逃在吳炎娘家內。好個炎娘。竟將宋教仁改換女裝。扮做僕婦。後來軍警搜查吳宅。却不會捉到。却在箱櫃中搜出危險物品。並同盟黨證。因將吳炎娘吳九娘吳淑卿龍韻蘭按名拘捕。只有尹氏姊妹逃得不知去向。也算造化不小。這一次七十二地煞出檯。祇有胡漢民是最先發難。最先溜走。其次宋教仁是化裝得命。那三軍司命的大都督黃興。是登在西城饒宅後樓上。瞭望戰情。（此補筆萬不可少）初見督署烟騰。饒起知道黨員已經得手。後聞督署裏面宣戰之聲。不知勝負。誰屬。以後再瞧下去。一幕不如一幕。官軍方面所有水陸大隊都趕殺進城。起先鼓聲咚咚。號聲隆隆。繼則槍聲礮聲。喊聲。械鬪聲。在這烟飛霧滾之中。料定是革軍寡不敵衆。料定是支持不住。難出重圍。急切想得個確耗。無如交通斷絕。派出去的臨時救應一個是不得回頭忙的。携了手槍下樓預備。突一突重圍好救出幾個同志。又不知從何著手。繼而一想犧牲這多數的頭顱。也不算甚麼。只要留得。

我在總可以替他們復仇總可以把滿清推翻改建一個簇新的民國主張堅定不走正街揀那槍彈稀疏的路徑竄至城根好在由城裏上城是個斜坡勢由城頭下望可巧面前是一方草地這時顧不得危險縱身跳下居然身命安全的逃至香港誰知黃興到了胡漢民也就來了兩人相抱大哭說我們今日這班同志怕的一個不得生還你我倆好險呀漢民因將經過的情形講了個長篇大套餓了喫飯因又備壺酒來止在舉杯相對以個不沐忽然跑進了一個婦女嚷說你倆真個快樂所有我們志士都犧牲得乾乾淨淨這却如何是好且說且哭且把地面幾乎蹂陷下去正是

傷心之言

不忍卒讀

無女無男

同聲一哭

評曰此一回書敘述三起黨案第一起是汪兆銘黃樹中兩人來京謀炸攝政王第二起是溫生財在粵獨炸孚琦第三起是黃興領著七十二烈士謀襲粵省但禍亂略有不同汪黃事未成而僅受鐵窗之苦生財事成而身已不保至七十二志士幾於完全殞命全軍盡覆幸者少不幸者多然而流血不已終必有達到目的之一日也

叙汪黃在獄咏詩却借林文之詩說到粵方用筆輕巧毫不費力

叙溫生財之狙擊孚琦却借馮九如試行飛機做個機會單人獨馬不用黃興助力事後亦不連

累同黨真算得起個漢子。

叙黃興在粵起兵，却有七十二人之多，另外還有女子革命，還有三點會一批人物，頭緒麻煩之至，然觀其遣兵調將，却一路一路的總有著落，始而總揭姓名，繼而分路，點清毫不遺漏，頭腦何等清爽。

第一百二十三回

端午橋奉旨收鐵路

黎宋卿革命起民軍

那婦女化裝不是別個，正是宋教仁。由黃興胡漢民叫他卸去化裝，坐定從長計議。一面催促三點會火速進兵，一面派人仍至省城偵探消息。我講這種慘殺消息，是不必往探的。自從官軍李準、吳宗禹、以水陸兩師殺平革黨，那總督張鳴岐復行趕回督署，一道嚴令不許開城，即由軍警挨家捕捉黨人。除當場捉獲林覺民、宋玉琳兩個以外，又搜捕到江繼厚、林常拔、陳可鈞三人。又將吳炎娘、吳九娘、吳淑卿、韻蘭四位女黨捉到派員分別訊供。先講番禺縣宗銘夫提到炎娘、九娘、淑卿、韻蘭四位女士。見其丰姿不俗，落落大方，而炎娘尤爲出色，只見雲髻高梳，長裙拖地，面龐俊俏，齒白脣紅，彷彿是那巴黎油采畫美人一般。宗知縣因問你們這青年女子如何也革命起來，難道不娶腦袋嗎？炎娘嬉笑一聲說：你們這班沒廉恥的狗官，甘作滿奴，我都替你羞死。我們革命是發揮黃帝軒轅氏民族精神。

無男無女總要在歷史上放些特采話到這埋那九娘不待問官動問不由的高聲罵說你這狗官你這忘八無恥你能受滿奴一輩子餒養嗎你死到臨頭尚不覺得宗知縣被了這場辱罵當下也癡笑兩聲對於淑卿韻蘭也不再問就此定讞結果炎娘九娘是從重判決淑卿韻蘭祇判了個有期徒刑算是了結再講南海縣溫宗舜又提到林覺民宋玉琳江繼厚林常拔陳可鈞五人當堂問訊五人總是直供不諱不過溫知縣見著林覺民一表人才意在開脫且探知爲林則徐的孫輩當下示意覺民叫他承認個誤入誰知覺民不肯賣友視死如歸不但不承關顧反把溫宗舜奚落一頓結果五個人是同樣問罪一律判決總之此次革命原定地煞星七十二不料那星曜變更從中撤換胡漢民宋教仁兩位却以吳炎娘九娘二女士補起數來仍合著地煞星原定數目由粵省大善士廖少帆胡善波張子謙三人呈請備棺殮葬擇定東門外黃花岡地址列爲七十二塚後人哀悼詩章儘多但錄其輓炎娘九娘一律云

古來一死最艱難巾幗鬚眉等例觀此志祇堪告嫗自由何處問羅蘭海天遼濶心同壯黃土荒涼夢亦寒回首家山成永訣但將功罪付毫端（他書言七十二塚所葬皆男子與此小異）這回革黨敗史真叫人可驚可泣可悲可歎我講驚泣悲歎總是無益所希望的再接再厲這時三點

會的洪順堂却得到黃興的知會。忙在惠州遣兵調將分所部爲三大隊。第一隊由張蘭彬劉祥帶兵五千。從佛山鎮正面撲攻。第二隊由羅桂仔羅天子辜帶兵五千。助攻左面。第三隊由盧亞貴陳亞純帶兵五千。助攻右面。另外洪順堂携著活鼻子賴發亦帶兵五千。在後策應。記得三點會起兵是在四月初三。距廣州亂事僅隔三日。彼所注意的地點爲佛山鎮。講這佛山鎮爲中國四大名鎮之一。你道那四大名鎮。一爲河南朱仙鎮。二爲湖北漢口鎮。三爲江西景德鎮。四卽廣東佛山鎮。此鎮經粵漢路綫。可以通過腹地。如果該處爲該會據領。由此節節進兵。到也未可小覷。無如三點會的人物與同盟會的宗旨不同。同盟會純係種族主義。政治問題至該會辦法却是派人各處勸導。刊發許多救苦救難的靈言似革命而非革命。簡直是從前太平天國的變相罷了。不過有一種要點。該會的軍火是從英國購買的。英人尊重邦交。竟把該會定銀收了。定貨是扣留不發。因此該會兵隊出發。第一是軍火不足。第二又值革黨新敗。無與爲助。當下單獨進行。兵抵佛山。誰知佛山鎮總兵秦福明已先事布防。開了兩仗。勝負未分。却好省城得信。由粵督張鳴岐又加派黃廣協吳參政督帶大批軍隊過來。又是欽廉道瓊雷道兩路兵馬馳至。這時洪順堂因著四面受敵。又戰亡了羅桂仔盧亞貴部下殘部一支。是竄走增城。一支是竄走博羅。洪順堂在後制止不住。也就偃旗息鼓。逃入廣西爲禍地方去了。後

書略有交代。諸位須知這次三點會的舉動，算做同盟會。滿尾聲此既失敗，彼亦奔逃。捷音報入廣州，當由總督張鳴岐、鋪叙戰功兩起，並做一起講得自家如何調度，將士如何用命，同盟會如何殲滅無遺。三點會如何勦除殆盡。這種電奏到京，攝政王自然異常快慰，不須交代。一般將皆膺賞，士亦論功。把張鳴岐、李準、吳宗禹一體賞加宮銜，每人賞穿一件黃馬褂，以示朝廷酬勳至意。（了結粵事）

是年宣統帝已及入學之年，照例應選擇師傅。於是特封世績徐世昌二人爲太保，以陸潤庠、陳寶琛爲師傅，並派伊克坦、教習滿語。隆裕太后是望子情殷，亦在宮親加督課。在這極短期間，風潮平息，攝政王也就得樂且樂，尋找些聲妓消遣。誰知愛河方溺，醋海生波。那醇妃也就不安於室，多選首面，每日戲館酒樓，不時光顧京城裏替他上個徽號，稱他做第一貴人。這第一貴人居然妍識那第一等名伶，這名伶叫做楊小樓，是那楊月樓的兒子。在京專演武小生，拏手好戲，做工唱工以及臉蛋子，真算行行第一。要比載灃漂亮得許多，始而是召入醇邸堂會，繼而是跑馬車，逛公園，載禮也，制止不住。只好各適其適。後來竟大放花燈，同小樓竟乘坐京漢專車前往漢口。一趟小樓是大出風頭，居然以貝勒自居。使用的還有兩名宮監，這個風聲傳播不免驚動那兩湖總督瑞澂。這瑞澂表字莘儒，歷任封疆，爲人油滑，不過亦懼怯，不過遇著這起事件，進退兩難，將欲特別恭維，無如醇妃是私自南下，且妍

識。淫。伶。在。外。招。搖。這。種。拍。馬。定。要。惹。起。物。議。將。欲。攔。實。不。理。那。淫。伶。楊。小。樓。又。無。法。無。天。鬧。得。不。成。日。月。還。有。一。層。萬。一。那。革。命。黨。在。此。耍。起。炸。彈。手。槍。弄。出。岔。枝。如。何。得。了。這。事。却。猜。得。不。錯。在。下。趁。手。交。代。這。時。秋。瑾。的。兩。個。女。弟。子。一。名。尹。銳。志。一。名。尹。維。峻。却。隨。著。一。位。黨。魁。吳。俠。魂。到。得。漢。口。由。俠。魂。又。找。出。秦。禮。明。龔。霞。初。邱。和。尙。劉。汝。夔。一。班。志。士。秘。密。運。動。訪。實。第。一。貴。人。同。楊。小。樓。住。在。花。牌。樓。第。一。旅。館。認。爲。絕。好。機。會。預。備。刻。日。行。事。(險。哉。險。哉)幸。虧。瑞。澂。來。得。敏。捷。一。面。派。著。巡。防。隊。統。領。陳。得。龍。巡。警。道。黃。祖。徽。在。漢。口。租。界。嚴。密。保。護。一。面。却。飛。電。到。京。請。示。攝。政。王。得。著。這。個。消。息。趕。的。密。電。醇。妃。促。其。早。日。回。京。諸。位。必。有。一。句。詰。我。這。醇。妃。自。來。自。往。並。夾。帶。著。姘。夫。難。道。攝。政。王。便。沒。法。管。束。嗎。要。瞭。得。豔。妻。悍。婦。是。家。庭。不。幸。類。如。明。朝。一。位。戚。繼。光。清。朝。一。位。張。曜。要。算。得。望。重。有。威。軍。紀。嚴。明。不。該。聽。著。河。東。獅。吼。便。銳。氣。全。消。何。况。攝。政。王。又。別。貪。聲。妓。俗。說。各。人。自。掃。門。前。雪。彼。此。不。相。干。涉。罷。了。(妙。言。妙。論)單。表。滿。清。亡。國。第。一。要。點。是。在。革。命。排。滿。第。二。要。點。又。是。在。鐵。路。國。有。(提。綱。挈。領。叙。起。下。文)原。講。郵。傳。部。大。臣。是。管。理。全。國。郵。政。的。在。宣。統。初。年。却。改。用。了。盛。宣。懷。這。姓。盛。的。表。字。杏。蓀。却。係。辦。鐵。路。的。好。手。他。辦。鐵。路。把。家。財。賺。到。有。兩。十。萬。之。多。上。海。的。洋。樓。洋。房。左。一。處。右。一。處。蓋。造。的。不。少。不。講。別。的。單。講。他。的。姨。太。太。到。有。九。位。所。娶。的。無。非。是。海。上。名。花。無。非。軋。馬。夫。姘。戲。子。做。好。了。九。頂。

綠頭巾一頂一頂的在盛先生頭上。盛先生是不覺得重。據人說龜力最大。身上能馱個石碑。碑重能馱。何況這九頂帽子。所以小說家張秋谷編了一部九尾龜。一版再版。要想敲姓盛的一記竹槓。宣懷毫不理他。他還享受他的龜福。辦他的鐵路。誰知這人頭是綠的。眼是紅的。心又是黑的。他想鐵路原定官商合辦。不免受著股東的干涉。自家撈摸不多。不如換個辦法。收歸國有名是替國家寬籌收入。實際好從中大撈一把。以便渾水捉魚。當下主張拏定。找出一位走狗石長信。這長信官居御史。窮得要死。由宣懷指條明路。叫他上個鐵路國有條陳。又叫各報館竭力鼓吹。把個攝政王弄得天花飛墜。便根據姓石的這個條陳。召集各部會議。但收回鐵路。必要清還商股。這一筆大宗銀子。又從何出。想來想去。不得不廣借外債。於是。由度支部大臣載澤出面。向英法德美四國借款一千萬鎊。先從粵漢川漢兩路入手。其餘好慢慢的收回。總計全國鐵路幹綫。共有五條。

一、南幹自北京至漢口。再南至廣州。凡開封徐州支綫。却包括在內。

二、北幹自北京至張家口。再北至哈克圖。

三、東幹自北京至齊齊哈爾（即黑龍江省城）再接琿春。

四、西幹自正定至太原。接通州蒲州至伊犁。

五、西幹自漢口至成都

如今所擬收回的粵漢川漢兩路，不過南幹路綫的半截，并西幹第二分綫，部議決定，當由攝政王下道嚴諭，交由廣東湖北四川三省總督辦理。那粵督便是張鳴岐，鄂督便是瑞澂，川督便是趙爾巽。二督接奉朝旨，自然是各召各方紳士集議辦理。要知道鐵路國有四字，從表面上言，是國家統一辦法，不肯放棄利權。從實際上言，是反悔成約，奪盡商民資本。說得非常動聽，本利清還，其實八折七折六折五折，使商民血本完全虧蝕。請問這三省紳士如何答應？有的請求原省總督體卹民艱，根據原約的，有的要求原省諮議局臨時開會公決辦法的，有的要罷工罷市罷校，謀實力抵抗的。大致主張是不達目的，不止這個當兒，簡直是鐵路國有的問題。同那革命排滿的問題，要歸并一談，大有合作之勢。風聲傳播到京，把個攝政王弄得進退維谷。將說收回成命，覺得煌煌詔書等於廢紙。將說一意孤行，又恐激成民變。於是與老慶記奕劻商量辦法。奕劻因請起用原任兩湖總督端方（却請出個禍團子來）請問這端方現在那理，諸位不知他老先生已經坐了三個年頭水晶板棧呀呀。這號漂亮人物如何坐著水晶板棧起來。原在兩宮奉安陵寢的時候，端方正奉旨入京，派辦陵工差事。他該好奇心重，帶個攝影的快鏡，將阜陵安葬的儀節，並宮中后妃要人都一片片的攝入影片，偏偏被

李傅相的孫子李思浩。瞧見嚴參一本科派。他個大不敬的罪名。因此革職。永不取用。這時老慶記得他些炭敬例規。因在攝政王前極力保舉。攝政王也因他曾任鄂督。與兩湖官紳感情不薄。當即賞給端方個侍郎銜。派做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好不得得意。還要摸摸自家腦袋。當即入朝請訓。預備出京。誰知在這請訓的當兒。攝政王又接到三路急電。你道是那三路。一係河南巡撫寶棻來的。一係湖南巡撫楊文鼎來的一係兩廣總督張鳴岐來的。請問三路急電爲著甚事。我要總答一句。都是革命要的手槍炸彈。編書的還要從廣東叙起。因爲前次黃興失敗。損失了七十二位烈士。此仇不復不算。丈夫於時出了個黨魁林冠慈。同那已死的林文林尹民林覺民林常拔算做一家兄弟。一心爲家爲國。想再至廣州拚命的廝殺一場。當下聯合李滿南陳敬岳兩人。又勾結了百十號黨徒。此回是用暗殺不用明劫。第一注重的是那海軍統帶李準。因這李準專爲滿人走狗。最前三合會之敗。最後二辰丸之破獲。廣州七十二烈士之慘殺。陣陣少不了李準不殺李準。心不甘由滿南敬岳二人計畫。所有黨衆全行化裝。有裝著小本營業的。有裝著郵差賣報的。有裝著游方僧道的。還有裝著乞丐討飯的。俗說你有你的關門計。我有我的跳牆法。李準知道自家與革黨結仇已深。無時無刻不嚴加提防。一日虛張聲勢。揚言出外巡防。却派個目兵化裝穿著自己公服。坐著綠呢大轎。彼亦化裝。

此亦化裝煞是對勁。一路擡出革黨不知是計一擁而上一個炸彈將轎子炸碎那牛替羊災的目兵也就死於非命這一來李準便閉城捉人甚麼林冠慈李滿南陳敬岳一個却不會逃脫不消多講。一面是訊明正法一面由總督張鳴岐發個急電到京報告粵中又有黨亂此是一起另外湖南也到一批黨人據說係黃興指派爲首的叫陳純伯可惜他機事不密却彼湘撫楊文鼎聞風捉住訊明正法。又由文鼎發個急電到京報告湘中發生黨亂此又是一起。至有河南的革黨據說與湖北的秦禮明龔霞初係屬一起還有幾個駐鄂軍官暗藏在內其時串入開封省城的却爲周德培趙信李扶漢郭惟一李心瀛王漢成周文永七人夾帶的手槍炸彈委實不少借住在山貨街一家市房房東叫做張偉翰却在撫署內充當要公彼見住客由南路趕來口音不對面生可疑當派家人細心密探果然瞧出些破綻忙的入署密告洛撫寶棻是喫唬不小趕派百名衛隊到山貨街封門撲捉真正壘中捉斃一個不會溜走我說革黨有一層可取是凡被捕的無不到堂直供並不牽涉他人不過這次在彼輩箱櫃中却搜出幾封密札竟有一封標明是湖北軍官喻化龍寶棻暗暗稱奇忙的一面給信瑞激屬其嚴密搜查(又生出枝節)一面發電到京報告所獲革黨七名業經正法惟洛省形勢不靖還懇訓示辦理通共急電到京先後算是三起這三起亂子雖未鬧成然而攝政王得信已是心戰膽寒

對於鐵路國有的問題。生怕一班革黨從中煽惑。因縱火釀成大事。當同端方從長計議。諸位若是端方明白事體的。趁這機會。陳以禍福。曉以利害。不是一天雲雨。可因此消散嗎。無如滿清的國祚。已命盡今年。端方的壽數。已命盡今秋。言之鑿鑿。不怕洩漏天機。要死的衆生活佛。難度這端方。但不打銷原議。還硬著頭皮說。國家威信。何可立。臣此去。先從勸導入手。萬一地方紳士抗命。如初。那就不。能。不。砍。幾。顆。腦。袋。一。者。使。國。有。鐵。路。問。題。可。以。立。時。解。決。二。者。使。革。命。黨。徒。也。可。因。此。斂。迹。一。夢。話。攝政王聽到這理。不由得稱聲。午橋。你這話很有見解。咱們就此辦理。端方因又進言說。臣瞧那川督趙爾巽。老氣橫秋。辦事很不順手。還以遷調爲是。原來端方這話。是想取川督。自代。攝政王却不曾理會。信口說了句。午橋且去。隨後。嚙。自。有。命。下。端。方。以。心。相。照。以。爲。川。督。一。缺。可。不。日。到。手。趕。緊。出。了。京。城。乘。著。京。漢。路。專。車。一。日。趕。至。武。昌。誰。知。到。得。武。昌。住。未。多。日。省。城。內。已。發。生。亂。事。由。瑞。澂。調。兵。調。警。把。個。新。軍。統。制。張。彪。巡。防。隊。統。領。陳。得。龍。巡。警。道。黃。祖。徽。忙。個。不。了。原。講。尹。志。銳。尹。維。峻。姊。妹。隨。著。黨。魁。胡。俠。魂。來。至。漢。口。又。勾。結。秦。禮。明。龔。霞。初。邱。汝。夔。一。班。人。物。始。意。預。備。暗。殺。那。第。一。貴。人。一。應。前。後。因。第。一。貴。人。跑。走。又。運。動。陳。純。伯。南。往。湘。省。周。德。培。等。七。人。北。往。洛。省。不。料。兩。處。同。時。失。敗。又。波。及。駐。鄂。的。軍。官。喻。化。龍。講。這。喻。化。龍。係。馬。隊。八。標。的。隊。長。歸。混。成。協。統。黎。元。洪。節。制。一。引。出。一。位。偉。

大人○物○。這○黎○元○洪○要○算○民○國○史○中○第○一○位○要○人○。因○著○甚○麼○。因○為○孫○中○山○的○革○命○是○赤○手○空○拳○的○革○命○。黃○克○強○的○革○命○是○聲○東○擊○西○的○革○命○。袁○慰○庭○的○革○命○是○老○奸○巨○猾○的○革○命○。獨○有○黎○元○洪○實○力○充○分○。合○部○愛○戴○。他○這○革○命○必○到○事○機○成○熟○之○後○。一○發○即○發○。他○這○一○發○動○。那○滿○清○的○國○勢○。便○冰○消○瓦○解○。一○壞○不○可○收○拾○。這○位○黎○先○生○。表○字○宋○卿○。係○黃○陂○縣○人○氏○。原○係○軍○官○出○身○。記○得○十○七○八○年○以○前○。中○日○甲○午○之○戰○。彼○因○中○國○海○軍○一○敗○塗○地○。他○便○奮○身○投○海○。照○應○一○百○二○十○回○。後○幸○為○人○救○起○。由○烟○臺○轉○至○江○南○。又○由○江○南○轉○至○湖○北○。其○時○兩○湖○總○督○却○係○張○之○洞○。有○人○介○紹○元○洪○來○見○之○洞○。之○洞○瞧○出○元○洪○是○個○英○雄○。是○個○豪○傑○。特○手○書○智○勇○深○沈○四○字○。以○為○獎○勵○。當○派○元○洪○訓○練○自○強○軍○。後○又○派○為○鄂○軍○代○表○。前○往○日○本○觀○操○。後○來○又○擢○升○至○標○統○。論○其○官○階○。却○比○張○彪○小○得○一○級○。不○過○張○彪○來○路○不○正○。元○洪○是○軍○官○出○籍○。平○日○訓○練○軍○隊○。很○著○威○信○。即○如○軍○官○喻○化○龍○。王○得○勝○。鄧○成○拔○等○。沒○一○個○不○服○從○。元○洪○但○這○時○。喻○化○龍○却○有○勾○結○革○黨○的○密○謀○。事○為○洛○撫○寶○葵○發○覺○。當○有○密○電○通○知○瑞○。瑞○。瑞○激○得○信○。當○然○要○處○分○化○龍○。不○過○辦○法○上○不○敢○造○次○。先○將○黎○元○洪○招○呼○過○來○。說○明○情○節○。好○個○元○洪○說○是○事○涉○嫌○疑○。現○在○無○處○沒○有○革○黨○萬○一○株○連○起○來○。因○此○及○彼○怕○的○弄○假○成○真○。釀○成○大○禍○。這○事○還○請○督○帥○三○思○。明○係○袒○護○措○詞○。却○妙○。瑞○激○因○說○然○則○。噯○。們○對○於○革○黨○便○真○之○不○理○嗎○。對○於○喻○化○龍○的○行○動○。你○能○保○其○無○他○完○全○負○責○嗎○。元○洪○說○這○事○應○當○負○責○。

應當嚴捕黨衆。不生別的岔枝。瑞激當將元洪瞧了一瞧說。嚙也相信你有此能力。不過事到其比。你能不受包圍完完全全的效忠於國。那就得了。句中有眼。覷下文。元洪是嚙答答應而去。一面會同巡警道黃祖徽。派人躡緝。當在龍神宮井底。發現出微些物品。一面又在各營安設報告密箱。一面又知會洋務公所。這一來。那班倒霉的革黨。類如秦禮明。龔霞初。劉汝夔。邱和尙等。都被捉住。還有一個憲兵彭楚藩。也被捉獲。還有那廣東跑來的女士龍韻蘭。也被拘捕。講這龍韻蘭在粵拘禁。不到匝月。便由本地紳士具保釋放。不料他不在廣東。又來此投入襄陽學社。那學社裏革命份子。有的是陳洪誥。年鴻勳。陶德明。龔俠初。後來又加入劉復基。楊宏勝。一班人開會集議。不提防軍警得信。撲捉上門。是男是女。無不一網打盡。這一次鄂省慘案。不減那廣東其人數。雖沒有七十二烈士之多。雖屬跑的跑了。走的走了。但被捉拏的。休想一個活命。瑞激瞧出革黨沒甚實在能力。部下軍警。又個個實心任事。心中快慰非常。當即發個快電。報告政府。攝政王得信。隨即傳旨嘉獎。不過瑞激受了嘉獎。那端方也就躍躍欲試。在這極短期間。又迭開三次會議。結果由湘省舉出譚延闓。鄂省舉出湯化龍。川省舉出蕭湘。致反對代表電京。請求收回成命。雖經端方極力斡旋。無如不得要領。尤以蕭湘反對最力。端方怒極。原擬砍殺幾個腦袋。顯一顯威勢。繼而改變方鍼。電請政府。將辦理不力的督撫。擇尤撤

換政府依議於是將湘撫楊文鼎撤任換了個余誠格將川督趙爾巽撤任又換了個王人文誰知王人文頭腦清爽知道川民非常激烈辦事非常棘手一奉朝旨便拏定主張堅決辭職（是個好官是個智者）政府沒法因又將藩司趙爾豐升署四川總督原講趙爾豐前在四川勦平那喇嘛高明由道員升做藩司記得風鑑家相他儀表講他職位必至封疆頸項免不了過鐵（應前第一百九回）如今果然升做川督那第一句話是應驗了未知第二句話靈與不靈我且瞧他個結果他這接任川督如果仍照乃兄爾巽辦法必然又受朝旨切責又要掉換別人心想好容易巴結到總督如何能放棄權利不拏出些手段辦事呢任是議員代表抗議任是報館冷嘲熱諷任是人民奔走呼號一概置之不理最激烈的有個公民朱雲石竟寫下血書布告大眾今日開會明日開會爾豐祇用虛詞搪塞不時通電端方催著端方趕快入川端方也就硬著頭皮毅然決然聘定了美國工程師克林孫經理粵漢鐵路又聘定了英國工程師格森林經理川漢鐵路又用部派的參議張權經理鐵路學堂鐵路銀行至所需材料通歸漢陽鐵廠承辦這一來著著進行無挽回餘地偏生瑞澂又助紂爲虐同端方聯名具個奏摺竟說川民鄂民不遵朝旨一味頑抗迹近叛逆與革黨無異非嚴辦不可外邊督撫電奏請示內面老慶記又勸攝政王拏出些厲害手腕故其時朝旨左一個抗不遵命者依法治罪右一

個膽敢搗亂者格殺勿論。這個當兒却是太保徐世昌在攝政王面前進些忠告。當說各省爭路與革命不同。那革命的罪名是萬無可救。爭路的抗議是情有可原。臣查岑春煊曾任川督。與川人感情甚洽。不如派彼做個川路查辦。這查辦兩字可輕可重。可寬可嚴。借此可緩一緩時局。平一平民氣。豈不較妥。攝政王覺得言之有理。忙的下個電諭。即派岑春煊赴川查辦。春煊得諭先行拍發個電報到川。純係一篇緩衝之言。勸川民不可暴動。靜候解決。川民得信方以爲一路福星。萬家生佛。無不聽候辦理。又誰知趙爾豐同端方兩人反生誤會。端方的誤會是怕春煊來侵越權限。爾豐的誤會是怕春煊來替代。實兩人來往密電。竟不待春煊到川。雙方限日收齊股票。記得宣統三年七月。川省又開股東大會。到會者千萬萬。哭哭啼啼。竟有捧出光緒帝的神牌。沿街大聲呼叫。工人因此罷工。商人因此罷市。學生因此罷課。爾豐瞧此情形。知道勸說不易。不得不橫過心腸。當將最著名的四位紳士。一叫蒲殿俊。一叫顏楷。一叫羅綸。一叫鄧孝可。一齊拏獲拘禁。派個軍官田徵夔。帶領二百名衛隊。在監門把守。不一會工夫。果然人衆如潮。一層一層的捲將過來。起初由衛隊開了一排空槍。人衆是一個不滾。接著一排實彈。打得人衆七橫八豎。一路血槽。無不口叫先皇。丟掉神牌。各鳥獸散。從此川民替爾豐上了個徽號。名叫趙屠戶。這趙屠戶却由人笑罵。一面飛電入京。報告路事已有結束。忍心害

理。誤。盡。蒼。生。一。面。却。催。促。端。方。入。川。端。方。聞。信。先。用。個。快。電。阻。止。岑。春。煊。不。必。赴。川。然。後。同。瑞。激。借。了。五。百。名。軍。隊。由。武。昌。趕。至。宜。昌。以。備。換。船。西。行。我。且。擇。過。一。邊。單。講。這。時。是。七。月。已。過。八。月。方。來。鄂。督。瑞。激。只。顧。同。端。方。忙。著。鐵。路。問。題。他。事。不。問。誰。知。革。命。黨。已。滿。布。武。昌。漢。陽。漢。口。三。個。要。地。由。黃。興。宋。教。仁。前。來。指。揮。又。加。入。孫。君。武。胡。俠。魂。兩。個。黨。魁。原。講。俠。魂。是。同。尹。氏。姊。妹。齊。來。的。彼。見。彭。楚。藩。秦。禮。明。陳。洪。誥。及。女。士。龍。韻。蘭。等。完。全。失。敗。於。是。又。結。合。個。孫。君。武。這。孫。君。武。於。鄂。省。軍。界。政。界。學。界。面。面。俱。熟。家。住。漢。口。寶。善。里。以。此。做。個。秘。密。機。關。第。一。是。運。動。軍。界。於。軍。官。喻。化。龍。鄧。成。拔。王。得。勝。等。來。往。極。密。還。有。一。位。寧。協。萬。做。了。一。篇。敬。告。中。國。青。年。書。洋。洋。灑。灑。有。十。餘。萬。言。要。算。得。軍。界。中。能。手。第。二。是。運。動。政。界。學。界。甚。麼。湯。化。龍。了。詹。大。悲。了。無。不。贊。成。革。命。其。時。川。省。代。表。的。蕭。湘。同。個。彭。家。珍。又。由。京。來。鄂。因。聞。川。人。被。趙。屠。戶。屠。殺。得。不。少。不。免。有。家。難。歸。也。與。孫。君。武。聯。絡。起。來。不。知。那。趙。爾。豐。如。何。得。信。訪。實。蕭。湘。到。鄂。又。來。個。密。電。請。瑞。激。就。地。擊。獲。好。歸。案。嚴。辦。瑞。激。得。信。忙。的。派。人。將。蕭。湘。捉。到。權。且。監。禁。這。一。監。禁。不。打。緊。卻。又。激。動。湘。鄂。兩。省。人。民。大。起。公。憤。乘。這。時。機。黃。興。同。宋。教。仁。由。粵。趕。來。他。倆。這。一。來。格。外。是。發。展。精。神。鬧。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記。得。這。日。是。八。月。十。九。一。點。明。日。期。瑞。激。在。署。得。著。警。耗。趕。的。用。電。話。將。新。軍。統。制。張。彪。招。來。計。議。一。切。張。彪。因。說。這。事。非。找。黎。元。洪。不。可。於。是。

忙打電話急召元洪，誰知各方面地雷火，已埋伏得齊整，當當就在這閃電穿鍼的當兒，突然是一陣排槍，瑞激心知有變，忙派衛隊長鐵忠出署查問，一會工夫，鐵忠趕來報告，說是大事不好，現在工程第八營的軍官阮榮發已被槍斃，瑞激忙問誰人肇禍，有的說是黃坤榮，有的說是張文濤，有的說是羅子清，現在都領齊兵隊向望楚臺那邊進發……在這問話時間，又接續的槍聲，礮聲，響個不息，瑞激忙又問話，又有人報說，現在馬隊八標，喻化龍也起兵響應了，據說鄧成拔、王得勝也正在掌號起兵，瑞激聽到這理，急急掉頭尋找張彪，誰知張彪已於二十分鐘前跑得不知去向，瑞激益發慌張，猛可的黎元洪從外面跑來，瑞激彷彿是半天得月，連嚷你來得好……話言未了，早見元洪左臂纏著白布，因問這做甚麼，元洪也不隱瞞，當說現在我已革命，由合標推舉我做大都督，我是義不容辭，瑞激此時是唬得面如土色，因急急問說你此來敢是索取我命嗎？（這條狗命最是要緊）元洪忙搖一搖頭說我不是來要命的是保護你出險的，瑞激得了這句連稱承情承情趕的磕下頭去，元洪也不還禮，當即拉起瑞激一路跟跟踉踉送出城至楚豫兵船原來湖北兵艦，除楚豫一艘外，尚有楚謙、楚同、楚材、楚安、江清、江泰、湖鷄八艘，兵力不為不厚，無如各艦管帶多數受那革黨運動，按兵不動，請問在鄂革黨究有多少，我要總答一句是凡軍界政界學界十有七八都是革黨。

然則這大多數的革黨都由孫君武一人四面拉攏的嗎？這却不然。不過姓孫的拉攏幾個要人入黨。類如湯化龍、詹大悲、他倆聲勢在鄂省那還了得。由他倆登高一呼，甚麼政界、學界，誰不響應。最緊要的是寧協萬一篇敬告中國青年書，將滿清歷朝的弊政及現時的假立憲講得痛快淋漓，並聲明中國再不革命是無天理，青年不知革命是無人心。姓寧的原是軍界中人，這一紙書可抵十萬甲兵。是軍界上下級的官長無不爲所感動，及至事機成熟，日期已定，當由喻化龍、鄧成拔、王得勝、黃坤榮、張文濤、羅子清等齊來要求元洪簽字，並推舉爲革軍大都督。元洪沈吟一會，不覺吁的長歎說：我也覺君主專制非政體所宜，何況君主出於滿族，使我們黃帝子孫屈服於腥羶異族之下，尤爲不甘。不過我德薄能鮮，恐不勝任。諸將知其意已活動，當又找出黃興、宋教仁出面，然後元洪才承認起義。以上全係補敘事實經過。既已兵隊動作，親自扶出黃興、宋教仁，當又給信張彪，勸其暫避。張彪也就遵教走開。所有藩司連甲是個滿人也，越牆逃跑。到得次日，先行部署兵隊，用黃帝紀元發出一個通告滿城文武官吏，願留者留，願去者去，不加殺害。依民選的辦法，當任湯化龍爲湖北民政，任宋教仁爲參謀長，黃興爲全軍總司令，又任詹大悲爲漢口軍政府，不論軍民人等一概臂纏白布，家家戶戶遍插白旗，稱做光復從龜山蛇山兩處高望，真是白茫茫一片爛銀世界，好不快感呀。

八月十九

武昌起義

惟我黎公

千秋萬歲

評曰。廣州革黨失敗。又接叙三監會。儼個尾聲。似悉敗矣。然以吾觀之。實則敗者自敗。不敗者日。不敗。惟物腐蟲生之敗。斯一敗而不可收拾。類如滿清末造。革黨四起。敗象現矣。敗史成矣。而猶。不。回。結。人。心。急。以。收。回。鐵。路。為。務。則。是。自。陷。阱。自。加。石。也。以。攝。政。昏。憤。謀。及。二。三。貪。利。之。臣。欲。國。不。亡。又。豈。可。得。乎。

論鐵路收歸國有原係正辦。不過國無資本。而又借外國之資本。以為資本。奪人民之利益。以給。與外國於統計上。已不合算。而況民情不欲。又復摧殘之。陷殺之。從民意者。奪其職。拂民意者。加。之。寵。試。問。瑞。徵。端。方。趙。爾。豐。輩。能。幹。得。甚。事。殘。民。以。逞。惟。利。是。圖。滿。清。之。亡。實。亡。於。彼。輩。之。手。痛。哉。惜。哉。

因鐵路又引起革命。這次革命。遂為根本解決之革命。天生黃陂。而又使在鄂。手握兵權。是假。以。絕。好。機。會。萬。一。黃。陂。違。反。衆。意。則。自。身。必。處。危。險。語。云。天。與。之。人。歸。之。黃。陂。應。連。而。出。吾。謂。不。拂。人。亦。不。違。天。

第一百二十四回

袁氏出山宣統帝退位

張勳復辟段祺瑞興師

不談鄂省光復到處徧挂白旗。單講鄂督瑞澂由元洪送上楚豫兵艦後，心中甚是惦念家小，卻好不一會工夫，統制張彪已得信趕來，隨後鐵忠王履康兩個也保護著官眷到了，宜囊却完全拋去（可惜之至）。這時瑞澂也顧不及此，首發個萬急電奏到京，將革黨勾結新軍，并黎元洪公然肇亂的情形說個大概。現在慶戰了一晝夜（說誑）彼衆我寡，力不能支，只好退處楚豫兵輪，請訓辦理。這個警報到得北京，把個攝政王唬得屁滾尿流，當即召集各部開了個緊急會議，當由徐世昌首先發言說：這瑞澂事前沒有布置，事發不能抵敵，竟至省城失守，這武漢爲天下中心，四通八達，若不剋日克復，其禍患未堪設想。現在急上趕急，一面須將瑞澂拏辦問罪，一面選擇重臣派兵南下，是爲至要。世昌話沒講完，又是慶王奕劻進言說：論這拿辦瑞澂本爲正當辦理，不過彼在鄂省已近三年，爲駕輕就熟計，當責成他待罪立功，啣個通盤算計。第一步先電知瑞澂叫他督同張彪等相機恢復，第二步立派海陸重軍赴鄂平亂，那陸軍可用蔭昌做個主帥，海軍可用薩鎮冰做個主帥，這兩入皆係外洋留學，戰術精深，萬一仍難制勝，第三步可調岑春煊或袁世凱竟赴前敵指揮，一切包管馬到成功（雖係岑袁并舉，卻側重在袁）攝政王猛聽提出袁世凱三字，嘴上却不謂然，心想此事却非他不可，不過此人出來怕的有他沒我，我們清室江山那就不能靠實了（的確不錯）然而事已如此，且一步

一步做去。當下道電諭先叫瑞徵待罪圖功革職留任。隨又電致薩鎮冰及程允和叫他倆趕帶駐滬兵輪駛入長江抵鄂備戰。至於蔭昌原係陸軍部尚書不用交代自然遵奉朝命統帶在京勁旅乘那京漢鐵路火車陸陸續續輸運南下未抵漢口早有統制張彪率隊迎迓蔭昌問過情形當將帶來的兵隊一齊駐紮劉家廟諸位必然有句疑問從前三藩之亂洪楊之亂彼此交兵礮火直接沒有見城不攻的道理如今却舍近就遠豈非多費周折嗎要曉得彼時漢口未有租界可以隨意作戰如今明定約法於租界不能開戰只好指定劉家廟做個戰場照例下了戰書其時黎元洪已有了準備當派熊炳焜爲第一敢死隊以林翼之副之謝元愷爲第二敢死隊以羅洪升副之喻化龍爲前敵總指揮那鄧成拔王得勝兩個也就督隊上前雙方布戰官軍是由張彪充做前鋒俗說敗軍之將難與言勇所部不過三千一陣廝殺損失七八不能成軍只得敗退接著蔭昌指揮勁旅上來也不過戰個旗鼓相當從此無日不戰戰來戰去官軍總不能越劉家廟一步蔭昌是焦急萬狀在營瞧閱報紙又見兩湖兩廣雲貴一帶紛紛起兵響應革軍最後地方新聞欄內竟載明鐵路大臣端方在宜昌遇害瑞澂便將報捧去你道誰人去害端方（趁新聞報紙掉轉筆鋒敘事靈便）便是革黨胡俠魂這俠魂又受誰指使原來由川省代表蕭湘彭家珍兩位公請的前講蕭湘到鄂被捕入獄當由彭家珍四出運

動。於是結識了湖俠魂。俠魂允其代爲報復。巧巧武昌事起。蕭湘趁此出獄。忙的來見俠魂。俠魂是滿拍胸膛。當即招呼敢死隊多名。攜同蕭彭兩君。搭個汽船。由武昌西下宜昌。抵岸以後。訪聞端方未去。適值荆宜道吳筠孫。請其公宴。端方是坐著綠呢大轎。由大石橋經過。俠魂忙的派著敢死隊預伏橋旁。一陣手槍。竟把端方擊斃。所有隨帶鄂軍五百。也就投附革黨。登時將端方宦囊。查抄眷屬。殺害宜昌城內。閒變也就挂起白旗。算做光復。大事既定。蕭彭兩位。又請俠魂西行入川。這時已將鄂軍五百。編做新軍。一路趕到成都。那成都城內朱雲石。鄧慕廬。早得著消息。早經結合同志。好在川省人民。無不恨趙督如仇。一聲提到光復。大家磨拳擦掌。爭先取著槍械。先把衛隊長田徵夔。結果然後從監獄裏救出蒲殿俊。顏楷。羅綸。鄧季可。四個要人。其時趙爾豐得著消息。只是調兵不至。調將不來。急急溜出南城。却好胡俠魂領著新編民軍。兜頭殺上。當由蕭彭兩人指揮。一陣亂刀。將趙爾豐砍做肉泥。原據風鑑家言。爾豐的頸項不免過鐵。照今日瞧來。不但頸項過鐵。連渾身也要過鐵了。（回應前書）

閑話不表。單表革黨既殺了趙爾豐。當即公推俠魂督川。俠魂不肯。於是決推蒲殿俊爲四川都督。另舉一位喬樹枏爲四川民政長。樹枏不肯。因而讓給蕭湘。這次川省光復。却借鐵路國有。做個導綫。結果屠戶死了。被屠戶捉拏的。無不揚眉吐氣。你道奇是不奇。（完結川省）俠魂因川事完畢。趕的帶

領新軍及敢死隊回鄂。這時已是秋末冬初。那革命黨魁胡漢民亦由粵起至還帶著女士吳淑卿。原講吳淑卿同吳炎娘九娘龍韶蘭是女黨魁。首自從前在廣東被捕。可憐炎娘九娘已並入黃花崗烈士一案。不到一月。淑卿同韻蘭也就由粵省紳士休出。那韻蘭跑到湖北冤冤枉枉的投入襄陽學社。白白葬送一條生命（應前）惟獨淑卿是往投胡漢民。男又結合同志六人三男三女。那男同志便是周之楨。李應生。李沛基。女同志便是徐忠漢。徐飛漢。徐四妹。却係同胞姊妹。終日計議。仍想轟轟烈烈再做一場。適值武昌起義當兒。清廷又派個鳳山來做廣州將軍。淑卿得信。當去與漢民商酌。漢民因說。我們連前搭後是三次失敗。除在前三合會齊天福及溫生財槍斃孚琦兩案不算。第一是黃花岡烈士。一批第二是洪順堂會黨。一批第三是林冠慈等。一批大致喫虧在沒會運動軍隊。要人（扼要之談）如今我却結識個人物。淑卿忙問是誰。漢民因提出蔣尊簋三字。淑卿不覺拍掌大笑說。有這蔣總統幫助。何愁粵省不光復嗎。原來姓蔣的係接替那吳宗禹後任。其人亦係維新派。與漢民很有情誼。不須運動已是兩心相照。這時提議及此。當即酌定辦法。一面由淑卿在天字馬頭租間民房。開引照相館。將六位男女同志安頓在內。預料鳳山家眷由京到粵。必從此登岸。又預料鳳山必來此接眷。一面給信蔣尊簋約定。如果鳳山被害。請即趁勢光復粵省。以為武昌救應。俗說暗中布網明處。

難逃。記得這年九月秋盡，鳳山的官眷船抵碼頭，滿人最講究禮節，果不出淑卿所料。那鳳山早乘坐綠呢大轎出來，前後護衛非常之多。一到天字碼頭，不知那來許多輿馬，把人瞧得眼花，所幸男女六位同志，神志不亂，手術精工，在這人叢之中，猛可一個炸彈，竟打中鳳山腦袋，一聲嘈囔，接著又是兩彈，把官船炸壞。這理是鴉飛雀亂，人衆沸騰，不料城裏鼓聲號聲已同時響應，一霎時兵圍督署。那總督張鳴岐知道來的是蔣尊簋，未可抵抗，只得將印信交出，登時滿城挂起白旗，公推姓蔣的做了廣東都督，又舉胡漢民做了民政長。那個海軍統帶得信較遲，未能應敵，也就借此下檣。（完結粵省）

大事已定，漢民因爲革命要點不在邊省而在中原，於是帶著吳淑卿，又由粵到鄂。元洪見著漢民好生歡慰，漢民又介紹淑卿在鄂編制女子北伐隊，又替元洪分電滇黔桂三省。其時雲南出了個蔡鍔，表字松坡，本與漢民同志，因此得信起兵，由人民公舉爲雲南都督。（完結滇省）

那貴州鄰近雲南，其時標統楊盡誠協統趙德全與蔡鍔取同樣態度，雲南光復，貴州也就得信光復，照例公推楊爲正都督，趙爲副都督。（完結黔省）

滇黔事定，那光復的傳染，便挨次行到廣西。其時三點會洪順堂在廣西非常活動，把個巡撫沈秉堃鬧得六神不安，再是接到胡漢民迪電，自然由桂省紳士公請秉堃獨立，秉堃沒法只好交出印信，給與標統王芝祥。芝祥因此被推爲廣西都督。（完結桂省）

這時珠

江。流。域。算。是。完。全。光。復。長。江。流。域。七。八。省。已。得。川。鄂。聯。爲。一。氣。不。須。交。代。那。湖。南。一。省。自。然。順。流。而。下。原。講。黃。興。是。個。湖。南。人。到。鄂。以。後。一。身。任。全。省。總。司。令。一。彼。見。元。洪。調。度。有。方。威。信。卓。著。認。爲。大。事。必。成。當。改。國。旗。爲。紅。黃。藍。白。黑。五。色。取。五。族。共。和。之。意。軍。用。旗。亦。改。做。七。星。布。寬。妥。當。又。忙。的。趕。回。湘。省。運。動。在。湘。同。志。其。時。湘。中。黨。魁。却。有。兩。人。一。爲。焦。達。峯。一。爲。陳。作。新。由。他。倆。勾。結。軍。隊。都。已。活。動。不。過。標。統。黃。忠。浩。是。個。舊。派。口。口。聲。聲。荷。國。厚。恩。何。能。叛。變。焦。陳。兩。人。知。道。說。他。不。動。於。是。來。與。協。統。易。棠。齡。接。洽。易。棠。齡。因。說。湘。鄂。原。係。一。家。我。們。何。必。落。後。隨。即。招。呼。兵。衆。臂。纏。白。布。預。備。光。復。誰。知。黃。忠。浩。得。到。消。息。登。時。慷。慨。誓。師。一。邊。拔。隊。一。邊。就。布。戰。記。得。戰。場。是。在。小。吳。門。外。彼。此。開。放。軍。火。畢。竟。新。軍。勝。似。老。軍。忠。浩。力。不。能。支。撥。馬。敗。走。卻。被。焦。達。峯。搶。先。擒。住。忠。浩。連。說。我。死。我。死。當。將。翎。頂。端。正。把。身。上。黃。馬。褂。子。齊。了。一。齊。北。向。叩。頭。畢。然。後。拔。出。倭。刀。自。刎。身。死。一。算。是。清。室。忠。臣。一。忠。浩。死。後。革。軍。入。城。那。巡。撫。余。誠。誠。照。例。交。出。印。信。由。焦。陳。兩。人。接。收。推。舉。諮。議。局。長。譚。延。闓。爲。湖。南。都。督。延。闓。不。肯。姑。以。焦。達。峯。爲。正。都。督。以。陳。作。新。爲。副。都。督。不。在。話。下。一。完。結。湘。省。一。再。講。光。復。兩。字。傳。染。又。由。西。而。東。靠。著。湘。省。便。是。贛。省。其。時。江。西。巡。撫。是。位。馮。汝。駉。表。字。星。巖。係。河。南。祥。符。縣。人。氏。科。甲。出。身。頗。能。注。意。新。政。屢。以。立。憲。入。奏。不。過。像。這。革。命。流。血。他。老。先。生。却。不。贊。成。他。因。贛。省。門。戶。係。在。九。江。當。派。標。統。

馬毓寶駐兵九江。誰知姓馬的又受了黃興運動。在九江挂起白旗。九江一變。那南昌是一夕數驚。當由協統吳介璋逼著汝駢自退。汝駢早是以身許國。交出印信。卽服毒身亡。事聞得由清廷賜諡忠愍。那馬毓寶也就趁勢做了都督。又是叙明一位清室忠臣。完結贛省。再講九江對岸卽是皖省。皖撫朱家寶原係袁世凱一手提拔的。他打聽世凱不日出山時局必有變動。抵備做那袁氏功臣。也就無心報國。另有一種關合叙法不板。意思既然活動。早有皖紳竇以珏童茂軒迎合心理。勸進爲安徽都督。完結皖省。由安徽轉到江蘇。這卻原因複雜。因著甚麼。因爲江蘇是一督一撫。巡撫程德全却受著維新派的包圍。總督張人駿却受著守舊派的挾制。談到光復。尙須武裝解決。不略江蘇。借此單挑一筆妙妙。編書的不如掉轉筆尖。去叙那浙閩兩省。講那閩省原係革黨出產之地。前書敘述福建十傑。在粵省一戰。卓卓有聲。可想見該省士民都抱著鐵血主義。而况浙閩總督松壽駐防將軍模壽。兩個皆是滿人。當由黨魁孫道仁糾合同志。宣布排滿的黨綱。并聲明黃花岡一批烈士。我們閩人居多。如不復仇。是爲涼血。一聲號召。立卽有千萬黨徒。各持軍械。來包圍督署。及將軍衙門。那模壽是抵敵戰死。松壽是見事不諧。服毒自盡。兩個壽頭壽腦。名子叫壽。其實不能永壽。二壽身死。由人替他倆穿了壽衣。裝入壽材。權厝在長壽菴裏。趣語能却睡魔。又亂烘烘忙著公舉孫道

仁做了福建都督。(完結閩省)福建既然光復，又挨次到了浙江，記得在武昌起義的富兒，那尹致志、尹維峻姊妹二人，辭別胡漢魂，由鄂返浙，找到舅舅褚輔成。這輔成是諮議局議員，聲望很大，與新軍總統周承榮，很能聯絡，談及革命，又很爲贊成。比聞武昌起義，各省多數響應，由周、褚兩人往謁巡撫增韞，增韞正愁革黨排滿，危及身命，因即交出印信，落得好好下權。當時公推鐵路會辦湯壽潛爲浙江都督，這壽潛表字蝨仙，係甲榜出身，他辦鐵路，很能廉明奉公，一塵不染，不比那盛宣懷，落著罵名爲人到可欽佩的。(完結浙省)這時光復傳染，範圍越過越，大總計珠江、長江兩流域，除江蘇、甌度不明外，其餘十數行省，無不偏挂白旗。這一派潮流，捲倒北京攝政王，是一面想退還大政，一面又電促袁世凱立刻出山，以靖國難。原講袁世凱是個老奸巨猾，他在做秀才時，已抱有政治改觀，帝王思想，翻閱家譜，知道袁氏係由東莞移，至項城，知道明末袁崇煥是自家個始祖。(於家世再提一筆)別人革命，別人排滿，是爲講學，關係種族，關係他這革命第一是報復世仇，第二是發展野心，所以從小站練兵，他便搜羅人才，偏祖黨羽，顯而易見的，如張國璋、段祺瑞、王士珍、徐世昌，均帶著袁系。色采其餘新軍人物，如蔣、韓、陳、譚、馮、曹、吳、李、齊、張、孫、陸、段、靳、賈、宋、家、寶、孫、道、仁、周、承、榮、徐、紹、楨、等，等有直接賞拔的，有間接聯絡的，外交有外交的手段，內政有內政的手段，他雖被迫下野，在這兩三年中，

與各省要人仍不斷文電。這時攝政王屢電到豫，他却不動聲色，穩坐鈞臺。現在聞悉蔭昌在前軍失利，薩鎮冰程允和觀望不前，無恥的瑞澂已將楚豫兵輪開出海外，海峽春煊放至川督，又辭職不幹（均係補筆）。珠江長江各省又次第完全光復，全國失去大半，再不出權，那遍宮好戲有誰演唱？主張擊定適值政府急電又至，因即來京一走。攝政王見著世凱彷彿半天得月，只歎了口氣說：「噤，媿知人不明，用公恨晚（公不可用）！」現在時局如斯，未知慰庭有何辦法。世凱因說：「那下詔罪己的文字已來不及辦，第一步先電派幾個宣慰使，謀所以安人心，救時變。」攝政王點首稱善，當即派出

江蘇宣慰使張 謇

浙江宣慰使湯壽潛

江西宣慰使謝遠涵

四川宣慰使喬樹枏

福建宣慰使江春霖

廣東宣慰使梁鼎芬

廣西宣慰使趙炳麟

雲南宣慰使王人文

山東宣慰使柯紹忞

山西宣慰使渠本翹

陝西宣慰使高增爵

湖南宣慰使譚延闓

此項手續辦過，攝政王又請教世凱第二步辦法。世凱因說：「第二步非改組朝政不可。革黨宣言不過借口朝廷假託立憲，任用滿人。我們這次改組純用漢人可支配。一二個滿族在內，且非要務使彼等不好，借口只要保得眼前息禍，隨後再為活動。不知王駕以為然否？」攝政王也就委曲答應。當又議定

人物如下

外交部大臣梁敦彥

民政部大臣趙秉鈞

度支部大臣嚴 儉

學 部大臣唐景崇

陸軍部大臣王士珍

海軍部大臣薩鎮冰

司法部大臣沈家本

工商部大臣張 謇

郵傳部大臣楊士琦

理藩部大臣達 壽

此外十部次長又派出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譚學衡、梁起超、熙彥、梁如浩、榮勳等。都是選了。又選爲極新鮮極漂亮人物。算是第二步手續。又依照世凱辦過爲最目前戰禍日形擴張必須從速解決攝政王問及第三步世凱因說這時要勦撫兼施戰和互用我預備作戰的人才。第一是馮國璋。第二是段祺瑞。至於言和必待戰事有了把握那時再定人才好在黎元洪同我也有些淵源我先派劉承恩、蔡廷幹兩個趕去疏通。先禮後兵。未爲不可。攝政王聽了世凱一番議論。一番計畫。不由得佩服到地。因說天生恩庭以衛國家。以安社稷。倘能轉禍爲福。功成再造。不獨幼帝幸福。我清室列祖列宗亦感激無既。世凱連稱不敢不敢。正在談話歡洽。忽軍機處送來一道急電。據稱山西兵變。巡撫陸鍾琦一門殉難。你道山西因何兵變。也是省防軍得了光復的傳染。由革黨運動一位參謀姚國棟。

由國楨往說協統閻錫山，姓閻的也就意思活動，趁勢起兵來包圍撫署，可憐巡撫陸鍾琦派著長子陸光照率領衛隊上前抵敵，結果光照戰死，鍾琦和夫人唐氏也就同時舉命。錫山收到印信當即被舉爲山西都督（完結晉省），急電到得京城，攝政王又引起不快。當與世凱先行恩給陸鍾琦的卹典，并賜諡文烈（又叙明一位清室忠臣），然後選派吳祿貞去做山西巡撫。誰知祿貞也是個維新人物，未到山西早與直隸統制張紹楨奉天協統藍天蔚結合一氣，也與革黨接近，不知怎樣從中實情，却被良弼探出。這良弼同哈漢章譚學衡算是後起陸軍三傑，彼因時局關係不能再縱虎生翼，特派個暗殺黨前去將祿貞刺死。風雲是一日緊似一日，看看黃河流域各省也要傳染光復氣。習除山西光復外，那山東一省又推出巡撫孫寶琦做了都督（完結魯省），這叫做鐵桶河山四分五裂。現在攝政王一雙楞睜大眼，只希望個袁世凱。袁世凱一雙楞睜大眼，又只希望的一封手書，兩起軍隊編書的要分個先後。先從那親筆手書說起，只這一封書是由蔡廷幹劉承恩兩人赴鄂投遞的。元洪接讀手書，笑了一笑，因說：慰庭又來舞弄筆墨了，他的心事我豈不知？我只鋪好了床褥給他，困覺他如作急不妨，叫姓馮姓段的來戰一戰，我也不避他。若說要我收起五色國旗，改挂龍旗，是萬萬做不到的。蔡劉二人見元洪詞意堅決，無可進言，只好請個答書，連夜的趕回北京來。見世凱，世凱覺得書

兩無效。不能不督促馮段兩路軍。實行宣戰。原交代馮國璋是第一軍總指揮。段祺瑞是第二軍總指揮。帶的礮火槍彈。均極十足。馮軍在前。抵到劉家廳。那前帥蔭昌暫行落後休息。國璋畢竟是行軍慣家。部下有個李純。表字秀山。年輕氣銳。當即領了一支精兵。繞道襄河。撲攻漢陽。這漢陽設有兵工廠。爲鄂省第一重要。駐防軍。却係險化龍。鄧成拔。王得勝。三人。這三人原係黎軍健將。不過戰鬪力。不如李純。一陣廝殺。早是落花流水。被李純占領了漢陽。好個李純。當在龜山架起過山大礮。只一礮開去。竟將武昌省城。個諮議局。打得驕倒。屋坍。全城是鴉飛雀亂。然而黎元洪却神智不亂。當請總司令黃興。前來計議。黃興因請在蛇山開礮。還擊元洪。說不可。不可。那袁世凱的來意。我是很明白的。若講他忠心爲滿。是沒有這話。今日這礮。不過意在示威罷了。我們這時。可一面找出英俄兩國領事來。向彼牽制。一面守鄂。圖寧。倘能將南京打下。則京漢京浦兩路。皆可任擇一路。通行而長江亦可交通。無阻。彼有何法。到我嗎。黃興因說。這事利在速行。不可遲緩。於是找出宋教仁。詹大悲來。去同洋人接洽。以牽制馮軍。另外却派胡俠魂。同蘇良彬兩個。一起東下。這蘇良彬是專到南京運動徐紹楨的。胡俠魂又前往上海。在大新客棧。遇見尹氏姊妹。誰知姊妹倆。已將報館主筆陳其美。運動成熟。諸位須知。這次革命成功。是報紙的鼓吹爲多。其美這一枝筆。真能抵得百萬雄師。因此滬方革黨都歸納在

他旗幟之下。又得著尹氏姊妹。由浙來滬。加倍起勁。於是開個會議。遂公推其美爲滬軍都督。由其美指揮黨衆。居然奪取個製造局。這時又得胡俠魂來助。正如虎生雙翼。替其美聯合了五路兵隊。你道那五路。一係淞軍司令李燮和。二係滬軍司令洪承點。三係鎮軍司令林述慶。四係蘇軍司令劉之潔。五係浙軍司令朱瑞。這五路兵隊。又由滬到蘇。公推蘇撫程德全爲全省都督。因何都督上要加全省二字。以江蘇一省。其時稱都督的儘多。如滬軍陳其美。鎮軍林述慶。還有准軍蔣雁行。皆稱都督。不加。以全省二字。不能統一。記得揚州有個流氓孫天生。亦稱孫大都督。在城殺人放火。做了冒牌都督。不虧那徐寶山出來鎮壓。不知鬧成甚麼日月。這徐寶山的歷史。是前書交代過的（應前第一百五回）。如今亦在揚州大起兵隊。與五路司令互相聯絡。分頭去撲攻南京。編書的有句交代。這徐寶山是由江北抵禦浦口的那五路司令。是奉著全省都督指揮。由蘇州沿著鐵路去撲攻南京的。請問南京憑何兵力不肯響應武昌。抵備死戰。原講兩江總督是位張人駿。在寧駐防的。是一位將軍鐵良。一位提督張勳。那張勳原係蘇元春標下。以廚司升做提督。他個歷史前已叙明（應前第一百十九回）。另外還有舊營統領王有宏。新營統制徐紹楨。這時紹楨已受著蘇良彬的運動（應前）自當不能與張王兩人合作。張王兩人亦偵知紹楨有變。因請張人駿將彼調駐秣陵關。所有省城要隘。通歸張軍王。

軍布防甚麼天保城。地保城。烏龍山。幕府山。雨花臺等等。各架過山大礮。由著五路司令。分隊夾攻。那徐紹楨。徐寶山。亦分別援助。日夜大礮轟擊。把個南京城震得地動山搖。住城紳士。舉出仇徠之魏家驥。來見人駿。請照蘇撫先例。即行光復。人駿不肯承認。以鐵良。張勳。爲詞。仇魏二人。又往見鐵良。張勳。却被兩人嚴詞拒絕。只是無法可想。由此又慶戰了七日七夜。却彼朱瑞。攻破了雨花臺。劉之潔。林述慶。攻破了烏龍幕府兩山。洪承點。徐紹楨。又攻破了天保地保兩城。王有宏。是力戰身亡。部將何明煥。又在獅子山。豎起白旗。張勳知道大事已去。只有盤起髮辮。帶著少數兵隊。連夜出城。渡江。竟至浦口。其時徐寶山。兵駐浦口。與張勳開了一仗。張勳才敗退北去。但是張勳去了。那五路司令。又殺進省城。這時寧紳仇徠之。魏家驥等。却做了手脚。將張人駿。鐵良。兩位護送出城。民軍也不追問。算是江蘇一省完全光復。完結蘇省。這理蘇省光復。那鄂省的戰事。也就非常鬆動。消息到得北京。那攝政王。瞧這四面楚歌。京城。必不能保。想了一想。不如交出國政。一切讓與世凱。授以無上全權。這時世凱也不客氣。當即承受過來。權且做個攝政王。第二原講姓袁的是老謀深算。比如下棋。他一著一著的。總有布置。在這個當兒。他却想出一著妙棋。你道甚麼妙棋。便是用那被拘在獄。遇赦不赦的汪兆銘。黃樹中。應前第二百二十二回。他覺得這兩人是革黨重要分子。必與宋教仁。黃興。談說得來。趕的釋。

放出獄問兩人應付時局方法。樹中是無話可說。當由兆銘發言說：爲今之計，這推翻清室，改建民國，是民軍第一目標。不過建設民國，必推任總統。我想第一任總統，竟非公莫屬。因著甚麼？因爲孫中山雖係革命第一前輩，彼終年奔走在外，於內地人民尚少信用。黃興又不如孫文。至於黎元洪起義武昌，他的實力全仗衆人維持。或者將來的總統，有他希望。現在談不到此。想來想去，只有足下四世三公，倘能出檯中外，必無異議。世凱聽了這話，不免掀髯大笑（對路得很），因說：這事還得足下出面。同元洪及諸要人協商。兆銘喏喏答應。因又說：我可同楊度先到武昌走一趟。至於正式談判，還須雙方推出領袖要人，並請外人作證。方可定議。世凱連說是極是極。於是如議辦理。先派汪楊兩人至鄂。見過元洪及黃宋諸人，談及來意。諸人早料定世凱必不忠於滿清，必圖謀自家的祿位。但是過渡時代，舍這袁胡子又沒有別人，只有一口同聲的贊成。但是鄂方贊成，寧方又出了岔枝。你道甚麼？岔枝那五路司令，由攻克南京後，本擬請程德全過來坐鎮。不料洪承點忽發議論，說是如今大局將定，民國已有雛形。各省的都督有了，却沒有統一事權的大總統。豈不是個缺點？現聞孫中山已至廣東，我們何不急電來寧，推他做個第一任總統？話言未了，各人已是一聲鼓掌，如雷說行。即行當即發個急電去。請孫文原來。孫文從同盟會結合以後，與黃興分任籌兵籌餉。所有廣州迭次戰事，都係黃興出頭。孫

文却不在內。請問孫文籌餉籌到那理。須知南洋華僑已被他搜羅殆盡。他又跑到美國。甚麼檀香山呀。舊金山呀。芝家哥呀。到處帶着募捐冊子。彷彿僧道化緣一般。化着用着。化着誰知化到現在。仍是紙片存儲現金。無着聽着中國各處光復。趕緊回到廣東。可巧南京方面飛電前來。好生意。慙忙的手提一隻皮包。別的不帶一脚。由粵到滬。轉至南京。大家詫異。滿意此番孫先生回國。必然滿載黃白。將海外資財儘數捲歸。誰知不然。這孫文第一次出席。第一句發話。便講兄弟。此來并沒有帶着甚麼。却帶來一種革命精神。可惜當是人只知革命的形式。衆人聽了。雖則齊聲拍手。不免大失所望。只因這一點。這姓孫的勢力已萬敵不過。姓袁的了。試問全國革命爲的何來。沒有採取還談甚麼。但是臨時總統也只得舉他一舉。孫文既被推爲元首。第一件手續。是廢止陰曆。改用陽曆。第二件是勸令全國人民一齊剪髮去辮。其他辦法。只好待正式政府成立再議。請問正式政府何時成立。諸位莫忙。這時已經武昌方面及北京方面同時發動。一筆掉轉。由汪兆銘楊度與黎黃宋三要人接洽之後。當規定南北議和地點。却在上海。南方推舉全權代表。是個伍廷芳。其次爲王寵惠。溫宗堯。鈕永建。胡瑛。王正廷。并將汪兆銘加入在內。北方推舉的全權代表。是個唐紹儀。以郵傳部大臣楊士琦。學部次長嚴修。做兩位參贊。另外還有于邦華。傅增湘。范源濂等。並將楊度加入在內。記得這時是十一

月初旬。雙方議和代表齊集上海。指定南京路市政廳做個議場。並邀請英俄德法日五國領事到場。在領事當中。又推出英人李德立做個和議證人。當下雙方磋商和約四項。

一、清帝讓位。

二、改行民主政體。

三、以優待之年金供給清帝。

四、八旗年老貧苦之人。或量予以新政府之位置。或賜以恩卹金。

諸位須知道。這四項條件。是表面公開的。至於總統問題。却亦有連帶關係。依南方的意思。是要將孫文臨時總統。改做正式總統。北方當局不行。幾於決裂。轉是英人李德立講出幾句懇切話來。說現在新舊過渡。以資望言。以實力言。孫氏却不如袁氏。好在將來選舉。純由民意。此時改建手續。却非袁氏不可。還是以孫讓袁為宜。接着楊度汪兆銘亦從中疏通。於是遂一致贊成。世凱擔任總統。改組政體。彼此簽約既定。當由南北諸代表發個公電到京。世凱接電。未便親自去見隆裕太后。當即招呼十部大臣會議。其時楊士琦在滬缺席。即以梁如浩補充。當下議定交涉。即由梁敦彥領班。一起入宮。請求隆裕太后。諸位這段傷心歷史。編畫的也不忍細述。比如一個平民人家。叫他將好好家產。完全讓人而

所讓給的。又是一個怨家。又是想侵吞產業的。你道傷心不傷心。墮淚不墮淚呢。單講袁世凱逼著清廷讓位。彷彿演唱一齣逍遙津。這宮不過做法不同罷了。可憐那寡婦孤兒。無勢無力。只好由人擺佈。將一應大清國的領土。奪送出來。記得當時讓國詔書。却用宣統帝述母后之言。詔曰。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實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創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奉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歷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五洲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竟爾優游歲月。長受民國之優禮。見郵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這一道讓國詔。卽是滿清絕命書。編書的編到這裏。自然要學孔二先生。因著建麟絕筆了。然而清國

雖亡。清室猶在。皇帝的實權雖去。但是尊號猶存。其時經民國妥議。以袁世凱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又選舉那馮國璋做了副總統。所有清宣統帝。是奉母后移居在頤和園。每年皇室經費由民國供給四百萬元。凡在清廷供職。照舊翎頂輝煌。公服朝珠。腦後仍拖著豚尾。至宣統帝的師傅。除那個徐世昌。已做了民國偉人。我且擇過不談。其餘如禮親王世續。如閣學陸潤庠。陳寶琛。及內大臣伊克坦等。仍舊教帝讀書。在上書房行走。與前清體制無別。不過隆裕后念其國破家亡。悲憤成疾。不出三年。竟至一病不起。在頤和園裏崩駕。因他係讓國的賢后。有龍陽才子易碩甫做了一副輓聯。

本來生生世世。不願入帝王家。從黑暗中放絕大光明。全力鑄共和。普造金身四萬萬。
 以後歲歲年年。有紀念聖后日。爲青史上現特別異采。同情表哀悼。各彈珠淚一雙雙。

由隆裕太后崩駕後。那第一貴人。又要以皇帝生母資格。來管理小朝廷的政局。(無味之至)其時瑾貴妃却不答應。這瑾妃便是那珍妃之姊。他以皇帝既入嗣。大宗何容本生母攙奪政權於法理上。講不過去。一時宮中爭執事。爲袁世凱聞知。當將醇王戴禮請到。叫他做個調人。勸其雙方息爭。並允以自家愛女。給與宣統帝爲后。這才宮禁平息。戴禮也樂得兒子有個靠背。不料這種靠背。不算靠背。因着甚麼。因爲姓的袁做了三年總統。又急急想恢復帝制。要做個皇帝老兒。頑頑這一頑頑。不打緊。

惹動雲南的蔡鐸起兵反對登時各方影響四面楚歌把個袁皇帝推翻下臺活活氣死世凱死後接着馮國璋以副總統資格升做大總統偏生又壽命不長國璋死後又由國會公舉黎元洪做正式總統在這個當兒忽然那徐州個張勳竟想起復辟甚麼叫做復辟便是推翻民國仍請宣統帝出臺仍然掛起龍旗用那大清國的招牌大家翎頂輝煌演唱那入關舊戲這其中主動却出於保皇黨魁康有爲（一晌久違之至）記得有爲由戊戌變政之後逃至廣東（應前第一百十四回）又不肯與孫文合局只好出遊歐美各國經歷十餘年之久後聞國內已經光復因趕回原籍又將保皇黨改名做宗社黨入黨的人不是一班舊官僚便是一班下流社會他先生神通廣大居然將孫家寨裏的孫美珠孫美瑤連勳出來有了孫氏弟兄便有那李金花賽花姊妹有了李氏姊妹便有那三十六天罡（應前第一百九回虧他思想得到）諸位想想這起土匪出山那能不攪亂一時嗎其時是由張文生介紹到張勳部下張勳本忠於滿清留着髮辮是專爲招徠的作用這次得康有爲假聖人做他主謀他便與高采烈聯絡一班同袍在天津開個會議結果便掛起龍旗殺到京城先將總統黎元洪逼走然後衝入頤和園硬請宣統帝出臺甚麼軍機大臣就派了王士珍甚麼大學士六部九卿都儘着世續陸潤庠陳寶琛伊克坦一班有辮子的支配實在不敷調用在籍紳士記得揚州有個陳重慶原

做過灤北鹽法道。此時亦調用戶部尚書京城這場攪亂偏生段琪瑞極不贊成忙在天津指揮軍部分帶軍隊在馬廠一戰把張勳殺得大敗所有三十六天罡也就立腳不住再一打聽張勳的徐州老巢已被國防軍截斷這時辯帥（卽張勳）是進退失策連戰連敗竟被段軍逼入荷蘭使館用個大大的玻璃瓶子將他裝起也算是一場大笑話但是張勳失敗那康有爲也就趁亂逃走一班宗社黨趕的去掉髮辮不消講得孫氏美瑤美珠李氏金花賽花依舊在踰山抱犢谷落草爲寇我不再叙（復辟完結）單叙復辟事定黎元洪也就下野適值新國會成立又推選出徐世昌做了總統世昌當國各省的軍閥更鬧得一塌糊塗只可惜在下是編的清朝全史演義不是編的民國史如果編的是民國史諸位必怪我草草率率因何不將革命黨諸多偉人還出個下落又因何不分南分北分黨分系將民國時局說個清爽要曉得我編纂的是清史演義對於民國事實只好略而不詳（應該如此）到得徐世昌任期將滿又有甚麼直系奉系各種戰爭一會兒東海下野黃陂出櫃一會兒黃陂下野又有甚麼曹錕出櫃把個民國總統弄得七顛八倒簡直同傀儡一般結果在民國十三年有個基督將軍馮玉祥乘着奉直二次交戰時打倒了直系不但將曹錕軟禁又想起溥儀前番復辟一事後必爲民國患當卽帶兵包圍頤和園將溥儀逐出宮外避往天津開住從此以後帝制一派更無活

動的餘地了。但回想前清由甯古塔發迹，那一片興隆氣象，正如滿天的祥雲，捧出許多光明佛相，接着入關以後，佛佛相傳，佛佛轉世，一花一佛，端坐蓮臺，如今佛盡西歸，可憐只落了一個小沙彌，窮得沿門托鉢，無處可歸。以說佛起，以說佛止，管前照後絕，大章法絕妙手筆。咳，咳，薄儀先生，在下有一首詩句贈你。

傷心莫過小朝廷，十四年來滿淚容。
龍子抱珠歸寂滅，（不脫說佛）
苑裏得地欠安寧，無端煎迫燃眉火，何事侵尋拔眼針，帝制根株從此絕。
滄桑變幻說誰聽，（詩有寄慨）

此書百二十四回，每回於結局，必有四言韻語，係含意不盡之詞。此回書已告終，結無有下文，編者只好換句話說，爲閱者宣示偈語四句。

來有來路，去有去路，儼然無路，不來不去。

評曰：此一回書，純然收拾滿清殘局，主腦是兩個要人，一爲黎元洪，一爲袁世凱。袁以手段勝黎，以心術勝其他。如孫文如黃興，尙是第二等人物，但能獨當一面，不能統籌全局，發爲高調，而有餘施以實行，而未足我嘗發一奇想，假定袁黎合一，則民國肇造，必大有可觀。以黃陂之心，行項城之事，何至時至今日，猶不能實行共和，豈其時機未熟耶？抑限於國民程度低，能其去共和甚。

遠○耶○然○吾○不○能○不○歸○咎○於○今○之○當○國○者○

革○命○事○業○不○過○三○月○而○定○古○今○國○變○之○速○莫○有○速○於○此○者○其○事○因○黎○氏○爲○公○而○不○得○不○戰○袁○氏○爲○私○不○肯○作○戰○耳○不○戰○則○和○和○則○一○統○江○山○非○復○清○有○攝○政○王○敦○勸○袁○氏○出○山○是○倒○戈○而○授○以○柄○也○人○謂○父○爲○子○謀○不○得○不○專○不○得○不○切○吾○謂○載○灃○異○是○對○於○溥○儀○是○一○味○葬○送○而○已○三○年○攝○政○無○一○些○辦○法○三○月○政○變○無○一○點○主○張○外○間○排○滿○偏○生○專○用○滿○人○外○間○革○新○偏○生○不○肯○立○憲○革○黨○布○滿○全○國○還○要○收○鐵○路○爲○國○有○摧○殘○民○意○事○事○顛○預○着○着○失○敗○以○清○末○攝○政○王○比○清○初○攝○政○王○相○懸○奚○翅○霄○壤○

叙○書○至○滿○清○讓○國○本○可○作○一○結○束○猶○必○述○及○復○辟○述○及○被○逐○出○宮○者○以○宣○統○帝○一○綫○之○延○猶○爲○一○般○人○所○注○意○也○至○於○詩○詠○瑣○尾○頓○失○旌○邱○則○並○小○朝○廷○而○剷○除○之○而○滿○清○國○脈○於○此○真○亡○編○者○不○能○再○贅○